

幸福的童年

1907年8月10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粟裕诞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里。

枫木树脚村得名于村里的一片枫树林。粟裕家屋后就有二十多棵枫树，棵棵粗壮挺拔，枝叶繁茂。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了。

粟裕的家族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大户。祖父拥有1000多亩土地，还做木材生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钱财就有势力。所以这家人在当地很受人尊敬。粟裕的父亲是个读书人，终日深居简出，一心研读经史，可是，直到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他也没有考取梦寐以求的秀才。

在粟裕出生的年代，粟家正处于鼎盛时期，房宅建设得宽敞讲究，分为东西两大院落。东院是宽敞讲究的正房，布局紧凑，设计合理，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西院是花厅和附属建筑，院落宽阔，有花廊藤架，曲径绿墙，还有武术校场和打谷场。东院是粟家三代自己居住的地

方；西院用来接待客人和供雇工们居住，此外，孩子们读私塾、练武术、晚饭后的玩耍，都在这里。栗家的两大院落被一条小溪分开，溪水来自上面的山泉，一年四季潺潺不断溪水清澈见底，一尘不染。小溪两侧种植了橙树到栗裕出生时，橙树已经结果。每年秋季，潺潺的溪水两侧，绿叶掩映下，露出点点金黄的橙子。宅院周围，绿荫如盖。特别是院后面的坡地上，枫树、樟树、古檀树，高大参天、浓荫遮日，给人一种古老森严的感觉



栗裕旧居

粟裕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到来，使家业兴旺的粟家又添男丁，祖父和父亲自然高兴。童年的粟裕，在幸福的环境中长大。生得健康活泼的粟裕，很招大人们喜欢。他从蹒跚学步起，就在两个院子中寻找欢乐，在小径上与哥哥、姐姐追逐，在花草中捉小虫子，在打谷场上奔跑，在练武场上学武术，在客房里听亲友们讲村外的新鲜事情。

童年生活中最使粟裕兴奋的大概就是见到祖父了。正值壮年的祖父经常为木材生意往返于会同县和常德市之间，每次回来，都要给孙子、孙女们带回许多大大小小的礼物，还给爱听故事的小粟裕带回一大堆新奇的故事。每次见到祖父，粟裕总是缠着问这问那。从外面带来的各种消息，丰富了童年粟裕的思想，刺激了他的想象。

粟裕小时候淘气爱动。他家房子之后的一条溪水，虽然只有二三米宽，但水是从后面大山流出来的，清澈冷冽，长年不断。每至夏季，他几乎整天在溪流里游泳玩耍，有时把竹筏子漂在水面上，他躺在上面，自得其乐。

聪明的粟裕从小就善于动脑筋。跟小朋友们捉迷藏，他总能高出别人一招。比如，他会根据对手的脚步

声判断出他们藏的方向和位置，判断不出时就乘对手不备突然高声喊道：“藏好了没有？”头脑简单的对手会条件反射地回答：“藏好了。”这样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对手抓到了。而他用过的招，别的小朋友再用就不灵了。他不仅玩耍比同龄孩子“计高一筹”，干正事也显得比同龄孩子强。比如，帮助家人或乡邻捉鸡或小猪，这是乡村孩子最高兴的事。别的孩子总是使出全身的力气把猪或鸡赶得精疲力尽才能抓到。而粟裕捉这些小动物用的不是力气，而是脑筋。捉小猪时，他常常把小猪慢慢引导到狭窄处，这样可以轻易把它们捉住。而捉鸡就更简单了，他用抄鱼的抄网，很随便地就可以把想捉的鸡抄到，根本不用把它们追得满院子狂飞乱跑。

粟裕上学之后，在读完先生规定的课程之外，喜欢做手工。他的手很巧，简单的手工看一遍就会。他还自发地把兴趣和对父母的孝敬结合在一起。他学习做木工，最先做成的用具是给妈妈做的“恭凳”。有了这件用具，小脚妈妈上厕所就省了许多力气。后来他又给父母做了抓痒痒的“孝子”（俗称老头乐），再大一些了，粟裕利用自己的手艺做了竹木梳子送给别人，童年粟裕对什么都感兴趣。他见妈妈常年为做袜底费很多工夫，就学着做针线活，学会了，就给妈妈做袜底。

聪明勤快的粟裕给父母和祖父带来无限希望，他们从童年粟裕身上看到了家业继续兴旺的依靠。如果按照他们的路子发展下去，粟家不仅管理田地有人，而且经商也有了人才。粟家的产业因此会更发达，家业会更兴旺。可是，粟裕在后来的成长中，使粟家的历史拐了弯。

慕侠少年

少年栗裕性情随和，好学上进，对长辈尊敬，对家中雇佣的仆人、长工，从不摆少爷架子。不上课的时候，他愿意跟长工在一起，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故事。栗裕稍大一些，学会了剃头。他见有的长工头发长了，就在人家愿意的时候，为人家剃头。常年在田里劳动的长工头发很脏，但栗裕从不嫌弃他们。

栗裕最喜欢的一个长工叫阿陀，这个人比栗裕大十几岁。他除了干活勤快之外，还有一个灵光的头脑和一张会讲故事的嘴。他讲的都是行侠仗义、为人间抱打不平的故事。栗裕被阿陀的故事迷住了。一年四季，只要不上学，他就跑到阿陀那里，见阿陀干活，就帮着出力气。干完活，他就缠着阿陀听故事。阿陀有讲不完的故事，他塑造的英雄能够飞檐走壁，日行千里，还能力敌千斤，战无不胜。这些英雄不仅有无敌的本领，更可贵的是他们把惩恶扬善、杀富济贫、为民除害视为己任。哪里有人间不平，这些英雄就出现在哪里，少年栗裕被

这些故事中的英雄吸引住了。每当阿陀讲起故事，粟裕总是一动不动地在阿陀身旁听着。夏天，蚊虫叮咬，他感觉不到。冬夜，妈妈催促睡觉的喊声他听不见。他把自己融入了故事，边听边暗下决心，将来要作替天行道、专管人间不平事的英雄好汉，这些好汉就是民间所谓的豪侠。

少年粟裕迷上了豪侠，一心想做豪侠式的人物。在阿陀故事的吸引下，粟裕开始习练武术。每天上学完毕，他就在自家的练武场地上舞枪弄棒。没有老师，他就邀阿陀一起练，还互相指点、校正。后来他又托祖父从常德买来刀和剑，两个人互相切磋着练起来。粟裕从小勤快，不睡懒觉。长工们一大早就起来干活，他也跟着一大早就起来。特别是听了阿陀的故事后，每天一大早就起来，他就开始练武术。夏天闷热难熬，他练得汗流如雨。冬天刮着北风，下着细雨，他的衣服被打湿了，仍练个不停。

在迷恋武术的日子里，少年粟裕充分显示了性格的执著。他的少年时代，火枪在落后的中国已经较为普遍了。一支火枪，可抵10个武士。因此，父辈们只把他练习武术当作强身健体的行动，而没有指望有什么别的用处，所以不给他请教练。但执着的粟裕，一心想着长大

当豪侠，把练武术看得很重。不管有没有教练，他一门心思地自学起来。听人说练武术必须有功力、特别是腿上有劲时，他就向人请教，怎样才能提高腿部力量。阿陀告诉他，在腿上绑沙袋，可以提高腿部的力量。粟裕立即自己缝制了沙袋，天天把几公斤重的沙袋绑在腿上，上学、干活、跑步、练武等都不离沙袋。

为了提高臂力，他还把粗大的竹竿灌满沙子，当棍棒舞动。冬天到来，正是练习骑马的好季节。江南的土地资源有限，有土壤的地方就有人种下了庄稼。尽管家境富裕，粟家也不可能设置专门的练马场。只有冬天到来的时候，田野里的庄稼都收割了，粟裕才真正有了练习骑马的广阔空间。每到这个季节，在枫木树脚村南面的田野上，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瘦而结实的少年一个人骑马在田埂上奔跑。有时被摔进稻田，滚一身泥巴，他爬起来又骑到马背上。有时被摔在坚硬的道路上，他还是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追上马，又骑了上去。

在是非分明的家庭和正直善良的长工们的影响下，少年粟裕形成了同情乡民，嫉恶如仇的性格。

接受启蒙教育

粟裕的父亲是落第秀才，是比较有知识的旧式知识分子，对粟裕的教育还是重视的。1913年，粟裕刚满6岁，其父就提前把他送到私塾读书去了。他在私塾大约读了二三年的《三字经》、《百家姓》、《中庸》及《诗经》。

粟裕读私塾的年代，蔡元培已经开始推行新的教育制度，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纷纷起来创办新式学校，开始新的教学方式，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在离粟裕家的枫木树脚村仅一公里路的村子，就有一座新式小学。那是粟裕的叔叔粟周贞创办的第八国民学校。这所学校不读古老的《四书》、《五经》而是开设国文、算术、体操、唱歌、修身等适合于孩子们的课程。粟裕很想到那里去上学。可是，父亲就是死咬着《四书》、《五经》不放。于是，粟裕常常跑到国民第八学校听讲，看那里的学生们打球、唱歌、做游戏。

有一天，私塾先生又开始在课堂上唱起书来。这时，粟裕挤眉弄眼地跟小同学们打了一下招呼，就悄悄

溜出了教室。同学们一个个跟着出来了。他们一起跑到国民学校，去看那里的孩子们做游戏。私塾先生唱累了，睁开眼一看，堂下一个学生也没有了，他气得毛发倒竖。

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看了一上午，余兴未消地回到教室，这才发现，老先生正暴怒地手持戒尺，站在教室门口，准备逐个打手心。同学们一个个吓呆了，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准备经受皮肉之苦。这时，粟裕站到老先生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是我招呼他们去的，我们没干坏事，要打就打我一个人吧。”老先生毕竟是本家的长辈，他见粟裕如此仗义，又好气又惊奇，最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就拉倒了。经过多次争辩，粟裕获得了胜利，父亲最终同意他去国民第八学校上学了。

粟裕在国民第八学校开始接受真正的启蒙教育。在新式学校里，他学会了算术、识字，还了解了地理和祖国的历史。新的教育，把他带入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境界。后来，由于家人迁入会同县城，粟裕转入了设在县城的会同县立第一高小学习，他在学校里接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这里比国民第八学校开设的课程更全，既有算术、国文，还有自然、天文等科学文化课程。更重要的是，这里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铲除封建势力、

打倒军阀、扫除恶霸等进步思想。这些思想教育，使少年粟裕耳目一新。他在这里了解了什么是封建、什么是帝国主义列强、什么是被侵略和被压迫。他在这里还了解到中国的状况和民族的危机。从这里，他不仅萌发出对封建势力的抗争意识，而且，还逐渐产生了救国救民的进步意识。

摆脱家庭束缚

在粟裕的兄弟姐妹中 粟裕是最聪明、也是念书最多的。祖父和父亲对他继承家业寄予厚望。粟裕上高小后，这种期望就更加强烈。粟裕的哥哥结婚之后，这个大家庭显得更复杂。历来喜欢过清静生活的父亲为了省心就把管家、记账的事务交给了粟裕。当管理家庭大事的担子落到粟裕头上之后，他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也就结束了。

在封建社会，管家和记账被认为是家中最大的权力。在多子女的家庭，父母把这种责任交给谁，就是对谁最信任。粟裕挑这副担子，引起了嫂子的不满。她似乎在为丈夫，当然也是为自己争夺家庭的权力，经常借故对粟裕指责。年纪尚小、本无心恋家的粟裕对此非常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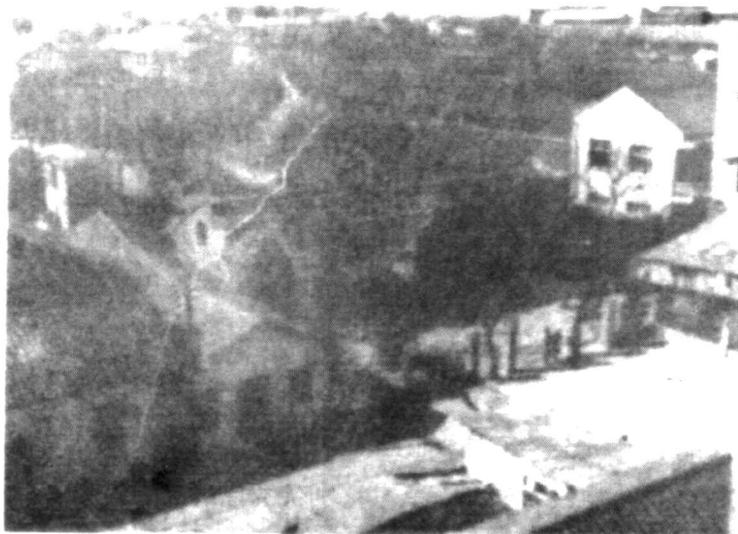
更让粟裕烦心的事还在后头。封建社会 人们都有早婚的习惯。粟裕十五六岁时，父母包办，为他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比粟裕大二三岁，是个深受封建礼教约束

的小脚姑娘。尚处少年的粟裕对这门亲事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一再向父母表示反对。可是，父母坚持他们的意见。在接受新思想中成长的粟裕与家庭的封建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强烈的思想冲突搞得粟裕无法过平静的生活 更使他失去了往日的欢乐。他有苦无处去诉，冥思苦想着解决的办法。在他即将高小毕业时，传来湖南第二师范学校招生的消息。粟裕立即认识到，这是自己冲出封建樊篱的最好机会。于是，他自作主张报了名。当年分给会同县的名额只有两个，学习特别优秀者才可能考上。

粟裕记忆力好 脑子聪明 在同学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考试结果是令人鼓舞的，粟裕被录取了。可是，当他拿着录取通知回到家中告诉父母时，就连慈祥的母亲也不愿让儿子外出念书。湖南第二师范设在常德市，与会同县相距几百公里，十几岁的孩子自己外出，父母无论如何是放心不下的。可是，粟裕的心已经铁定。他拿定主意，要利用这次求学的机会，摆脱封建家庭束缚，冲出封建樊篱，到外面闯天下，要干一番大事业。

开学的日期快到了 父母仍没有答应让他去上学的意思。1924年初，粟裕独自一人悄然离家，奔赴常德市。



粟裕读过书的常德二师（现常德市第一中学）

离家时，他只带了一点干粮和少量的生活用品。在此之前，粟裕还未出过远门，不知道出门该带哪些东西。当他步行 50 多公里来到洪江镇，准备在此乘船去常德时，才发现自己带的钱连买张船票都不够。他只好暂住洪江镇，并从这里给父母发出了求援信，要求父母为他解决去常德上学的路费。

据说 粟裕的信被邮差送到家后塞进了门缝 让家中贪吃的母猪把信吃掉一大块。父母从剩下的部分见到了“讨米也要走”的字样 知道儿子去意已决 再挽留也

不会有什么效果了，就明智地答应了粟裕的要求，并立即写信，让他先回家，凑足路费之后再上路，还派粟裕的哥哥到途中把他迎回会同。回来后，粟裕的父母为他筹足了路费、必要的生活费、足够的行李物品，又摆了酒桌酒席，全家人欢送粟裕外出求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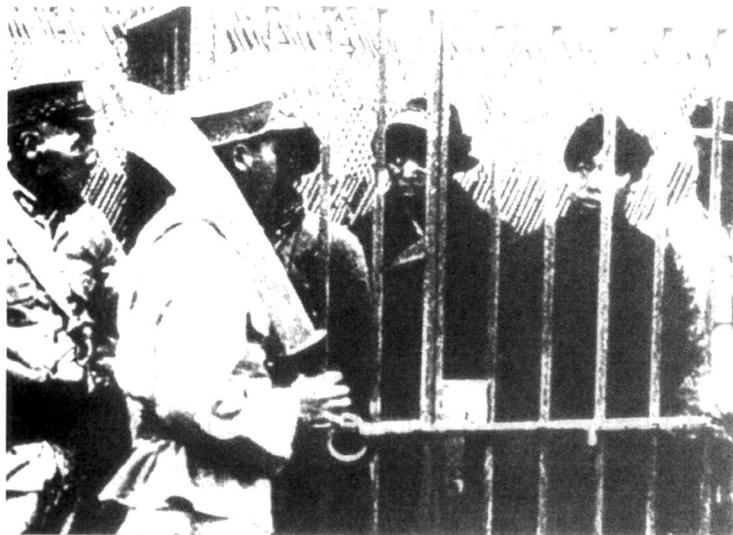
当粟裕正式进入省属第二师范学校后，又专门作书一封、郑重提出解除家中为其定的婚约。理由是，此次外出，十年八年不能回家，也许一生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对方，请求解除这门自己本来就坚决反对的婚约。粟裕终于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封建樊篱束缚，走上了自己想走的道路。

当“赤色分子”

粟裕进入湖南第二师范读书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即将开始，学校的学潮接连不断。粟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会和救国义勇队，受到了锻炼。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学说，目光也开始移向社会。他一改少年时代活泼好动的性格，逐渐变得沉静多思了。当时常德县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农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粟裕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他的革命信念。

1926年11月，粟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并筹钱买枪，准备迎接北伐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5月份，长沙的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常德男子二师的进步校长被反动派逮捕，西郊农民协会委员长惨遭杀害。一时，常德上空阴云密布。

一天深夜，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书记李芙召集粟裕等二三十人，紧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有人主张立即调集附近的农民自卫军进城，跟反动派痛痛快快地干上一仗；有的人认为要先撤出城去，另想办法。李芙紧抿着嘴唇，默默地思考着。沉默了一会儿，李芙抬起头，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每个人，然后猛地站起身来，坚定地说：“必须马上撤出城去！”瞬间，室内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紧接着，开始了激烈的争论。“不当可耻的逃兵！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大家一个个都站了起来，忿忿地抢



被国民党右派抓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着发言。

粟裕又深思了片刻，然后作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李芙深沉地望了望一位满含着泪水的女同志，动情地说：“我的心情何尝不跟大家一样，但是，目前城里反动派的力量太强，如果我们盲目行动，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只能暂时撤到乡下去与农民自卫军汇合，然后再从长计议。”

粟裕赞同地点了点头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终于一致同意立即撤出县城。正在大家准备撤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反动军警已关闭了常德各个城门，到处贴出告示，严令通缉李芙、粟裕等“赤色分子。”

5月24日凌晨，天刚破晓，反动军警就开始了大搜捕。常德城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处都充满了血腥味。李芙、粟裕等人想马上突围出城已经不可能了。他们想和工人纠察队一起投入战斗，还没赶到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已经被打散了，他们只得退回校园。

天色渐晚，天边几片如血的晚霞已被乌云完全遮住。校外不时传来一阵阵枪声，有时还夹杂着粗野的训斥喝骂声。夜幕笼罩下的校园，显得格外的寂静。粟裕

和李芙一边安排大家休息，一边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午夜，忽然开来两个营的反动军警，包围了学校。栗裕听到外面杂乱的脚步声和枪托的撞击声，爬到树上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墙外黑压压的人群正向学校逼来。他赶紧返回宿舍，叫醒大家。紧接着又提醒李芙说：我们被包围了，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怎样才能安全离开学校呢？几十双眼睛焦急地望着李芙和栗裕。“不能再拖了，等到天亮敌人动起手来，我们就更没有办法了。”栗裕想到前半夜查看四周动静时考虑的撤退路线，镇静地对李芙说：“东边厕所后面有一扇小门，门外是一条死巷子，翻过墙有一片菜地，紧靠着城墙。我们只要穿过菜地，就可以越城而出，去找农民自卫军了。”

听栗裕这样一说，大家顿时兴奋起来，决心突出重围。突然，外面传来急骤的撞门声和吆喝声。李芙果断地命令大家跟着栗裕快撤，他自己留下来掩护。

“你带大家先走，我来掩护。”栗裕恳切地对李芙说。

“你熟悉路线，你带大家冲出去……”还没有等李芙说完，就听“轰”的一声，学校的大门被反动军警撞开了。李芙狠狠地推开栗裕，连声催促说：“快走！快走！”

此时，反动军警已涌进了校门。栗裕一挥手，便带

着大家向东边跑去。他边跑边回头深情地望了李芙一眼，然后带着大家打开小门，离开了校园。

粟裕他们越过城墙，在泅渡护城河时被城楼上的敌人发现了。枪声、喊叫声同时骤起，子弹嗖嗖地从他头顶和身旁掠过。粟裕沉着冷静地指挥大家迅速渡过护城河，躲过了敌人的追杀、搜捕。在茫茫的夜色中，他们越过田野，跨过沟壑，渡过沙河，向下游的沅江奔去。为了分散目标，他们不得不分头撤离。

泅渡沅江时，粟裕身边只剩下滕久忠一人了。他俩登上沅江彼岸，远眺着常德城内腾起的火光，谛听着远处传来的凄厉枪声，心中充满酸楚。难道革命就这样失败了吗？从此何处才是归宿呢？

粟裕朝西南方向望去，黑压压的一带群山，宛如一座高大的城墙。他想，翻过那些山峦，会同县枫木树脚村就有他的家，家里有偌大产业，正等着他去继承。他又望望东北方向，天边已露出一线薄明。他决定去长沙找共产党，尽管此去将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他不愿意气馁，更不愿意回到老家那个令人窒息的小天地里去。为了亿万受苦受难的同胞能得到解放，为了祖国不再受列强欺凌，他和滕久忠一起毅然踏上了新的艰难的征程。

投身革命

粟裕与滕久忠逃出，忍饥挨饿，星夜兼程，赶往长沙。一路上，扑入眼帘的是一派劫后的悲惨景象：断墙残垣，废墟瓦砾，尸骨纵横，苍蝇嗡嗡，蛆虫遍地，令人目不忍睹，空气中还弥漫难闻的尸臭之味。粟裕的眼睛湿润了，他与滕久忠悲愤填膺，仇恨刽子手，仇恨蒋介石的情感令他们想手刃敌人才得解恨。

粟裕对滕久忠说：“可惜半年前同学们凑钱买的那些枪都丧失了，要是我和你手里还有枪就好了，就可以和反动派拼一拼了。血债，一定要以血来偿还！”

滕久忠略带苦笑地说：“是啊！没有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怎么能不吃这样的大亏呢！”

粟裕没有再说什么，紧锁双眉陷入了深思。

他俩好不容易来到湘江之畔的岳麓山下，天色已近黄昏。

时值春汛，江水暴涨。灰色的云天下，湘江滚滚滔滔，呜咽着，咆哮着，奔流直下，仿佛也为革命失败志哀。

湘江 往昔繁华富庶冠于全省的首府长沙 如今像一头喘不过气来的巨兽，爬伏在苍茫的暮霭中。

粟裕和滕久忠登上泊在江边的一条渡船 央求老艄公渡他们过江。

老艄公瞥了他们一眼 眉毛一拧，一声不响 解下缆绳，用长长的竹篙撑船离开了西岸。江水拍打着渡船，老艄公木刻似的脸绷得紧紧的，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渡船到了彼岸，老艄公接过粟裕递到他手里的几枚铜板，掂了掂，微微摇摇头，又把它放回了粟裕空空如也的衣袋，轻轻叹口气说：“快走吧，迟了就来不及了。”



叶挺独立团于1926年8月27日出敌不意突破汀泗桥 打开了通往武昌的大门。这是独立团在收缴敌人的武器

粟裕沉吟不语，他在估计眼下长沙的形势。

“砰 砰！”城里传来了几声枪响，看来血腥的屠杀还在继续。

粟裕凝视着滔滔北去的江水。江水喧嚣着，打着一个又一个漩涡。严酷的现实摆在粟裕和滕久忠的面前，进城很可能有自投罗网的危险，难道偌大天地，竟会没有热血男儿的立锥之地？

一声划破夜空的汽笛，宛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忽地照亮了粟裕朦朦胧胧的意识。是轮船，还是火车？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到武昌投军去！他以亢奋的眼光盯着身边的滕久忠，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蕴藏在他心底已经很久很久的憧憬，受到汽笛声触发，竟然变得那样清晰、那样明确！

是啊，武昌，如今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了武汉三镇。党中央在那儿，叶挺的铁军在那儿，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绝的！

两个热血奔涌的年轻人，遥望东北夜空，仿佛依稀窥见了隐隐的赤光。对，那里是红都！投奔叶挺将军的铁军去！他俩心里豁然开朗，几乎兴奋得跳了起来。

他们绕过长沙市区，朝着火车汽笛嘶鸣的方向前进。路不熟，一会儿朝北，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又往南，

几乎整整摸了一夜，直到天快亮时，才循着铁轨，找到了长沙北站。

粟裕身上仅有的几枚铜板，在一个粗陋的饮食摊上，变成了两碗热气腾腾的米线。没费什么事，米线就滑进了两人的辘辘饥肠。

上午 8 时许，一列北去的列车呼哧呼哧地进了站台。他俩混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挤进了车厢。车站上熙熙攘攘，幸好没有被人察觉。三等车厢里，旅客拥挤不堪，连过道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粟裕瞟了一眼滕久忠，觉得有点好笑。他挤到滕久忠身边，附耳悄声说：“我们是真正的无产者了。”滕久忠听了，咧嘴一笑。能挤上这北去的列车，心里真是畅快！

为了对付查票，粟裕想出个主意，两人一猫腰钻到了其他乘客的座椅底下。

“矮是矮了点，”粟裕躺下后，隔着旅客们森林般的腿，向对面的滕久忠挤了挤眼，不无得意地说：“但正好安安稳稳睡个好觉。”

列车开动了。车轮在铁轨上轧转而发出的有节奏的隆隆声，在他俩听来，真不亚于阵阵催征的战鼓，感到那么激动人心，可是多日来奔波的疲劳，很快就将这两个年轻的漂泊者带入了梦乡。

火车到达武昌鲇鱼套，粟裕和滕久忠就下了车。俩人在一条崎岖不平的街道上走了不多远，就望见了宾阳门上的城楼。

其时，武汉还没有公开反共。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正在宾阳门外招募新兵。这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师长就是粟裕仰慕已久的叶挺。马日事



1926年10月10日 北伐军占领武昌

变后，湖南、湖北大批工农骨干和进步学生被通缉、追捕，他们纷纷涌向武汉。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革命力量，决定让叶挺以第24师组建教导队需要招募知识青年的名义，收容并训练这些从白色恐怖压迫下冲出来的

有为青年。粟裕和滕久忠向招募新兵的军官说明原委，十分顺利地参加了第24师教导队。不到半个月，教导队的学员就达到了1000多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其中除粟裕、滕久忠外，还有谭家述、洪超、吴高群、江振海等，他们以后都成了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

党组织非常重视教导队这批新的革命力量，派了不少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这支队伍。由孙树臣、申朝宗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向浒、李鸣科等分别担任各中队长。党的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等非常关心这批青年的进步和成长，经常亲临教导队作报告。

进入教导队，粟裕投笔从戎，幼小时候握“土枪”打“恶霸”靶子的情形又在脑海中浮现。那时渴望得到一支真枪，如今真成为现实。他擦着爱不释手的枪，心中起伏不平，他下定决心以手中的钢枪捍卫革命，保卫人民，打倒军阀。

学员班长

教导队的训练是极其正规和严格的。每天坚持早上跑步，上下午各一节军事操练，黄昏一节体操，上下午还各有一节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还有一个小时的点名训话。训练都是制式教练，一个动作做得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复做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直到完全符合要求为止。

教导队的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对这批新生力量的教育和培养，除了上政治课外，还经常请领导人如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叶挺等来作报告。这些报告，为粟裕日后的成长进步指明了方向。1927年6月，粟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被提升为学员班长。

有一次，叶挺率部击溃叛军凯旋回来，说来看望教导队全体官兵。粟裕和战士们听到叶师长要来视察训练情况的消息，欢腾雀跃，高兴极了。他们整理好军容，在烈日下列队迎接威名赫赫的师长，各人心里都或多或少

怀着一种既新奇又敬畏的心情。

叶挺师长果然名不虚传。他英姿勃勃，腰板挺得笔直，举手投足无不透出一副训练有素的军人气概。他神情严肃庄重，讲话简洁有力。在谈到与敌军作战的情况时，他特别强调了部队素质的重要性。他说：“有人怀疑我们军事训练的方法，认为是不是太残酷了。同志们，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我们需要大批经过军事训练的干部，只有这样的一大批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



能掌握武装。教导队的任务就是培养未来的军事干部，你们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才能成为他们的表率！”

他走到这支整编和训练不久的队伍跟前，仔细审察着。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持枪肃立，军容整齐，精神饱满。他点了下头，表示满

意，又向前走了几步，端详着站在排头的粟裕。他见粟裕只有二十来岁，面庞清瘦，却挺有精神，微凹的眼窝里闪着深沉的目光，心里暗自欢喜，便走到粟裕跟前问道：“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死！”粟裕响亮地回答。

“不对。”叶挺微露笑容，摇了摇头说，“艰苦比死亡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的磨炼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经得起各种各样的磨炼，那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粟裕注视着师长，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教导，脸变得通红。他从师长这番话里，领悟到了新的人生哲理。如今这里开始的，只不过是一场极其艰难困苦的漫长战斗的序曲罢了，中国的革命不知要经过多少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实现这一伟大而崇高的目标，他决心经受长期的艰苦磨炼与考验。

7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制止工农运动。汪精卫、唐生智及其部下何键、许克祥等反共的气焰越来越嚣张。7月13日，经过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等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党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和《国民革命的前行动政纲草案》等文告，宣布共产党人退出国民政府，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公开破裂了。

在此以前，恽代英、叶挺也分别指示所属的中央独立师和第24师等革命武装作好准备立即行动的部署。教导队也根据上级指示，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粟裕等作为下级士官，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上级的决策，但他带领战士们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已经作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尽管教导队的枪支很陈旧，大多是老套筒枪和九响的毛瑟枪，寥寥几支汉阳造的七九步枪就算新式武器了，但大家都视如珍宝，倍加爱护，他们吃够了没有武器的苦头，深知枪杆子的重要。粟裕对他那支‘老套筒’更是爱不释手，擦了又擦，试了又试，形影不离。他和许多热血同志一样，焦急地期待着、企盼着向反动派反击的命令，熬着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

这天下午，粟裕等正在上军事课，教导队队长孙树臣忽然出现在操场上。他神情严肃地命令各中队紧急集合。所有人员跑步集合完毕，孙树臣宣布：奉上级命令，第11军全军即刻开拔，“东征讨蒋”教导队随第24师师部行动。

听说要东征讨伐蒋介石，粟裕他们无比振奋，很快就做好了开拔的一切准备工作。孙树臣宣布：为了缩小

教导队的目标，上级决定各中队分别改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番号，以迷惑反动派。所有官兵必须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外严格保密。

夕阳西下，浩浩荡荡的长江江面上闪耀着片片鱼鳞般的银光。

第24师教导队全体官兵整装来到武昌江边。部队一批一批由汽艇渡上停泊在汉口码头的轮船。粟裕登上轮船的甲板，凭倚船舷，凝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江，迎接北伐军、常德脱险、武昌投军等往事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他心潮起伏，右手下意识地抚摸钢枪，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他喜爱的南宋名将岳飞的诗词：“叹江上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落。却归来，再度汉阳游，骑黄鹤。”

运兵的轮船起锚下行，汽笛声声，划破夜空。江上的钟楼渐渐被黑暗吞蚀。粟裕的心情恰如这一江翻涌的波涛，一泻千里。

他已经习惯并爱上了这样的军旅生活。尽管有一小部分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严格军政训练的磨炼和白色恐怖的考验，悄悄地开了小差。但是，他却下定了决心，永远不离开革命的军队。

参加南昌起义

一天下午 阴云密布 本来就有‘大火炉’之称的武汉 显得更加闷热 让人透不过气来。突然，“嘀嘀嗒嗒”的紧急集合号响了，学员们迅速背上武器和背包，在操场集合。大队长宣布，教导队随师部即刻出发。为了缩小教导队的行动目标，各个中队分别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

此时，天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粟裕随着教导队离开了武昌，在汉口码头登上轮船，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开去。

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都张下了罗网，随时准备对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刻 汪精卫、朱培德、张发奎等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正在庐山密谋，梦想以到庐山开会为名，收缴叶挺、贺龙等人的兵权。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急忙赶到九江，向叶挺通报了情况。叶挺决定，部队迅速开赴南昌。

在叶挺带领下，第 24 师连夜离开了九江向南昌进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原江西大旅社

发。教导队到达南昌后，驻扎在贡院后面的一所学校里，随即改编为第24师第72团。

此时的南昌，正孕育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风尘仆仆，化装潜来南昌。他是按照武汉撤退前夕党中央的初步决定，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前来南昌筹划武装起义的。叶挺派粟裕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

前敌委员会即日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委和军事参谋团设在楼上，警卫队就住在楼下。粟裕他们接受保卫前委安全的重任后，担负起了全部站岗警卫、内

勤杂务、通信联络等各项工作。

粟裕办事向来细心周密、机敏灵活。他很快熟悉了江西大旅社楼上楼下的环境，只是对25号房间贴着“炮兵连”的纸条觉得有些纳闷。一次正值他在楼上长廊里执勤。25号房间的门开了，出现在房门口的竟是曾到24师教导队作过政治报告的周恩来同志！他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锐利眼睛，粟裕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粟裕赶紧迎上前去，敬了一个军礼，问：“周部长，有什么事吗？”

周恩来看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战士微微露出和蔼的笑容，招呼他到靠墙的长椅上坐下，并亲切地询问了粟裕的经历，对当前局势的想法，部队撤来南昌的经过，以及部队的装备、士气等许多问题。领导同志在这样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能够如此耐心地倾听一个基层班长的意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使粟裕不禁为之肃然起敬。他非常认真地一一作了回答，最后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问：“周部长，是不是要打仗了？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

周恩来笑了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不要性急嘛，就等着听命令吧！”坚定的声音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此后二三天，粟裕一空下来就擦拭武器，擦了一遍又一遍，焦灼地等待着上级的命令。但30日那天却发生一件大大出乎他意料的事情。

上午，叶挺亲自把粟裕唤进23号房间。进去时周恩来正在同一位戴眼镜的领导同志商谈工作。粟裕对此人也有深刻印象，他就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总教官，也曾到24师教导队作过讲演的恽代英。粟裕非常钦佩他雄辩的口才。他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幽默生动，富有极大的鼓动力。

周恩来见粟裕进来，放下手中的铅笔，和叶、恽交换了一下眼色，对粟裕说：“党中央又来了一位负责同志，一会儿前委和参谋团就要举行重要会议。会议的保密性极高，组织上郑重研究决定，派你担任会议厅内的内勤和警卫。这是党对你的信任，你要特别小心谨慎，做好这一工作。”

接着叶挺又具体交代了有关注意事项。

粟裕听说中央又有一位负责同志前来召集重要会议，心中非常兴奋，以为肯定是来下达作战命令的，不料这人到后，在前委和军事参谋团联席会议上竟以种种借口阻挠起义，说什么如果不依靠张发奎，他就要取消这次起义。

粟裕作为会议厅的内勤警卫人员，当然没有资格对此表示什么，但听到这里，可着急啦！

那个中央负责人一番滔滔不绝的演说之后，要大家讨论他的意见。

没等他的话落音，就听到有人哈哈大笑：“万事俱备，一切都准备好了 哪里还需要讨论 按照原计划 起义！”粟裕偷眼望去，说话的是李立



1927年南昌起义时，警卫队住房。粟裕任革命委员会警卫队长时住过这里

那个中央负责人一听火了，把手中的纸片往桌上一摔，说：“这是加仑将军的意见！共产国际的电报能不执行？”

“混帐 混帐！”谭平山骂了起来，“共产国际怎么能出尔反尔！”

周恩来拿起

桌上的电报 瞥了一眼 冷静地说：“我到南昌来筹划这次起义，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怎么现在给你的又是这种命令？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不能不顾当前的实际情况嘛。”他把手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说：“还是干！我周恩来对此负责！”

叶挺脸上流露出一种无须多费口舌的神情，缓缓站起身来说：“将与张发奎的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 也许是好的，但是眼下实际情况是不干不行了，只有义无反顾地干下去！”

栗裕听了不由地暗暗叫好。

那个中央负责人见大家一致反对自己的意见，就找了个台阶，就要与几位有关同志个别交换意见，即匆匆宣布暂时休会。

晚上，在接着进行的会议上，周恩来坚定地表示：起义绝不能依赖张发奎，一定要干下去。现在时间已经十分紧迫，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

争论一直持续到 7 月 31 日上午。这时又得知张发奎与汪精卫已达成解决叶、贺两部的秘密协议，迭电严令第 11 军、第 20 军立即撤回九江，起义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前委和军参谋团力排那个自命为中央大人物的错

误意见，由周恩来签署了起义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 4 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担任警卫工作的粟裕他们看到负责同志非常忙碌，就预感到很快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果然，7月31日下午 警卫队接到了“ 擦洗武器 补充弹药 整理行装 待命行动 ” 的命令。

起义爆发前的南昌城内，虽然很热，但却平静。

警卫队的战士们谁也不想睡觉，都静静地坐在背包上，仔细捕捉着黑暗中传来的每一声响动。

时间过得真慢，闷热潮湿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使人窒息。

大约夜里 10 时，粟裕忽然看见分头进行战前准备的第 20 军军长贺龙，身穿湿透的戎装，骑着大汗淋漓的战马，飞驰来到江西大旅社。原来他手下一个副营长叛变，向敌人密告了我军的行动计划。

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提前两个小时，改在 8 月 1 日凌晨 2 时举行。

但是午夜刚过，战斗就打响了。

最先传来枪声是位于省政府附近的第 20 军第 1 师。

警卫队接到命令，去策应一支部队。他们跑步赶到

城东花园角的讲武堂，忽然听见里面吹起了欢迎的号声，这支部队已经起义了。为首的一位领导者，是位蓄着长长的胡须的长者，身材粗壮有力，态度和蔼慈祥。一打听，原来是在滇军里颇具威望，现在负责军官教育团的朱德。这是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部分同志合影。右四为粟裕

这时，城里城外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时还响起迫击炮的轰鸣。

附近贡院那边，号声、枪声、喊杀声混成了一片，震耳欲聋。

“冲上去！冲呀！”

“那不是原教导队中队长李鸣科的声音吗？”粟裕清晰地听了出来，“支援72团去。”他向周围的几个战士喊道。

昏暗中可以看到公园砖墙上不断发出的道道闪光，敌人正在向72团猛烈射击，企图从后门突围。枪弹打在团部门前的石壁上，溅起片片裹着硝烟的碎砾，迷得人睁不开眼。十多个学员躲在石壁后面冲不出去，火力也难以发扬。

中队长陈守礼急得一边大叫：“顶住！顶住！不准后退！”一边迈步跨出大门，向对面连放了几枪。

正当这时粟裕他们赶到了。“危险！”粟裕一把抓住陈队长腰间的皮带往门侧一带，可是晚了，就在这一瞬间，陈队长捂着肚子坐了下去。粟裕冒着枪林弹雨，用尽气力将陈队长拖进团部交给另外两名学员，自己转身又冲了出去。

从右侧街口涌来的敌人眼看就要打到团部门口了。危急关头，左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李鸣科带着队伍猛冲过来，硬将敌人压了回去。

“陈队长受伤了。”有人向李鸣科报告。

凑着幽幽烛光，粟裕看见陈队长蜡黄的脸上挂满豆

大的汗珠，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

“打的什么针？”

“吗啡。”医生悄悄回答，“脉已经摸不到了，只好打一针给他止止痛……”

“不准后退！”陈队长还想喊，但声音呜咽，已不大听得清了。密集的枪声中，公园里传来一阵悲切的号声，那是敌人乞降的号音；又一阵嘹亮的号声蓦地腾起，那是起义军的胜利号角，也是对烈士深切的哀悼。

周围的枪声逐渐稀落，当东方现出一片曙色时，就完全停了下来。粟裕他们匆匆赶回大旅社。警卫队的其他战士老远就看到了他们，仍高兴地大声问道：“口令？”

“还我河山！”粟裕响亮地回答，与其说是答口令，倒不如说是表达由衷的喜悦与欢呼。

这震撼人心的誓言——“还我河山！”——响彻南昌城，它庄严地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南征日月

南昌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反动势力。武汉政府勾结蒋介石联手反共。九江、吉安、抚州各地的反动武装陆续向南昌逼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广东，到革命的策源地去，重新发动革命。

1927年8月6日粟裕随警卫队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



起义军入粤告示

器弹药。行军途中，每人除携带一支驳壳枪外，还背了两支步枪，200多发子弹加上背包等要负重60多斤。另外，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的民夫。冒着盛夏酷暑，顶着烈日，每天要走七十八里路，真是又热又累。

这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过抚州、南城、南丰、广昌、瑞金、会昌、长汀、上杭等地，一直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潮州、汕头一带。

潮州一派南国风光，各种名贵水果压满枝头。大好风光给粟裕带来了极大的快慰，使他忘记了长途跋涉的劳累。但部队刚刚休整了十来天，就传来了前方战斗失利的消息，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一天下午，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粟裕随警卫队奉命撤离潮州，向北转移，又开始了新的长途跋涉。

起义军到达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武平时，围追之敌跟踪而来。朱德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粟裕所在的部队掩护主力转移。

粟裕和战友们占据武平城西门外的一个山坡，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粟裕的头部。他只觉得受到猛烈一击，顿时血流如注，一头栽倒在地。全排完成了掩护任务后，迅速撤离了阵地。这时，粟裕开始恢复一点知觉，但他怎么也动弹不得，心里想

说：别丢下我，我还要跟着部队打仗啊。但一阵阵剧烈的疼痛，使他怎么也张不开嘴……

不知又过了多久，粟裕稍稍能动弹了，此时四周已空无一人。他想挣扎着爬起来，可是腿一软又扑倒在地。一心要追赶部队的念头，给了粟裕一股力量，他站不起来，就顺着山坡往下滚。费了很大劲才滚到路边，却又跌到路旁的水田里了，恰巧被路过的几个战友发现，才使他得了救。战友们为他包扎好伤口，搀扶着他去追赶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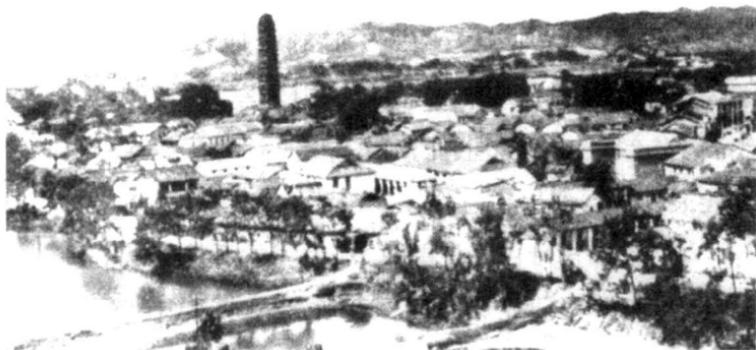
由于连续行军打仗 部队减员很多 加上处境危险，条件恶劣，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陆续离开了队伍。这支起义部队最后只剩下了不到1000人。就在这个时候 身受重伤的粟裕，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终于赶上了队伍。

10月下旬，朱德带着这支起义部队到达了信丰，针对部队部分官兵的悲观主义和逃跑主义思想进行了整顿。朱德坚定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 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 留下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中国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陈毅也鼓励大家说：“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 只有经得起失败考验的 才是

真正的英雄。”

10月底，朱德、陈毅率领这支起义部队从信丰出发，到达了江西、广东边界的大庾地区。朱德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队伍缩编为一个团，朱德担任团长，陈毅担任团指导员。全团由7个连组成，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指导员。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留下来的人更加坚定了，粟裕顽强地挺立在这支革命队伍中。



1927年10月，朱德率领起义军进驻的江西信丰县城

在炮火硝烟中成长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进驻湖南宜章地区，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随即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湘南起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分三路向起义军发起了“会剿”。朱德、陈毅吸取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的教训，为保存实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毅然率部撤离湘南，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4月下旬，粟裕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粟裕被任命为第28团第5连党代表。

1928年6月，敌人集中10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会剿”。红军主动撤至根据地中心区的宁冈，朱德亲自指挥部队迎敌。

在这次战斗中，粟裕所在连队负责控制老七溪岭，



1928年5月五斗江战斗旧址

但当粟裕率部迂回到达时，敌人已抢先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上午粟裕率连队发起了几次进攻，但都没能奏效。他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于午后敌人疲惫松懈时，隐蔽接敌，突然发起进攻，一举突破了敌人防御。粟裕带领9名战士冲上制高点，其余战士还在后面。粟裕留下6名战士控制制高点，自己带领3名战士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过了山凹，粟裕发现有百十个敌人聚集在一起。他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守卫山顶的司号员灵机一动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底细，乖乖地缴了枪。可是粟裕他们只有4个人，没法拿走百

余只枪。他命令俘虏把枪栓卸下来，他和3名战士拿枪栓，让俘虏背空枪。敌人被粟裕的气势镇住了，两军相逢勇者胜，粟裕带着一个排的人捉了100多号俘虏。战后，粟裕调任三连连长。

1929年春天，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扩大苏区，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实行战略性出击。粟裕跟随部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转战于江西、广东、福建边境地区，出崇义、战大庾、折南雄、过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夺瑞金、血战大柏地、打宁都、克汀州，粟裕已成长为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了。不久，他调任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委。

12月底，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的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以后，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就在此时，国民党反动派也策划了对福建、广东、江西的“三省会剿”，集中12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向红军扑来。粟裕率第二支队于1930年1月离开古田，进抵东韶，开始反击。2月上旬，敌人对红军形成了弧形包围之势。红四军前委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寻机歼敌。当敌进至水南、富田一线时，红四军抓住有利战机，发起了猛烈攻击。

粟裕组织部队向富田之敌发起了进攻，但几次冲锋

都没能奏效。这时，他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啊！”随即抓过一挺机枪冲向敌阵。突然，一发炮弹在粟裕身边爆炸了，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就昏迷过去了。等他醒来才知道一块弹片已嵌在了他的颅骨内了。

1930年7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组建成红一军团，粟裕调任红十二军第5支队支队长。8月，红军由赣南向湖南进军。粟裕奉命协同兄弟部队奔袭文家市，歼敌3个团又1个营。

同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8个师，1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一次军事“围剿”。红军进入了大规模反“围剿”阶段。此时，粟裕升任红22军65师师长，不久改任64师师长，成为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时年23岁。

根据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红军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红军选定鲁涤平的嫡系部队谭道源的第50师和张辉瓒的第18师作为歼灭目标。粟裕的64师暂归红12军指挥，这个师的武器装备较差，除去几百支土造的“单打一”外，其余都是梭镖，故而有人戏称第64师是红12军的“梭镖大队”。

红军初步设计的战斗方案是先打谭道源，然后打张辉瓒，但设了几次埋伏，狡猾的谭道源都未入瓮，反而

是志骄意满的张辉瓒部率先进抵龙冈。红军设伏兵于龙冈、君埠间，出其不意先消灭张辉瓒。为证实情报的准确性，粟裕决定亲自去侦察敌情。

粟裕从师部侦察排中挑选了两名战士，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迎着张辉瓒部队来的方向走去。“口令”树丛里闪出一个敌军岗哨。“清剿！”粟裕答道。敌哨兵面有疑色：“哪里来的？哪一部分的？”“我们是50师的。你们是18师张师长的部队吧？”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落在我们后头有大半天的路程。”“我们是去后头送信的，还以为你们早过了龙冈了。”几句对话，哨兵的疑虑打消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第一仗胜利旧址——龙冈。
1930年12月30日，红军歼敌9000人，活捉了张辉瓒。

粟裕进了村，与一个国民党军官聊了起来。了解到张辉瓒已决定加速前进，只是还没确定是否走龙冈。

回去后，粟裕把了解到的敌情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作战建议：利用张辉瓒骄狂自大求胜心切的特点，派出一支小部队作为诱饵，把张辉瓒引向龙冈，红军在龙冈设伏，歼灭张辉瓒的第 18 师。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派一个营作诱饵，佯败而退，把敌人引进龙冈。龙冈镇往南是大山密林，无路可通，东面是黄竹岭。毛泽东、朱德的指挥部就设在黄竹岭后侧的中别山上。

30 日上午 粟裕奉命率 64 师担任左路包抄的任务，张辉瓒进了伏击圈。上午 10 时 毛泽东一声令下 红军战士如猛虎扑羊。战斗到黄昏，已歼敌 9000 余人 并且活捉了张辉瓒，满山遍野都是战士的欢呼声。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又粉碎了敌人的二、三次“围剿”在毛泽东麾下打仗 粟裕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在战火中逐渐成长了起来。

红军高级指挥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不久，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所辖部队改称中央红军，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粟裕调任红四军参谋长。不久，中央筹建红军学校，第一期编为四个连，他被调去担任第三连连长。粟裕和学员们一起，互教互学，认真总结了带兵和作战指挥的经验。学习期满以后，又回红四军担任参谋长。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1933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和调整编制序列，粟裕改任由闽浙赣红10军与红31师合编而成的红11军参谋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他率红11军威胁牵制敌人，为黄陂、草台冈两个战役大批歼敌，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攻打硝石的战斗中，敌我兵力众寡悬殊，敌不断向我发起进攻，粟裕和政委萧劲光一起指挥部队鏖战。

为了争夺一个据点，粟裕亲率部队在前沿阵地组织反击，一举歼灭进攻之敌。在这次冲锋中，不幸的是他的左臂负了重伤。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继续指挥部队进攻，直至拔下据点。

住院不久，医院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粟裕伤口未愈，挺身而出，组织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突出敌人包围，脱离了危险。因奔跑剧烈，负累过重，致使伤口再次迸开，加上辗转避敌，延误了时间，粟裕的左臂终成残废。

1933年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改组红七军团，任命原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寻未到职前，暂由萧劲光全面负责。下辖19师、20师和34师。粟裕被任命为第20师师长。红七军团改组后所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钳制金溪方面的敌人，攻占浒湾堡垒阵地。

浒湾位于黎川西北、抚州东南，驻有敌第四师冷欣部、第36师宋希濂部各一个团，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周围集结有敌军十几个师。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孤军突入的方式，去夺取敌核心部位，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出，这无异于火中取栗。而当时红七军团主力第19师尚在福建作战，萧劲光手里一共只有2000余人。中央领导的这个“左”倾命令使

粟裕感到极为震惊。为了保证这一命令的实施，中革军委还强硬表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 那便是拒绝战斗。”

11月10日上午 红七军团被迫向浒湾发起攻击。敌人获悉浒湾被攻，急令金溪之第四师沿金抚公路出援。红七军团顿时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然而，中革军委仍然要他们坚持到红三军团主力赶到，再向敌人发起总攻。

为了应付两面的敌人，红军在浒湾南十多华里的八角亭地区构筑了临时阵地，由粟裕和萧劲光分工负责各守一面。

激战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他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黎明时稍稍平静了一些，但是零星的枪声却一直没有停止。远远望去，对面森林里的敌人似乎也在修着工事，看来对峙还要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粟裕偷了个空，绕过星罗棋布的弹坑和死尸，跑到萧劲光阵地那边去看看，这儿敌我伤亡也都十分惨重。他在一截简易壕沟里见到了萧劲光，才一天没见面，双方似乎都认不出来了。粟裕汇报了自己那边的情况，萧劲光问：

“有什么困难吗？”

“这样打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呀，只能是拼消耗。”粟裕激动地说，“昨天下午，为了减轻正面阵地的压力，我还带小部队主动向敌人出击，缴获了一些枪支和弹药。可是，现在越打伤亡越大，今天怕是抽不出小部队来了。”



反“围剿”中的工农红军

“唉！”萧劲光轻轻叹了口气，没有回话，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命令，递给粟裕。

“……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

粟裕一拳砸在身边的沟壁上：“红军难道就这样断

送了不成？”他深深地理解萧劲光的苦衷。十多天前 黎川遭到敌周浑元部三个师的进攻，担任守备的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只有一个 70 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后路将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撤出黎川，却被指责为“不战而弃，仓皇撤退”。

敌人又开始炮击了，粟裕匆匆赶回自己的阵地。

这一天，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粟裕、萧劲光分别率部拼死作战。傍晚时候，眼看阵地就要被突破，敌军侧面忽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们估计是主力部队来了，即主动对敌发起攻击，终于又将敌人打回了森林地



“围剿”红军的敌机

带。可是，枪声响了一个多钟头，却又渐渐沉寂了。事后，他们才知道，那是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赶来了。因为彭德怀感冒发烧，由彭雪枫指挥战斗，他们向敌发起猛烈突击，没有成功，反倒伤亡 700 余人。由于部队伤亡大，无力再突击，只好撤出了战斗。

第三天，敌人竟派来 12 架飞机，轮番轰炸，进攻更为疯狂，兵力投入也越来越多。而粟裕他们已减员过半，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和猛烈的炮火，同时，也为了阻挡更多的敌人，战线越拉越长，形成了一条横跨十余里的长蛇阵。到了晚间，守卫浒湾的敌人再次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出来接应，对红军的阻击阵地前后夹击。阻击部队又伤亡 300 多人，阵地终被突破，敌人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粟裕带着劫后余生的部分同志，被迫放弃阵地，乘夜晚突出重围，向根据地内转移。

此战失利惹恼了李德、博古等，他们开除了萧劲光的党籍、军籍，并判以五年监禁徒刑。红七军团也随之改组，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活动在闽西一带执行牵制任务。

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7月初，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中共北上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策应主力红军的行动。同时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粟裕被任命为先遣队七军团参谋长，随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城打下了大田县城和樟湖板，渡过了闽江。8月14日，攻克罗源县城，歼敌千余人，并与闽东游击区的同志会师。9月初进入闽北游击区，又转向皖赣边行动。11月初，先遣队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在当地的红十军合并为红十军团，粟裕担任闽浙赣军区和红十军团参谋长。11月下旬，红十军团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进入皖浙赣边，敌人立即调集20多个团的兵力追堵和围攻。

1935年初，粟裕率领抗日先遣队从怀玉山突围的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向他



1935年，粟裕率领部队进入浙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这是当时的留影

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要他们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 刘英任政治委员 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 开展游击战争 创建根据地。

粟裕深知，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 是蒋介石的老巢 反动势力强大 而且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的组织已经被破坏，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根据地，将面临着重重困难。

太阳西斜 天空布满殷红的晚霞 师指挥所里静得出奇。粟裕从桌上拿出一截红铅笔，和刘英政委不约而同地站到地图旁边。粟裕察看着、沉思着，突然抬起手在一块等高线密集的山地上重重地划上一个红圈。刘英定眼一看 图上红圈内斜标着“仙霞岭脉”四个大字。刘

英紧锁眉头，又盯着地图反复察看了片刻，翘起右手的大拇指伸到粟裕面前连连点头。就这样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成为挺进师创建游击根据地的头一个目标。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帮助下，粟裕、刘英立即着手进行挺进师的组建。原来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和25师的第5连以及一些康复的轻伤员和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加上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编进来的100多人，新组建的挺进师一共只有500余人。师下辖三个支队和师直属队，由于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挺进浙江、通过封锁线被敌人打坏了，粟裕与党中央和上级领导失去了联系，只能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浙南游击战争。

1935年3、4月间粟裕、刘英率挺进师在浙江、福建边界地区辗转作战，忽南忽北，时东时西，搅得敌人十分惶恐。敌人调集龙泉河北岸的大批保安队南下，命令福建新10师和第56师北进企图两面夹击消灭挺进师于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地区。

4月下旬，粟裕率挺进师活动于斋郎地区时，敌人命令浙江保安第一团团团长李秀率其所部1200余人，福建保安第2团团团长马洪深带领1000多人在以“大刀会”

为主的地主武装近千人的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面对挺进师实行分进合击。李秀、马洪深等以为这下子可以大功告成，急不可耐地要向其主子邀功请赏。

与此同时，粟裕一面派出人员侦察敌情，一面率领参谋人员勘察地形，认真筹划歼敌方案。经过细致地勘察，粟裕感到斋郎地区的地形有利，是一个歼敌的好战场。但是，粟裕深知，这一仗的胜败直接关系到挺进师能否打开通往浙西南的通道，关系到游击根据地能否建立。临战前，对自己精心制定的作战计划又进行了一番周密细致的思考和审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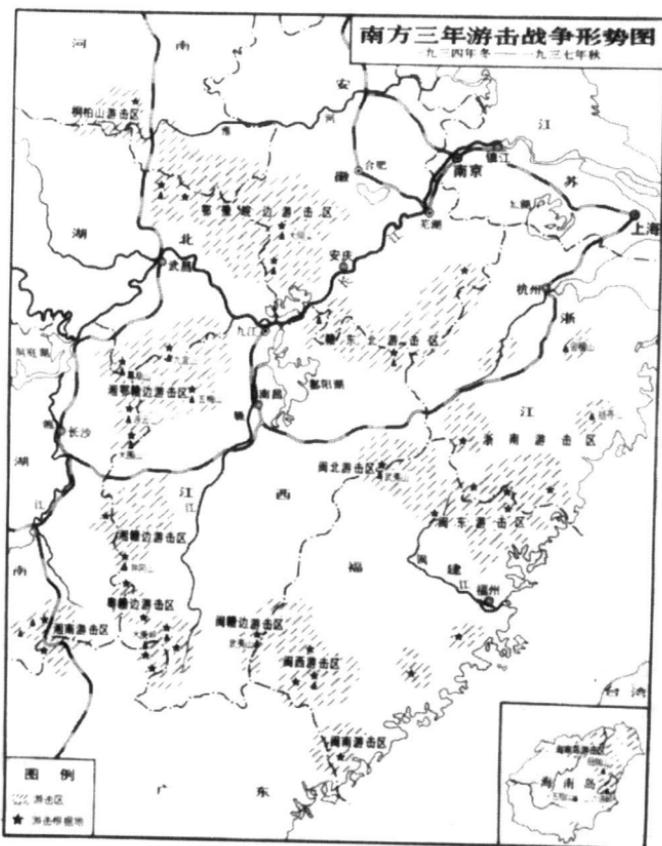
天近拂晓，远近的村落不时传来鸡叫声，粟裕依旧毫无一丝倦意。他时而踱步于地图前，时而走出屋子望望挂满星斗的天空。这时，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大刀会”已经出动，正朝着斋郎地区靠近。

“各个歼灭敌人的绝好时机到来了。”粟裕说着，高兴得猛的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小油灯直跳。他当即下令全师进入预设阵地。

上午战斗开始了。手持大刀、腰挎黄色符带的“大刀会”匪徒赤背袒胸，狂叫着“刀枪不入”漫山遍野蜂拥而来。“大刀会”的人越来越近了，战士们先是一排枪

子弹打去，接着对敌喊话，宣传红军不打受苦人，要他们不要受反动派的欺骗。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不到半天工夫，就将这帮乌合之众全部瓦解了。

快到中午时，浙江保安第一团李秀部，一路轻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形势图

一下子深入到我军前沿阵地。粟裕命令部队等敌人靠近了再打直到敌人近到50米左右时，我军集中火力突然攻击。顿时，枪弹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作一团，震得山鸣谷应，敌人扔下一片尸体，哭爹叫娘，慌乱鼠窜。

敌团长李秀还想指挥部队反击，粟裕甩手一枪打中了他的手臂，李秀托着断手嗷嗷直叫。粟裕乘机指挥部队掩杀过去，打死打伤敌人300余人，俘虏约200人。李秀携残部仓皇向斋郎东北方向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了10多里才返回。

我军重返阵地时，姗姗来迟的福建保安第二团刚刚从东南方向的烂泥村赶来，看到阵地前那一片片尸体，不敢应战，便狼狈逃窜了。

斋郎之战的胜利，迫使敌保安部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敌人的力量比较空虚，挺进师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粟裕挥师北上，胜利进入仙霞岭地区。

1935年5月上旬，粟裕率挺进师进入到龙泉、遂昌、松阳三县的边界地区，将部队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粟裕和刘英决定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由第一、二纵队担负

开辟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随师部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铁路以南的汤溪、龙游、金华、武义、丽水一带，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掩护、保障第一、二纵队开展工作。

粟裕率挺进师各部所到之处，先肃清当地区、乡的反动武装，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继而建立起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和赤卫队。这样，一个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形成了。

挺进师的活动和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使得反动当局惶恐不安。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拿出全部家当，共4个保安团和11个保安大队，加上刚从南京派来的一个税警团，由其亲自率领，分四路向浙西南猛扑过来。

敌人的反扑，早在粟裕的预料之中。他将主力分成南北两路，跳出去，转入敌后，指挥部队辗转游击。到9月中旬，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把游击区扩大到5个县，纵横上百里，挺进师在浙江立住了脚。

粟裕领导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搅得蒋介石寝食难安。他决定调用主力部队进行“围剿”。七八月间，蒋介石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确定“以各边区的大部对粟、

刘”并授权第 18 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

1935 年 8 月，罗卓英集中了 32 个整团约 7 万兵力，连同地方武装号称 40 个团，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粟裕决定实行“敌进我退”的方针，留下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于浙闽边界，积极打击敌人。

在此期间，粟裕率领部队南北转战，经常把活动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的浙赣铁路南侧，就连汤恩伯的老家武义、陈诚的老家青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也经常光顾。这使蒋介石恼怒至极，悬赏巨万，捉拿粟裕。但挺进师越战越强，到 1936 年底，部队由几百人发展到了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也达到了数千人，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等地区所属的 20 多个县境。

1936 年底，蒋介石又调集主力部队 6 个师、2 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的兵力，对挺进师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是粟裕领导的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多、最艰苦的时期。斗争极其残酷，敌人企图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来摧垮革命者的斗争意志，甚至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剜下心肝，粟裕本人也多次遇险。

有一次，粟裕率领一支小部队渡过龙泉河准备过松阳溪。当晚暴雨倾盆而下，引起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又宽又深，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找不到渡口。

天亮后敌人追来，把粟裕的部队压制在龙泉河和松阳溪之间的30里地带。粟裕指挥部队向南撤退，敌人死追不放。粟裕又命令大家向北杀回马枪，直奔渡口。到了渡口，见一条船停泊在那里，大家正准备登船过渡。突然，枪声大作，埋伏的敌人从旁边钻了出来，向他们猛烈射击。粟裕见中了埋伏，带着大家弃船沿溪边打边撤。敌人的大部队围过来，粟裕命令大家钻进灌木丛隐蔽，他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准备和敌人拼了。滂沱大雨一直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只好走了。粟裕组织大家渡过了河，一天一夜急行军180里，连打7仗，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7年9月，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共闽浙赣省委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到浙江平阳北港山门街，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而结束了艰难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閩浙軍區司令部佈告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蹂躪我領土，殘殺我同胞，其罪惡昭著，天下共憤。我中國人民，自應團結一致，奮起反抗。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領導我閩浙人民，進行抗戰，特佈告如下：一、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救星，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擁護我司令部。二、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領袖，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聽從我司令部之指揮。三、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導師，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學習我司令部之教訓。四、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保護者，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保護我司令部。五、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救國軍，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參加我司令部之抗戰。六、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救國軍，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參加我司令部之抗戰。七、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救國軍，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參加我司令部之抗戰。八、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救國軍，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參加我司令部之抗戰。九、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救國軍，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參加我司令部之抗戰。十、我閩浙軍區司令部，為我閩浙人民之救國軍，我閩浙人民，應團結一致，參加我司令部之抗戰。此佈。

司令員 葉 谷
政治委員 魏 英

公曆一九三七年

閩浙軍區司令部政治部佈告

威震江南

1938年3月，粟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奔赴皖南加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他们从浙江平阳出发，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到达安徽歙县的岩寺地区。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张鼎丞任支队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

4月中旬，新四军军部及1、2、3支队约7000人在



1937年8月，南方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这是改编时，粟裕（后排左六）同部分干部合影

岩寺一带会师。

一天下午，军部在鲍家村祠堂召开各支队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组织部队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问题。叶挺军长先慰问了从八省边界 13 个地区汇集而来的各路将领，然后说：“第三战区已下达了命令，要我军迅速开进，到指定地区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建立游击根据地，这和我党的战略思想并行不悖。”叶挺接着说：“我和项副军长、陈毅同志研究了一下，决定从 1、2、3 支队各抽一个加强连，最好是各支队的侦察连，组成一个先遣支队，尽快东进，作战略侦察，摸清敌后情况。然后由陈毅同志率领一支队跟进。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点头同意后，叶挺站起身来，看了看大家，叫了一声“粟裕同志”。

粟裕马上站起身来，答道：“在！”

叶挺走到粟裕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郑重地说：“经东南分局和军分会研究决定，军部任命你为先遣支队司令员。你立即组建部队，争取尽早出发。具体部署由参谋长向你交代。”

“是，坚决完成任务！”粟裕坚定地回答。

项英补充说：“钟期光任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

陈毅同志最后风趣地说：“粟裕同志，强将手下必须

有精兵哟。我陈毅向来慷慨大方，我把我的副官曹鸿胜、侦察参谋张秀、测绘参谋王培臣都送给你。这几个可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喽，等完成了任务你可要完璧归赵啊。”

粟裕连忙说：“谢谢，谢谢！”

4月28日，粟裕、钟期光率领从十几个单位抽调的500多名指战员组成的先遣队，在潜口誓师东进。临行前，军分会秘书长李一氓派来电台台长江如枝和机要员何凤山等随粟裕行动。叶挺、项英、张云逸等首长和各支队的领导都赶来欢送先遣支队出征。陈毅作了动员后，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叶挺见跟随粟裕的机要员何凤山没有武器，就解下自己心爱的左轮手枪递给他，深情地叮嘱道：“小鬼，你任何时候，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首长身边。千万！千万！”说完，紧紧握住粟裕的手说：“再见吧，粟裕同志，祝你马到成功！”

粟裕告别了首长和战友，指挥部队日夜兼程，向苏南敌后挺进，于5月中旬来到了苏南。

初夏的江南，正值梅雨季节，整天云幕低垂，细雨霏霏。一天早上，部队刚到宿营地，指战员们都围在火堆旁烘烤衣服。电台台长江如枝前来报告：“司令员，军部来电。”粟裕连忙接过电报，看完后转身递给了钟期

光说：“陈毅同志率一支队主力于6月1日向东挺进，3日夜间越过宣城、菟湖铁路进入高淳境内。”



进军中的新四军队伍

粟裕和钟期光商量了一会，然后说：“你带部队继续前进，我现在就去接陈毅同志。”说完，立即穿上湿漉漉的军装，扎上皮带，带上警卫员向高淳奔去。粟裕走了几十里的泥泞小路，来到一支队的司令部，向陈毅同志介绍了江南敌我态势及友军方面的情况。

当晚，陈毅率一支队随粟裕进至深水新桥地区，与钟期光带来的先遣支队会合了。粟裕和陈毅连夜商定：陈毅率一支队司令部和二团去茅山地区；一团赴江宁、当涂、溧水地区。粟裕带领先遣支队警卫班、侦察班和从一支队挑选出来的部分干部、战士共100多人，开赴

沪宁铁路一线，执行破袭铁路和伏击日军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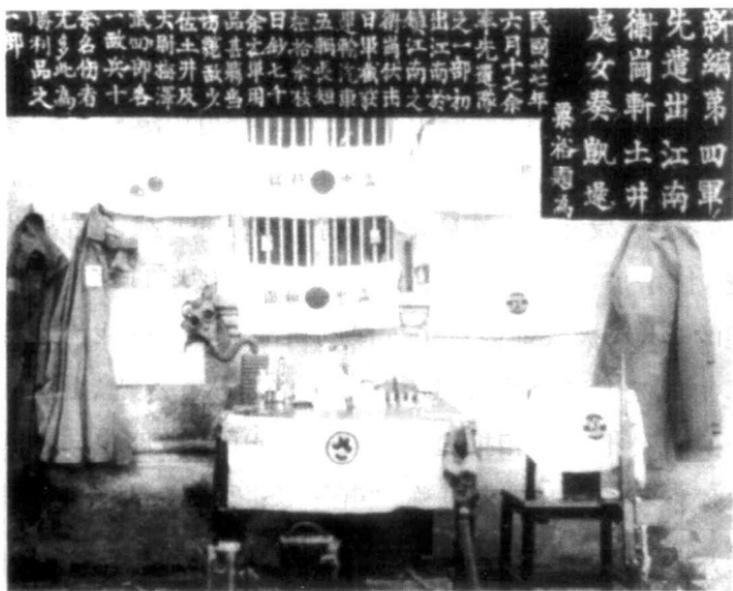
粟裕带领部队，顶风冒雨经过两夜的急行军，于6月15日夜抵达南京至镇江间的下蜀镇附近，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破坏了下蜀车站附近的铁路和电线，而后连夜撤到东昌街东北的亭子村。

亭子村是个小山村，坐落在半山坡上，周围林木葱葱，幽静隐蔽。下午，粟裕在村边一片竹林里召开了干部会。粟裕在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后提出：“根据多次侦察发现，公路上每天都有大约五六十辆日本军车经过，车上一般都没有什么戒备。我决定今天子夜在镇江以南约20里处的卫岗附近伏击敌人的车队。这是我们挺进江南后的第一仗，必须打好。只有初战取胜，才能树立我军的威信，扩大我军的影响。”接着他又进行了具体布置，最后宣布副官处主任陈何龙带电台和勤杂人员留下隐蔽待命，他自己挑选了八九十名精干的战斗人员去执行伏击任务。

第二天凌晨，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粟裕带领部队冒雨向预定的伏击地点急进，拂晓前进入了卫岗以南的赣船山口。雨越下越大，指战员们的衣服早已全部湿透了。粟裕进行了简短的动员，派出少数人员担任警戒，指挥大部分人员进入伏击阵地。这一带地形险

要，公路两侧山峦绵延起伏，公路蜿蜒于山峦之间。

上午8时，从镇江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不一会儿，几辆汽车转过山隘，驶进了伏击圈。粟裕大喊一声：“打！”一阵齐射，走在最前面的一辆卡车歪歪扭扭地撞到了路边的岩石上。后面的一辆卧车和三辆卡车也相继瘫在了弥漫的硝烟之中。残敌蜂拥下车进行反击。粟裕冲下山坡，指挥战士们奋勇拼杀。突然，一个日军大尉从路旁的水沟中猛地跳出，举起战刀疯狂地向粟裕砍来。警卫员眼急手快，“砰、砰”两枪，那个家伙一个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部队在卫岗战斗中缴获的部分战利品

趑趄，栽到沟里去了。

一场干净利落的伏击战胜利结束了。这一仗，击毁敌人汽车 5 辆，打死打伤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好几十人，缴获长短枪十多支，日钞 7000 多元，还有日军军旗、战刀及车上的大批军需物资。

战斗结束后，粟裕率领部队向东南方向疾驰，在白虎镇地区与钟期光带领的大部队和陈何龙带领的电台和勤杂人员会合。先遣支队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粟裕得知陈毅率一支队已于前两天到达距白虎镇 15 里的宝堰地区，当晚就赶到陈毅的司令部，向陈毅报告了战斗的情况。陈毅听完粟裕的汇报后连连说：“打得好 打得好！”随即吟道：“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这次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战。首战告捷，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此战为新四军主力挺进江南敌后造成了“先声夺人”之势。上海等地的各种报刊竞相报道，就连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向新四军颁发了嘉奖电，来电称：“叶军长所属粟部 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粟裕率部完成了东进战略侦察任务，先遣支队随之

撤销，部队仍分别回归原建制。粟裕于6月下旬带领二支队抽调的干部战士，赶到了当涂马家桥二支队的司令部。随后，粟裕带领部队在江南的广大地区深入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的热潮。于8月26日指挥3团粉碎了日军向小丹阳等地的八路进攻；9月中旬又指挥4团与日军激战于青山和黄池，粉碎了敌人的四路进攻。还指挥部队先后袭击了南京近郊的麒麟门、秣陵关、大校场机场，搞得敌人草木皆兵，惊魂不定。

1939年1月 为了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争取更主动的局面 粟裕指挥部队袭击了安徽芜湖机场外围的官陡门据点。

1月18日清晨 粟裕作了简短的动员 部队就轻装出发了。狂暴的北风裹着雨点从丹阳湖边阵阵袭来，冰霜覆盖的地面踏出了一条斑斓蜿蜒的路痕。19日晚 粟裕指挥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渡过丹阳湖，于凌晨到距官陡门近80里的预定隐蔽集结地，整装待命。

当晚8时，到达亭头镇附近，粟裕命令部分队伍从南、北两面向青山和黄池的两个敌人据点逼进，以掩护突击部队的安全，其余部队继续搜索前进。

21日凌晨4时，部队到达了距官陡门约4里路的王石桥。粟裕命令主力部队随他过桥绕道向东攻击，另一

部沿河东岸北进，进行夹击。当粟裕带领部队接近铁丝网、距敌人还有不到30米的地方，正要排除障碍接近敌人时，敌人的警铃响了。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出击。顿时，各种兵器齐发，火光四起。接着，东岸部队的机枪也打响了。部队冲进据点，消灭了隐蔽部里的几十个日伪军。大家继续追歼残敌，冲到了河边，夺取了小木桥，占领了伪军的指挥部，最后将敌人全部消灭。

从攻击开始到解决战斗，一共用了38分钟，消灭敌人300余人。当部队押着俘虏、携带战利品胜利返回时，沿途的群众敲锣打鼓欢庆新四军又打了一次胜仗。



1939年1月，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奔袭芜湖机场外围据点官陡门，半小时内全歼该据点夏明才部。这是部分参战人员战后的合影。

1939年11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四军军部决定将第一、二支队的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命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统一指挥新四军在苏南的各个部队和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及其他地方武装。

此后，粟裕积极协助陈毅指挥部队驰骋江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绩，使粟裕威名大扬，江南人民称赞粟裕及其部队为“天兵天将”。

黄桥大败韩德勤

1939年11月，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他们在坚持江南抗战、完成东进淞沪任务的同时，先后派出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北渡长江，在扬州、天长、六合、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1940年6月，蒋介石命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等人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向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各部进逼。7月，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粟裕奉命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所属主力渡过运河，越过沪宁线，顺利到达长江北岸的塘头地区。

7月下旬，进入江北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仍然担任正副指挥。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九个团，共七千余人。为了打开苏北的抗战局面，粟裕和陈毅作出了东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决定。经过一系列与日伪

军的战斗，1940年8月，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初俱规模。



1940年 粟裕（右一）陈毅（右二）
在苏北黄桥战役前夕

堡垒政策，步步为营，企图将陈毅、粟裕所部压制到江边一带消灭。他还命令张少华的保安第九旅进驻姜堰，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来源。陈毅、粟裕决定出其不意兵分两路攻姜堰。9月13日发起攻击 粟裕挑选优

正当我军展开对敌作战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却调集重兵，准备南犯，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陈毅、粟裕决定诱敌深入，进行分割围歼，首战告捷。

韩德勤损兵折将后，改变了手法，采

秀战士组成了两个排的“勇敢队”战斗中，“勇敢队”自镇东北突入，并用橡皮裹着马刀把子，奋力砍开铁丝网，从碉垒的夹缝中猛插进去，首先端掉了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灭守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张少华只带了少数残部逃窜江南。

此时，陈毅、粟裕再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韩德勤却提出以新四军退出姜堰为条件，实现停战。韩德勤以为新四军决不会退出姜堰，如不退出，他就可以此为借口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为争取停战，团结抗日，陈毅、粟裕同意了韩德勤提出的条件，此招大出韩德勤意外。

9月30日，陈毅、粟裕率部撤出姜堰，交由李明扬、陈泰运部接防。新四军的这一行动，使李明扬、陈泰运十分感动，而韩德勤却一无所获，从而加深了韩德勤与李明扬、陈泰运之间的矛盾，并且得到了苏北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欢迎。

蒋介石深知苏中战略地位的重要，他命令安徽李品仙的部队从速东开，配合韩德勤行动，命令江南冷欣部积极予以策应。

而韩德勤虽在姜堰挨了点教训，但元气并未大伤。

于是，他集中 10 万余众，从各个方向奔着黄桥杀将过来。韩德勤叫嚣：“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前线总指挥李守维也大放厥词：“我十万之众进击，压也把陈毅、粟裕压扁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陈毅和粟裕清醒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争夺黄桥之战，将是新四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和恶战。黄桥地处靖江、如皋、海安、泰兴、泰县的中心，北面是通扬河，南面是长江，西面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运河，周围有不少日军的据点，如果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向南可控制南通、海门、如皋、启东等地，进而与江南我军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同时还可切断大江南北国民党顽固派的联系。如果失掉黄桥，新四军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对民心、士气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这一仗必须打，而且一定要打好。

顽军重兵压境，决战迫在眉睫。粟裕和陈毅从姜堰返回黄桥后，立即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研究了作战部署。在会议上，粟裕分析了韩德勤敌军的优劣之所在，同时也指出了我军的不利之处，指出：“鉴于以上情况，这次作战的方法，我考虑要用些反常规的方法。”

接着粟裕部署兵力，命一纵叶飞率所部先打强敌翁

达的独立6旅。先歼强敌 这的确一反常规 粟裕的理由是：“第一，这是一着奇兵，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第二，二李和陈泰运虽然已表示中立，但在韩德勤大军向我进逼的形势下，他们能否保持中立，目前还很难下结论，如果我们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二李、



参加黄桥反顽战役的部队

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第三，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第四，该旅是韩嫡系主力，如果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

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妄动。所以首战歼灭翁达旅是这次战役的关键。”

粟裕接着说：“根据这个情况，决定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会场大哗，1000多人守得住黄桥吗？但陈毅支持粟裕继续往下说。“这么点人守黄桥的确是少了些。”粟裕微微一笑，“不过，如果我们在西、南两个方向不派部队，只要伙夫去警戒，部队还少不少？”

“还是少！”一位参谋脱口而出。“如果我们在北门也不派部队，只放一个班呢？全部部队都集中守东门一线，还少不少？”粟裕追问道。在场的人都被粟裕超群的胆略怔住了，这样用兵真是太绝了。

部队指挥员们统一了认识，决策很快制定出来，决定由陶勇率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由叶飞、王必成分别率第一、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横巷桥一带，待机出击。陈毅的指挥部设在严徐庄，粟裕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黄桥，实施战场指挥。

10月1日，各路顽军齐头并进。粟裕命令第一纵队以一部兵力担任正面的钳制，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掩护主力集结。这次韩德勤出师不利，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行动十分困难，百十来里路走了三天。3日下午雨

过天晴，顽军分兵八路，直扑黄桥。

粟裕的指挥部设在黄桥东门的一个隐蔽所内。粟裕指挥各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以后，与陶勇在指挥部内等待着顽军的到来。下午3时，据侦察报告，顽军独立第6旅的前锋距黄桥只有五六里了。为了判明情况，把握有利的出击时机，粟裕走出隐蔽所，登上高处，用望远镜向北面仔细观察着。当他看到顽军的先头部队距黄桥只有5里左右时，打电话征得陈毅同意后，立即命令部队出击。

粟裕命令第一纵队实行四路突击，猛插敌阵，将顽军独立第6旅拦腰斩成几段，首先打击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到其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顽军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战况报来，粟裕内心一阵喜悦。翁达旅被歼灭后，粟裕把指挥的重心放在了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他告诫陶勇：“估计第89军33师的先头部队不久就会进到这里，这里一定要守住，否则就没戏唱了。我们拖住黄桥之敌，到时候前后夹击，即可将33师歼灭。那样，李守维的军部和第117师也就成为了瓮中之鳖了。”

顽军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

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攻击，守备部队的防御工事大部被摧毁。突然有人来报，东北方面围墙被打塌，部队伤亡很大，情况异常紧急。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反击，硬是把突进来的顽军第33师一部杀了出去。第一、二纵队两路夹击，将33师和349旅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以东地区。正当围歼战激烈进行的时候，陶勇又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杀了出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顽军第33师主力于小二房庄。敌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



这是参加黄桥反顽战役的部队（骑马第一人陈毅，骑兵第二人粟裕）

林等被活捉。

歼灭了 33 师以后，粟裕指挥部队全力围攻进至野屋基村附近的第 89 军军部及第 349 旅。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到 6 日凌晨，敌第 89 军军部已被彻底歼灭，军长李守维妄图渡河逃窜，被淹死在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极度混乱。但第 349 旅仍在顽抗。战士们端起刺刀，冲进敌阵，两支队伍混杂在一起，开始了殊死的搏斗。经过多次白刃格斗，最终将其大部歼灭，余部全都缴械投降了。

新四军大获全胜，歼敌计 1.1 万余人。敌军主力全军覆没，韩德勤率千余残部败逃兴化，从此一蹶不振，永远从苏北的政治舞上消失了。黄桥大捷是新四军战史的空前胜利，毛泽东将其与百团大战一起称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性标志。

爱情之花

1938年下半年，当日寇集中兵力向华中地区大举进犯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却仓皇而逃。面对严峻的时局，东南各省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爱国男女学生纷纷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参军报国。叶挺军长指示把这些男女青年学生送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

1939年春天，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来到教导总队，准备挑选几个德才兼备的男女学员，将来到部队机关去工作。当时，梁国斌给粟裕介绍道：“教导总队第八队有个名叫詹永珠（楚青当时名叫詹永珠）的姑娘，聪明伶俐，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不久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劝你找她谈谈为好。”粟裕当即同意了。梁国斌让指导员王仪通知楚青当天下午前来教导总队部谈话。

楚青来到新四军教导总队部，梁国斌对她说：“二支队粟裕副司令员现在东边房间里，他找你有事。”楚青推门进去，见到一位身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一身朴素的灰军装，打着绑腿，满含着英雄气概的军人。粟裕见

楚青走过来，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说：“快坐！快坐！”楚青坐了下来。粟裕的视线落在她的脸上，并没有介绍他找她谈话的意图，而是用温和的声音说：“我听教导总队部的同志介绍，你在八队表现很好，军政都获得好成绩。”

“这是学校的教育，同志们帮助的结果。”楚青面带微笑

地答道。她在猜测着这位前线指挥员找自己干什么？莫非前方工作需要干部了？而粟裕却像谈家常一样向她提问了：“詹永珠同志，你家住哪里，在哪个学校读书呀？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

楚青讲了自己是扬州人，以后又怎样到了上海，再辗转到了皖南，参加了新四军。粟裕认真听着，赞扬



抗日战争初期的粟裕

了她的革命行动然后接着又问：“你的爱好是什么？”楚青回答：“我爱看书。”你看过什么书呢？”楚青思考着说：“我看过巴金的《家》、《春》、鲁迅的《彷徨》、《呐喊》，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看来，你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女子，读书也很用功！”粟裕温和而又亲切地说：“不，我在学校里读书时也喜欢玩。”楚青答道。

粟裕点了点头，最后问道：“你打算在教导总队学习结束以后干什么工作呢？”楚青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到前线部队去打仗，或者当一位女侦察员。”粟裕亲切地说：“很好，每个新四军官兵都应当想到随时随地参加战斗，消灭敌人，保卫祖国，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楚青点了点头，之后站起来，敬了个军礼，走出门去了。

如今，粟裕年龄已经 32 岁了，应该解决婚姻问题了。自从他与楚青谈话后，就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她思想进步，文静利落，聪明能干，是一枝开放在硝烟中的红花。

粟裕返回新四军第二支队，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时，楚青由教导总队调到速记班。一天，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前往新四军教导总队办事。临行前，粟裕把一封写好的信件交给了王集成，说：“请你把我的这封写好的信送到教导总队速记班詹永珠同志手里！”王集成翻

山越岭，来到教导总队驻地，派人去找楚青。

楚青来到队部，王集成一边给她信，一边高兴地说：“詹永珠同志，你要感谢我呀，我给你带来粟裕同志的信！”楚青接过信，一看果然是粟裕写的，当面拆开，发现信纸里夹着粟裕的一张近照。信上写道：“詹永珠同志，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不见面了。自从上次长谈之后，你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内心讲，我很喜欢你，不是由于别人的强迫，也不是虚荣的动机，而是一个新四军指挥员对一个真正的女战士忠诚的爱。”

楚青看着信，一时脸色大变，猛地她把信和粟裕的近照撕成了碎片，扔了。她认为这位新四军将领不该向一位小姑娘求爱，她拿定主意，以后再不见粟裕的面。这使王集成感到十分尴尬，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解释这件事，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的小姑娘会如此对待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粟裕！

后来，王集成把此事的经过告诉给粟裕，这自然使他难受，但并没有扑灭粟裕心中的爱情之火。他对王集成说：“爱情，首先是情感。它对一些人是宽容的，对另一些人是严厉的，我是属于后一种人。即便是楚青不愿与我谈恋爱，我也无法去责怪楚青，因为楚青有选择的自由呀！”

转眼到了初冬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了。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不久，楚青从新四军速记班毕业了，被组织上分配到江南指挥部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速记员。当时，楚青最怕与粟裕见面，担心粟裕再



1940年，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在皖南合影。前排左起：周子昆、袁国平、叶挺、陈毅、粟裕

次向她求爱，或者报复她上次撕信之事。不见面是不可能的，粟裕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天天带领机关的干部、战士出早操，怎能不见面呢？粟裕有他的宽阔胸怀，他仍然像过去那样爱着楚青。

一天 粟裕把楚青叫到他的办公室 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工作近况，再次表明了他对她的爱慕之情。楚青沉着而冷静地把早已想好的话说出来“首长，我对你的为人和指挥才能，内心是尊重的。可是由于我的年龄小，对谈恋爱没有兴趣。我经常想，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许多多父老兄弟姐妹死在日本鬼子的刀枪下，我们活着的人绝不能考虑自己的生活小事，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追求和痛苦 要为他们报仇！”她的语气 显示出她与众不同的性格。

“楚青同志 我们应该记住烈士的遗愿 像他们那样奋斗下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生活总是发展的，我们抗战的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认为凡是有男女的地方 总会产生爱情的，‘爱情之中高尚的成分不亚于温柔的成分，使人向上的力量不亚于使人萎靡的力量，有时还能激发别的美德’。作为一个革命者，关键是应该摆正革命与恋爱的位置。我请你再考虑一下，最好我俩能交个朋友，以后互相体谅，互相照顾 互相帮助 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粟裕的话语使楚青很感动。她没想到，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的感情是这样真挚。她沉默了一小会，低头回答：“首长 虽然你是一番好意 可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

个问题 是不是以后再回答你。”你慎重考虑吧 我耐心等待你，一年 两年 三年都行！”粟裕郑重地说。楚青漂亮的脸庞上浮起一层红晕。她站起来打了个军礼，说：“首长 那我走了。”好的。”粟裕把她送到门外。

陈毅为粟裕的婚事着急了。有回研究完作战方案，陈毅问粟裕：“你最近谈得怎么样 我总觉得那个女孩子年龄太小了 她不懂得什么爱情！”是啊 你说对了。最近毫无进展”粟裕显得有些沮丧。“那就干脆另换一个漂亮的吧 我等着喝喜酒哩！”

“陈司令 不行啊 我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忠贞不贰。我把她挂在自己心上，很可能短时间内不能被她理解，甚至产生误会。但这不要紧，只要出于真心的爱就是有价值的 往往坚持下去 是会被理解的。”

“我看你的恋爱观念和你指挥打仗一样，认准了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你这种滴水穿石的精神，就是真正的爱情！”粟裕有些不好意思：“你过奖了 我还是缺少男子汉谈情说爱的魅力。”陈毅哈哈一笑说：“有时我想 何必等哩 要是鬼子突然扫荡我们江南指挥部 你背起那个女娃子就跑，这婚事就一锤子定音了！”陈毅的一句笑话，把平素不苟言笑的粟裕逗笑了。

有一天，楚青看到粟裕耳侧的伤疤，就问他怎么负

伤了？他说：“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的战斗中，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排长说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拼命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



1941年12月26日 粟裕同楚青在苏中结婚

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起义队伍在大庾整编为九个连，我由班长升为连指导员。”

谈着谈着，粟裕又把话题扯到婚姻上，他诚恳地说：“楚青同志，大时代的女子是革命的，是工作的，是为大众谋利益的，而不是单纯为了生儿育女的。女子应有其独立的人格，更应有其培养人格的场合和环境。我们结婚后，我会尊重你的独立人格的，你放心好了。”楚青仔细听着，甜甜地笑了。

粟裕眼里闪动着一束奇异的光彩，他无法压抑心头幸福的冲动，紧紧握着楚青一双柔软的手，近似喃喃地说：“好姑娘，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终于被你理解了。好姑娘，我看咱们还是结婚吧！”楚青点了点头，表示同意。1941年12月26日，粟裕与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指挥苏中军民抗击日伪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粟裕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下辖3个旅由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改编而成。第一旅旅长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该师主要在苏中地区活动。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2.3万多平方公里，有800多万人口。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苏中根据地是华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东部前哨，又是向苏浙皖边区和闽浙赣边区发展的依托。苏中毗邻国际大都市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连接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桥梁，而且新四军在苏中所能控制

的人力、财力在华中各战略区中占首位。所以，苏中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成为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军和新四军等三方面的必争之地。这决定了未来的斗争将是极其尖锐和复杂的。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任令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十八日於延安）

茲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所屬各師之軍政負責人如下：

- 1、粟裕為新四軍第一師師長，為文島政治委員，鍾期先為政治部主任。
- 2、張靈甫為新四軍第二師師長，顧炳輝為政治委員，鄭維三為政治部主任。
- 3、黃克誠為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張炳發為政治委員，吳文玉為政治部主任。
- 4、許世英為新四軍第四師師長，戴寄俊為政治委員，雷振東為政治部主任。
- 5、李先念為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曾魯為政治委員，任贊斌為政治部主任。
- 6、廖耀林為新四軍第六師師長，並暫任政治委員。
- 7、魏邦平為新四軍第七師師長，曾希忠為政治委員。

1941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委任令

2月13日，李长江在泰州率部公开投敌，所属部队编成伪第一集团军，李长江就任总司令。2月18日，陈毅、刘少奇颁布讨逆令，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速率所部歼灭李逆”。当天，粟裕发起讨逆战役，兵分三路出击，

19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堡、苏陈庄。20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一师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3000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日军为援救李长江残部，分别由扬州、高邮、如皋等地出动，乘虚占据了海安、东台，并向泰州急进，开始对粟裕所部进行“扫荡”。为了争取主动，粟裕随即率领部队撤出泰州，转入敌后，投入了反“扫荡”作战。



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时的粟裕

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建立苏中军区、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署，粟裕担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此后，粟裕指挥苏中地区部队向日伪军展开猛烈的攻势，连续作战半个月，收复了黄桥，拔掉了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等据点，还活捉了泰州日军城防司令，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7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扫荡”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和阜宁地区，企图歼灭新四军领导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为配合盐阜地区军民反“扫荡”作战，粟裕指挥一师主力在苏中地区向正面之敌发动了攻势，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等地区十几个日伪军据点，围困泰州、姜堰，相继攻克了蒋垛、黄桥、古溪等地，歼灭敌人400多人。同时破坏交通，造成敌人后勤运输的极大困难，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伪军，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惊恐万状。

同时，粟裕率部在苏中区积极地展开攻势，策应了第三师和盐城的反“扫荡”，保卫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南大门。日寇痛感苏中区抗日军民的威胁，不得不暂时放弃摧毁我新四军军部的企图，转而南下寻歼苏中新四军主力部队，企图首先控制苏中。粟裕以苏中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作为根据地的基本区，领着部队在这里打

游击 天天逗着敌人“藏猫猫”趁即便打它一下，打得敌人叫苦不迭。

有一次，粟裕率七团行军至六甲镇北面的范公堤上，稍作休整，突然侦察参谋来报告：海面上发现敌人的几艘大帆船，还有汽艇，在急速向范公堤开进。与此同时，六甲镇据点的敌人，集结了三四百名，也有出来骚扰的征兆，西北方向的大同镇，敌人也增加了 200 多名粟裕思忖片刻，断定这是敌人想从水陆两面合围我军，于是马上进行了战斗部署。

当海面敌军靠岸后，粟裕带领部队凭着坚固的范公堤向敌攻击，敌人在海滩上没有屏障，活活挨打。当粟裕得知大同镇、六甲镇的敌人已经出动时，下令部队向海滩集中火力扫射一阵，随后粟裕挥手说“撤！”全团悄然离开范公堤，直奔三门闸方向。

天黑以后，六甲镇的敌人赶到了范公堤。但堤上空空如也，不见了粟裕他们的影子，漆黑中只见海滩上面有队伍在蠕动，蜗牛似地向堤上爬，快爬到堤上时，突然向堤上开起火来。六甲镇敌人以为这是新四军故意隐藏在下面，要打他们的埋伏，于是也不甘示弱，迅速还击。而这时粟裕带领七团，早已过了三门闸。

新四军刚过三门闸，大同镇的敌人就悄悄地进入到

三门闸南端范公堤的两侧，他们听到范公堤上激烈的机枪声、手榴弹声，以为新四军被他们水陆两路部队包围了于是他们埋伏下来，等着伏击突围的新四军。而范公堤上，六甲镇和海滩上的敌人误斗了半个多小时，大有不把对方消灭掉谁也不肯停火之势，直到双方都遭到很大伤亡，指挥官怒骂着，一声声威逼士兵向前冲，堤上堤下的敌人才明白过来，又上了粟裕的一次大当。敌人打得两败俱伤，非常恼火，两部合一，直奔三门闸欲追击新四军。

大同镇的敌人发现有人向三门闸走来，误以为是新四军退了下来，满心欢喜，等这队人马进入伏击圈，所有武器一齐开火，突然发起了冲击，双方一阵激战。日军高叫：“唔，新四军，快快的缴枪！”被打的敌人一听，恍然大悟，又被自己人咬了一口，真是打落牙往肚里咽，有苦说不出。

三路敌军死的死，伤的伤，气急败坏，互相指责。他们不知道新四军到底在什么地方，准备玩什么把戏，无心再往前追赶了，连忙缩进了附近的据点三门闸。

粟裕把七团分成一个个游击组，东游西击地活动，闹得敌人躲在三门闸内整夜未眠。夫明了，各路敌人才抬着死尸，耷拉着脑袋，各自撤回原来的据点。

在这一时期，粟裕组织指挥了七次争夺三仓和五次争夺丰利的战斗，仅1941年1月至11月就作战334次，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俘虏3890人，挫败了敌人全面伪化苏中的企图。

1942年夏天，日伪军又开始对苏中地区进行分区“清剿”，企图歼灭新四军一师主力，变苏中根据地为其占领区。粟裕针对敌人“清剿”作战的特点，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民兵就地坚持，指挥主力部队实行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敌人，经过半年的艰苦作战，连续粉碎了敌人频繁的“扫荡”和残酷的“清剿”，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阶段，坚持和巩固了苏中根据地。

1943年，粟裕领导和指挥苏中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侦察到的情报，新年伊始，粟裕组织苏中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人认真讨论了斗争的方针和原则。接着，向全区军民发布了反“清乡”的紧急动员令。

4月初，日军第61师团长小林信男担任苏北“清乡”地区的最高指挥官。4月中旬，各个据点的日伪军倾巢出动，采取梳蓖拉网战术进行“清乡”。在“清乡”区周围，敌人构筑了长达400多里的竹篱笆封锁线，沿线构筑碉堡，派兵把守。粟裕领导苏中军民开展多种形式的

斗争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斗争持续了9个月，共歼灭日伪军2400余人，争取伪军1700余人投诚反正；摧毁日军据点49处，碉堡200余座。



新四军部队“迎接1944年 积蓄力量 准备反攻。”

1944年2月，粟裕在他的住所里，对前来拜访的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说：“我们一直强调‘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眼下苏联红军快把德国鬼子逐出国境，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正加强反攻，小日本的日子不好过，正在作垂死挣扎，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抓住时机，应把领导重心从坚持为主，转到发展为主。”

“是到了反攻的时候了。陈丕显赞同道：“可我们从哪儿开始好呢？”他探询地望着粟裕。“你来！”粟裕站起身来，走到军用地图前，指着一块地方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打一个大仗？”车桥？”陈丕显反问道，有点惊讶。“对车桥。”粟裕肯定地点了点头。

“在这儿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敌人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陈丕显问。“日军现在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太大。”粟裕肯定地说。

过了几天，在苏中军区作战会议上，粟裕讲出了自己的思路：“大家都知道，车桥镇离淮安县城40多里，它南面是苏中的水网地区，北面是苏北平原，向西过了运河、洪泽湖就是淮北、淮南平原，是我们新四军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四块根据地的交界处。原来顽军韩德勤部盘踞在那里时，就构筑有十分坚固的防御工事，日伪占领后，又新构筑了许多明碉暗堡。”接着，粟裕走到地图旁边，指着图上的车桥一带说：“车桥连接河镇、泾口一线的其他日伪据点，北连淮阴、淮安，南接宝应，将几块抗日根据地分割封锁。同时，它与沙沟、兴化城的日伪据点相呼应，使我们苏中的一、二分区之间的联系十

分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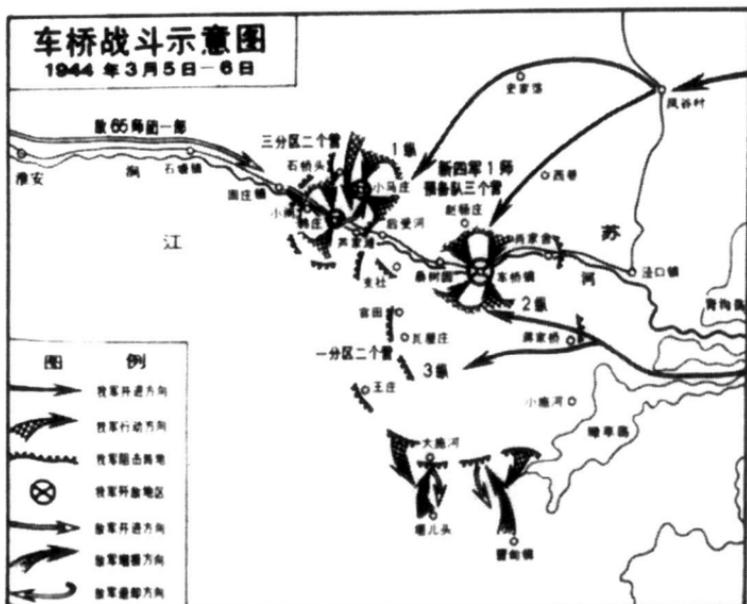
粟裕回到了座位上继续说道：“敌人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们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就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就像奇袭官陡门一样，必能收到出奇制胜之效。只要打下了车桥，我们的发展余地就大多了。下面，请叶飞同志具体介绍一下车桥及其附近的情况。”

叶飞详细地介绍了关于车桥及其附近的敌情及侦察情况以后说：“车桥深沟高垒，防守严密，攻打车桥将是一场硬仗。但是，敌人所占据点之间空隙较大，又是日军第64师团和65师团的结合部，两部之间的协同不便，这对我军进攻是比较有利的。我军可以楔入其结合部，对车桥、泾口之敌发起强大的攻势，然后向曹甸发展。”

在参加会议人员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粟裕和叶飞确定采取攻点打援的方法。粟裕强调说：“这次战役我们必须以重兵打援，要狠狠地打，才能确保整个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由叶飞同志负责具体指挥。”最后，叶飞作了具体的任务分配和兵力部署。

3月4日夜，月明如昼，守车桥的伪军忽然看见月光下影影绰绰，在灌木林中，在小桥边，在城门附近有人

影蹿动，瞬间从小流汇成巨浪，又如决堤的洪水涌进了镇里。伪军才明白，新四军打来了。



车桥战斗示意图

1时50分 战斗打响了。担任主攻车桥的部队避开敌人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掩护下 突击队越过壕沟 架起云梯，一举突入了车桥镇。到上午9时 全歼伪军一个大队 并将日军压缩于核心工事内。

我军对车桥的进攻 震惊了周围的日军。淮阴、淮

安等各大据点的日军急忙赶来增援。由 500 多名日军和数百名伪军组成的增援部队，乘着汽车，拖着大炮，分两批滚滚而来。在我打援部队的围歼下，下午 4 时左右，敌人大势已去，虽然他们仍作负隅顽抗，但到了晚上 11 时左右，韩庄已听不到枪声。庄里庄外燃起一片大火，弹尽的敌人挥着指挥刀和刺刀沿街奔逃，战士们则四处追逐，高喊着：“站住！”“缴枪不杀！”刺刀、枪柄的撞击声与呐喊声混成一片，不绝于耳。

正当韩庄的白刃战进行之际，草荡东侧出现了一簇簇火光。一股敌人狗急跳墙，涉过草荡向东窜去！一、三、四营便与聚集在草荡边上的敌人展开了激战，把敌人截成了三段。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援军基本被歼灭，车桥的日军残部也基本被解决。新四军则乘胜前进，相继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尖、张家桥、蛤拖沟等日伪军据点 12 处。淮安、宝应以东纵横百余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苏中、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随即连成一片。

车桥大捷，振奋人心，共摧毁日伪军碉堡 50 余座，歼灭日军三泽大佐以下 460 余人，歼灭伪军 480 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创造了华中地区新四军歼灭战的范例。

毛泽东称赞粟裕“打的好！”

1944年战争形势急剧变化，日军收缩至东南沿海各省，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无心坚决抵抗，在东南地区一溃千里，为争取我党我军在战略反攻时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以南下为主，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粟裕请命南进。

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华中局并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统一整编了苏浙的部队，他的工作就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粟裕认为，苏、浙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带，沿海还是英美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域，敌顽都想占领该地区。新四军同苏、浙敌后的发展，实际上形成了敌顽我三种力量在这一地区的争夺，而这种三角斗争是错综复杂、尖锐微妙的。敌顽之间是既矛盾斗争，又默契反共，甚至

公然勾结。他们既想制服对方，又都想借刀杀人，打击和消灭新四军。新四军既要打击日伪，又要警惕敌顽的反共阴谋，特别要防止敌顽对新四军的夹击，在斗争中必须充分注意和掌握敌顽之间的矛盾。

日伪军占领着南京、上海、芜湖、杭州、宁波等重要



1944年任苏浙军区司令员的粟裕

城市 and 几乎所有城镇，但已处末路，难以主动出击。而国民党第三战区，处于我军向东南敌后发展方向的西侧。长期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制造皖南事变后仍把主要矛头对准新四军 拥兵30

多万与日伪狼狈为奸，甚至提出“变匪区为沦陷区”，“宁可让与日本，不可让与匪军”的策略。当日寇进攻浙赣线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虽不断后撤，却在天目山留有重兵。显然，其目的是欲同新四军在东南进行争夺。

粟裕得出结论：新四军挺进苏、浙敌后，必将遇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全力阻挠，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正规军。为了全力迅速向敌后进军，新四军应力求避免同顽军纠缠和正面冲突。仗肯定要打！要在什么地方打呢？粟裕又进一步思索。杭州西北的天目山脉是浙西的脊梁，东北西南走向，群峰叠峦，竹木茂盛，山势险峻。东西天目山主峰均高达1500米左右，支脉绵延莫干山、昱岭、百丈峰等山脉，是浙西的战略要地。新四军要想打开浙西局面，其关键就在于控制天目山。但顽军既置重兵于天目山，新四军就不可避免要与之恶战一场，战场将在孝丰地区。而且由于顽区纵深大，后备力量雄厚，作战将不止一次。

综合以上情况，粟裕形成了具体部署方案：第一纵队进入浙西安吉、递铺以东，占领武康、德海及余杭以北地区，用一周时间肃清该地区之土匪，并开展地方工作。尔后即以该地区为基础派小部武装向东深入杭嘉湖

地区，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系。向南进至富春江区游击，以便与金支队打通联系。这个方案虽然发展缓慢，但较稳妥而且有把握，且可以进一步摸清敌情，为以后的战略布署作准备。

2月中旬 敌第三战区陶广部奉顾祝同之命 率5个团的兵力在广德以南向苏浙新四军第三纵队七支队突然进攻，打算以五比一的优势兵力消灭我七支队，进而切断挺进天目山之新四军的退路。粟裕自南渡以来这是第二次与国民党正规军的交手，他想通过这一仗对浙西的国民党军有一个切实的了解。

新四军七支队遭顽军主力袭击后 奋起反击 最终击退了敌人4天的猛烈攻击。此时 敌62师则正向七支队后侧迂回，企图截断七支队的归路。粟裕早已料到敌人的这一招，即令第八、九支队投入战斗，使顽军的企图不能得逞。又抽调第一纵队主力越过莫干山，切断战场上的顽军向孝丰和天目山区的退路，协同第三纵队作战。

激战5日后 我军击垮顽敌 解放了孝丰县城。第一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顽军1700余人 缴获迫击炮3门 重机枪12挺 轻机枪30余挺 步枪600余支。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初战告捷 我军士气大增，

而顽军则从骄横轻敌转为闻风丧胆。

2月底，顽军前敌总指挥陶广接到顾祝同密令加紧部署，准备在孝丰附近围歼新四军，防止新四军打通海北和浙东，以天目山作根据地。他调集第192师、第52师以及忠义救国军部队共12个团，以第28军军长陶柳为前线总指挥，在忠义救国军的协同下，兵分四路，从西、南、东三面呈马蹄形向孝丰分进合击。

针对这一形势，粟裕嘱咐部下：“我们的方针是以各个击破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任凭它几路来，我只打一路，集中兵力，攥成一个拳头，砸向顽敌，主要目标为歼灭第52师的第156团和忠救军主力。”

3月3日，顽军发起进攻。随后的两天里，守备部队与敌在孝丰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许多阵地反复拉锯。6日晚，各守备部队击溃了第52师的进攻。7日晚，粟裕率部全线出击，歼敌52师、192师各一部。忠义救国军见势不妙，慌忙逃窜。10日，顽军各部纷纷南撤。3月底，敌人放弃了临安，逃向西南方向。这样，我军后发制人，各个击破，以少胜多，歼敌团长以下1700余人，完全控制了天目山。

5月中旬，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一旦抗战胜利，浙西就成了国民党抢夺京沪杭的通道，

怎能容下新四军在此立足呢？蒋介石急于独吞胜利果实，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集中必胜兵力 统一指挥 迅速剿灭”“断其后路，一鼓歼灭”，妄图一举歼灭天目山的新四军。



苏浙军区部队一部反击顽军的进攻

有了两次损兵折将的经历，顾祝同、上官云相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在这次下了更大的赌注。上官云相亲任总指挥，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代替陶广任前敌总指挥，调集主力14个师，兵分三路企图包抄新四军。国民党军吸取历次惨败的教训，不敢分兵，不敢突出，也不敢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齐头缓进，让新四军无法分割包围，企图用优势兵力，迫使新四军决战。粟裕经

过反复思索，最终确定这次作战的原则：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敌一路。

5月28日，三路顽军分别进占新登以北一线，向孝丰以西新四军阵地进逼，与日伪形成合击之势。29日，粟裕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打乱其战略部署，以保证浙西、浙东的联系，改变日伪顽夹击的态势，为分散的主力迅速集中争取时间。是夜，第一、七、十支队向顽军第79师反击，6月2日占领新登，歼灭顽军2200余人。此后，双方形成相持态势。

粟裕认为，要打破这种僵局，就必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要主动撤离天目山。为了诱敌，新四军撤退时不仅要让出赖以联系南北、连结浙东浙西的许多城镇和土地，而且要在敌人面前故意显露“败相”，部队向孝丰以北迅速撤退。那时正是梅雨季节，山径上满是杂沓的脚印，一路上处处是遗弃的破军帽、破军衣、米袋子、烂草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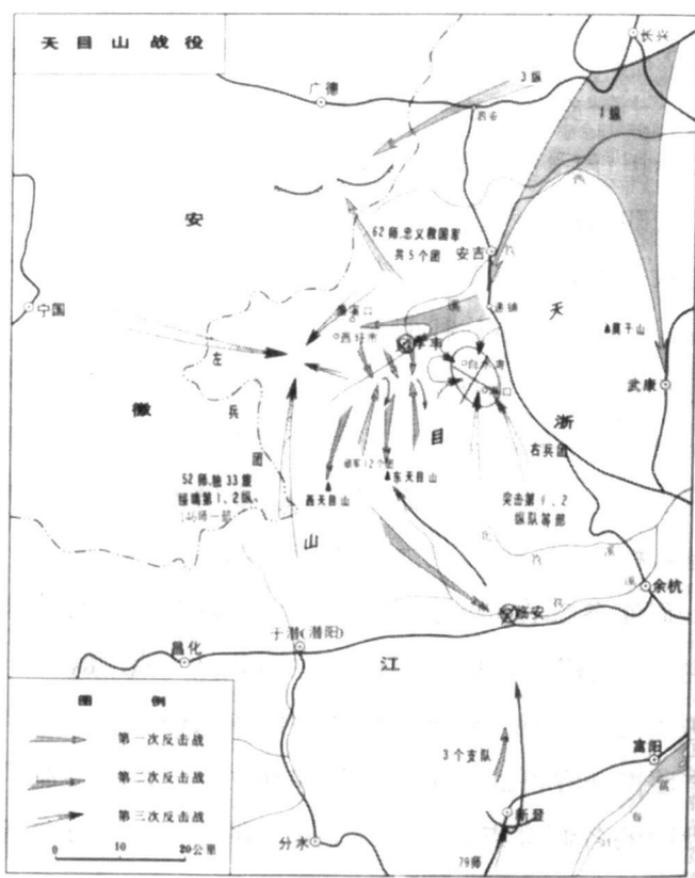
种种迹象使顽军形成了错觉，认为新四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进而错误地断定新四军正“向北溃逃”。为了加强战役伪装，诱敌深入，将顽军引向预设战场。粟裕命令第三支队在天目山正面利用地形和工事机动抗击，掩护主力集结和辎重撤退，设在天目山的机关、医

院、工厂、报社和军需物资 纷纷向宣长路北转移 并公开向群众告别。顽军特务、谍报人员将所见所闻不断上报，并夸大其辞，使敌人造成错觉：“新四军已向北逃窜”。于是顾祝同电令李觉 19 日开始全面进攻 而粟裕此时却在孝丰摆了一个迷魂阵。

6 月 2 日夜，粟裕命令十一支队负责掩护主力脱离战场。十一支队摆出主力大部队的架势进行运动防御，而实际担任后卫的只有一个侦察连。他们且战且退，与顽军若即若离，到达孝丰后才转入正面阵地防御。第十二支队则直接进入莫干山区敌后，既为主力转入敌后作准备，又成为以后作战时向顽军侧后迂回的机动力量。其他各支队在孝丰西北地区隐蔽集结，而顽军也集中主力直逼孝丰，妄想一举拿下孝丰，围歼新四军。即使围歼不成，也要赶新四军退回苏南，或借刀杀人，逼新四军退入杭嘉湖，假日伪之手消灭新四军。

顽军各部在向前推进，新四军隐蔽在孝丰西北地区的主力，则积极备战。粟裕将主力集结于此，既便于向合击圈内外运动，又便于机动对付东西两路顽军。留在孝丰城担任守备的第十一支队和独立第二团已控制了孝丰外围的各制高点，并构筑了必要的工事，随时准备抗击敌人对孝丰城的进攻。

粟裕进行了一番精心部署：采取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的办法，连续作战各个击破两路顽军。作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歼西边的左翼骨干第52师，并相机歼灭独立第33旅；第二阶段，视情况发展移兵东向，



天目山战役示意图

再歼顽敌右翼集团。

6月19日，敌52师为抢头功，竟利令智昏地孤军深入。这时总司令李觉也被粟裕的败军之计迷惑，不但不提醒52师切勿孤军深入，反而夸奖52师主动进击。敌独33旅见势也想抢头功，便谎报说部队已经进了孝丰城。52师得到这个消息后，便派了一个侦察排长直奔孝丰，打算同独立33旅联络。可当他闯到孝丰城附近时，却被新四军抓获，缴获了52师师长给独立33旅旅长的信件和作战部署。

敌52师是新四军的老对头，反共的急先锋。血债累累，皖南事变中曾伏击我新四军军部，这次向新四军进攻时竟扬言“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所以新四军上下对其恨之入骨。

6月19日夜，一纵、三纵和由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的四纵一起紧紧包围了52师。一时间，枪炮声震天撼地，喊杀声接连不断，阵地上硝烟滚滚，弹片横飞，夜幕上空红绿曳光弹纷飞。到次日黄昏，顽军52师的两个团全部被歼灭。52师的另一个团在第二次反顽战役时，已被消灭。至此，这个在皖南事变中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李觉不知52师一昼夜被歼，他还再三督促各部“放

胆行动 努力奋斗”，希各级指挥官抱最大决心 尽最大努力 以竟全功。”他急电右翼兵团迅速挺进 协同左翼兵团作战。其实此时不但 52 师已不复存在，连独 33 旅也被我歼灭一个营后钻进了天目山。而敌右翼兵团却倾巢而出 这样自投罗网的敌人怎能放过 粟裕果断下令，除九支队继续歼灭 52 师残敌和负责打扫战场，同时密切监视左翼的后续部队忠义救国军的动向外，其余支队尽数挥师东向，包围孝丰城边的右翼 79 师和突击总队。

于是，20 日下午，粟裕把指挥重点转向东线战场。粟裕命令孝丰守备部队弃城而出放开东路，控制孝丰城以北、东北、西、南、东南各山地要点 形成三面埋伏 待顽军进入城内后关门打狗。

21 日 敌突击第一队一部进入孝丰空城 见势不妙 急忙退出，但已来不及了，出得了城却脱不了围。当时密集的敌人几乎布满了这一狭窄地段，敌人为了防止新四军夜袭，晚上把山下部队收缩到山头上，对此新四军很难实施分割。

粟裕断然决定打破常规 充分利用顽军这一教条毛病，抓住其怕新四军分割，夜间袭击的弱点，白天实行集中围歼。首先，利用敌人晚上收缩部队到山顶的机会 迅速占领附近山头 缩小包围圈。然后 出敌不意，

命令白天突然攻击，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白天攻击，新四军充分发挥迫击炮、小炮多的特点，用炮火大批杀伤集中于山顶的敌人。

新四军一个冲锋迅速占领山头把敌军赶下了山。粟裕命令部队围三缺一，网开一面，乘胜追击，拦截惊慌失措之逃敌。这样，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减少新四军伤亡。恶战两天，除留守临安的一个营外，敌突击第一队被彻底歼灭干净。第79师、突击第二队大部就歼，其余残顽夺路南逃。

顽军的第三次进攻，就这样惨遭失败了。此役，共歼顽军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胡旭旰、第52师副师长韩德考、第79师参谋长罗先觉等以下官兵6800余人，缴获各种炮17门，轻重机枪130余挺，长短枪千余支。

毛泽东喜闻捷报，直夸天目山战役打得好。刘少奇听到天目山三次反顽获得全胜，赞扬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

七战七捷

1946年6月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蒋介石集团经过近一年的战争准备，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7月初南通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在一片“嘀嘀...哒哒...”的电键声中，身着将军制服的李默庵司令官看着墙上的兵力集结图，得意忘形，他拿起指挥鞭重重指着苏中地区对站在一旁的部下吹嘘道：“诸位苏中地区是共党的老窝，对我宁沪地区的安全威胁极大，因此，委座十分重视对苏中地区的进攻。此次作战，我共集结了15个旅约12万人的重兵，分四路向苏中进攻，请诸位精诚团结会师苏中给粟裕一点颜色看看。”

此刻，淮安华中军区司令部，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将军正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只见粟司令员身着灰布军衣，两眼炯炯发光，他站起来用手轻轻指着铺在桌上的军用地图，对坐在两旁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说：“我们提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暂缓北移，争取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建议，中央已经采



1946年，指挥苏中七战七捷时的粟裕

纳 并指示我们‘一切作长期打算 争取最后胜利。’目前，敌进犯苏中地区的兵力是12万人 而我军在该地区仅有一师、六师、七纵、十纵共19个团 约3万余人 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局势看起来对我十分不利。但敌人有两大致命弱点，那就是他兵多却丧失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装备好却骄傲狂妄，不可一世，这就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说到这，粟裕看看身边的同志们，坚定而有力地说：“打仗就要出敌不意 我们对付敌人进攻常用的战法 是 放开正面 诱敌深入 尔后寻机歼敌。而此次作战，

我想改变常规，集中主力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先打几仗，减煞敌人的傲气，尔后转用兵力，寻机歼敌。对此，大家还有什么看法？”没有。”其他同志一致同意粟司令员提出的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粟裕连夜赶到海安指挥作战，我军在海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

7月10日，我军地下工作者送来一份情报：敌军将在三四天内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其整编第49师由南通北犯如皋；整编第83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99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整编第25师的一个旅从泰州东犯姜堰；几路敌人得手后，再合力会攻海安。另外，敌在江南还有整编第21、第65师留做二梯队，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敌人进攻在即，我军如何行事？粟裕司令员针对敌人的进攻计划和敌我双方部署情况，决定先机制敌，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打乱敌进攻部署，并将宣家堡、泰兴这一路作为初战的首选目标，从而拉开了苏中战役的序幕。

泰兴位于苏中解放区的南端，县城四周城墙高耸，护城河宽，防御工事比较坚固，有国民党军一个团分兵防守。宣家堡为泰兴以北的一个小集镇，三面临水，四

周有土圩和高楼驻扎着敌 19 旅的 57 团和旅山炮营。敌人自恃工事坚固，又全部美式装备，根本没有把华中野战军放在眼里，更没有想到共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戒备十分松懈。

7 月 13 日晚 21 时 进攻泰兴、宣家堡的战斗正式打响了。刹那间 枪声、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 天崩地动，火光冲天。第一师按计划从东面向宣家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人一阵慌乱之后凭借工事和装备的优势顽固抵抗，各种机枪、火炮在前沿上构成严密的火力网，我军数次攻击都因伤亡严重而没有奏效，一时陷入僵持局面。

“怎么办 是硬拼还是智取？”在这紧要关头 粟司令员指示第一师改变打法，以 8 团在正面**攻击**，吸引敌人注意力 使用 7 团从西北面担任主攻 打开口子 智取敌人。第一师首长根据粟司令员的指示，迅速调整部署，做好了再次攻击的准备。

14 日晚，第一师在炮火支持下向宣家堡之敌发起了进攻。8 团首先从东面开始攻击，9 团一部在南面实施牵制性攻击，守敌仍像前一天一样全力应付东面，双方火力交织在一起，战斗十分激烈。与此同时，7 团突击队正隐蔽地接近敌西北前沿。由于该方向河沟交错，高低

不平，不便于大部队展开攻击，所以，敌人只设置了几道铁丝网，没有派重兵把守。晚上 10 时，7 团主力利用突击队开辟的通路，像狂风暴雨一般向敌阵扫去。一时间，敌方阵地上硝烟弥漫，碎石纷飞，很快，7 团就占领了外围工事，并连续打退敌人疯狂的反扑，突破敌西北防线。

次日凌晨 3 时，随着阵阵嘹亮的军号响，一师从三个方向发起了总攻。战士们在军旗的引导下，高喊着“杀”声勇猛地冲向了敌人，冲向了宣家堡中心阵地。

当旭日开始升起的时候，一份报捷的喜讯传到了粟



在宣家堡战斗中的我军机枪阵地

裕手中 宣家堡守敌 敌嫡系第 83 师第 19 旅第 56 团及山炮营被我军全部歼灭，生俘敌少将团长钟雄飞以下 3200 人。

在宣家堡激战的同时，第 6 师也向泰兴守敌发起了猛攻。从 13 日晚 21 时至 15 日下午，6 师在火力的支援下，首先扫清了外围阵地，接着，炮击城墙，打开缺口，突击队迅速强渡护城河，占领突破口，掩护主力突入城内，和敌人展开近战、巷战。战至 15 日下午 3 时 泰兴守敌大部被我歼灭，仅剩一个营残敌退守庆云寺负隅顽抗。

直到此时，被粟裕先机制敌的“一棍”打懵了的李默庵才如梦初醒，发现我军主力在宣泰一线，急令整 49 师迅速北上，进攻如皋。粟裕得知这一情况后，果断决定：除 6 师留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残敌，造成主力仍在宣泰的错觉，诱敌上钩，主力立即挥师东进，准备在如皋寻机歼敌。

至此，宣泰战斗首仗告捷，歼敌两个团又两个营，共 300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5 日傍晚，激战了两个昼夜的华中野战军主力带着战火的硝烟转兵东进，急行军 100 余里，在沿途群众

的热情支援下，于 18 日拂晓抵达如皋西南的分界、加力地区。

此时，敌整 49 师师长王铁汉正指挥部下分两路向如皋北犯，右路其师部率 26 旅进至如皋东南的鬼头街、田肚里地区，左路第 79 旅进至宋家桥、杨花桥地区。眼看如皋垂手可得，王铁汉心花怒放，命令部队停顿休整，准备次日会攻如皋，命令刚一下达，他就一头钻进帐篷去做“乘虚而入”的美梦，根本想不到大祸已经临头。

鉴于整 49 师态势突出，间隙较大，有利于我分割围歼，粟司令员当即下令：集中第一师、第六师和七纵主力，乘敌不备，将其歼灭于如皋以南地区。

18 日黄昏，如南战斗打响。王铁汉听着震耳的枪炮声，惊恐万分，急令部下调头回窜，然而为时已晚，两路敌人的后退都已被切断，敌人如笼中困兽，无路可走。

右路，我第一师与七纵南北配合，向据守在鬼头街一带的敌师部及 26 旅发起猛攻，至 19 日下午，除师长王铁汉带领少数残兵逃往宋家桥外，其余全部被歼。

左路，我第六师主力和七纵一部经过两天的连续攻击，歼灭了杨花桥、宋家桥之敌第 79 旅大部兵力，但残敌利用有利条件，仍继续顽抗。此时，由靖江、泰兴、泰州增援之敌已接近姜堰、黄桥，直指海安、如皋，在这种

情况下，粟裕认为，如继续与当面之敌纠缠，对我不利。遂下令我军主动撤离如皋，在海安附近集结休整，保持主动。

二战如南 我军又歼敌一个半旅 共1万余人 再传捷报，21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电贺粟裕及华中野战军：“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皋南战场一角

宣泰、如南两仗 李默庵糊里糊涂被吃掉两个半旅，气的恼羞成怒 急令整 65、49、21、25 和 83 师以 6 个多旅的兵力，分别从如皋、姜堰合击海安，企图报一箭之恨。

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地位十分重要。李默庵以为 海安战略地位重要 共军势在必争 这样，可以依仗兵力上的优势，吸引共军在海安决战，从

而一举消灭共军主力，解决苏北问题。

面对敌人6个旅的分路进攻，粟裕陷入深深的思考中：海安是苏中的重镇，坚守海安不仅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企图，而且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然而，敌强我弱，我如固守海安，与敌决战，势必付出很大的代价，正中敌人的毒计。即使暂时守住了，敌后继兵力强大，可以继续调集兵力，保持进攻势头，如果守不住再被迫撤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士气上都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这步棋决不能这样走。相反，我如以部分部队实施运动防御，杀伤、消耗敌人，赢得时间，保证主力休整，然后主动撤离海安，给敌以错觉，促使敌骄傲，就会重新造成有利的战机，打敌人个不知所措，这同毛主席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也是一致的，这步棋必须这样走。

决心一定下，粟司令员连夜从海安赶赴淮安，先是坐摩托车，接着乘人力车，最后骑自行车，一天一夜赶到淮安。华中分局立刻召开常委会，常委们一致肯定粟裕的想法，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会议结束时，谭震林握着粟裕的手说：“不要怕同志有情绪，只要打了胜仗，一切疑虑都会打

消”。说完，他用手拍拍粟裕的手，表现了战友间的相互信赖和情谊。

7月30日，七纵在海安外围打响防御战的枪声。此时，第1师和第6师全部转移到海安以北休整补充。

敌人为了争夺头功，各师都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全线向海安推进。

硝烟迷漫，弹片横飞，七纵以3000多人的兵力英勇抗击5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一线阵地被突破，转入二线阵地继续抗击，子弹、手榴弹打完了，端起枪和敌人拼刺刀，激战至8月3日，共杀伤敌人3000多人，为主力休整赢得了宝贵的5天时间。3日傍晚，七纵根据粟司令员的命令，主动撤出海安。

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结束。

我军前脚刚走，后脚敌人就蜂拥而进，海安城内一片混乱。此时，李默庵的司令部里，一份份“告捷”的电报像雪花一样飞来。这个报“歼灭共军六千，俘虏三千”，那个吹“第一个入城，共消灭共军八千余人”。粗略一算，李默庵看到的战果竟是“共军主力被歼，伤亡二万人”。

这一下，李默庵阴沉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一面电告蒋介石，缴功请赏，一面下令大摆宴席，庆贺胜

利 并亲自宣告“苏中共军大势已去”，下令各部分兵“清剿”。

粟裕密切关注着敌人的动向，他认为，敌占领海安后必将分兵东进，占领海安以东的李堡、角斜两地，完成其东西封锁线。这样，我可抓住敌骄兵轻进之机，乘势将其歼灭。

果然不出所料。8月6日 敌第65师第105旅由海安东犯，当日占西场、丁家所，7日占李堡，8日又占角斜。

敌人的轻举妄动，给他们自己掘好了墓坑，当 105



野战军战士们在林梓附近狙击敌人

旅刚从海安伸出头，粟裕就以军事家的灵感看准了这股敌人。7日凌晨 粟司令员电告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次日 中央军委复电：“歼敌良机已至 甚好甚慰。”并指示华中军区“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中央军委的复电增强了华中野战军指战员歼敌的信心和决心。

8月9日，粟裕下令集中主力歼灭李堡之敌。

10日 李堡村 敌 105旅和奉命前来接防的新7旅开始换防。黄昏时分 新7旅一个团抵达李堡 第105旅由旅长率一个团暂留李堡东侧的杨家庄等待交防，其余敌人回撤海安。敌情的变化没有动摇粟裕歼敌的决心，各师按原计划进入进攻和阻击阵地。

当夜8时，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第1师的勇士们不等敌人回过神来，高喊着杀声猛扑李堡。

此时李堡村内，敌人两个旅正在交接防务，忽听四周枪炮声大作，顿时混成一团，四处逃窜。激战到11日凌晨 我第1师全歼李堡之敌，接着再接再厉，又连克杨家庄、将庄，敌人除少数突围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歼。

就在李堡战斗进入扫尾之际，按计划前去接防的敌新7旅旅长正率领一个团从海安踉踉东行。敌旅长骑在高头大马上，一边做着晋级升官的美梦，一边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孰不知，已经悄悄钻进了我第6师和七纵

为其设好的伏击圈。11日下午时 当最后一个敌人进入包围圈后 ,6师打头 ,7纵堵尾 ,一下子把敌人合围在洋蛮河一带 ,仅用半个小时 ,就歼敌大部 ,并迫敌一个营缴械投降。

李堡战斗 仅用 20个小时 ,就歼敌一个半旅共 9000 余人 ,又赢得了一个胜利。

李堡战斗的胜利 打破了李默庵迅速解决苏中问题的美梦 ,他左思右想 ,深感共军不好对付 ,无奈之下只好重新调整部署 把兵力收缩到南通、丁堰、如皋、海安公路干线 以求确保其占领区 同时 准备以整 25 师由扬州、仙女庙北犯邵伯、高邮。

敌人调整部署的消息迅速传到粟裕手中。粟司令员对着地图反复研究敌人的部署 ,最后把目标盯在了南通、如皋之间的林梓、丁堰上。

林梓、丁堰是南、如线上的两个重镇 此时驻扎着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这股敌人名为“恢复交通” 实则是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重装备少 ,缺乏正规作战经验。如果从这里打开缺口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 ,就会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 ,打乱敌人的部署 ,震撼敌人的军心。这正是粟裕高明的一步棋。

8月 20 日夜 粟裕和谭震林率领主力悄悄插入敌人

侧后，愚蠢的敌人竟毫无所知，还在蒙头睡大觉。

次日夜晚 23 时，丁堰、林梓战斗打响。嘹亮的冲锋号吓得交警魂飞魄散，裤子还没有穿好就抱头鼠窜。战斗异常顺利，在粟、谭两位首长的亲自指挥下，第 1 师仅用 10 个小时就歼灭丁堰守敌交警四个大队，第 6 师也全歼了林梓守敌一个大队。同时，第 5 旅围攻东陈镇，歼敌一个营并乘势攻占东陈。

丁、林战斗歼敌 5 个大队又一个营，共 3000 余人，打开了西进的门户，再传捷报。

就在我主力东线歼敌之际，李默庵为了策应淮北进



丁堰解放后，当地人民平毁敌人修筑的工事

犯之敌，下令整 25 师于 23 日由扬州仙女庙北攻邵伯、高邮。我第十纵队在第 2 军分区的配合下，坚守邵伯东西一线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24 日，敌出动大批的飞机、炮艇向我方阵地狂轰滥

炸 随后 以优势兵力猛攻邵伯、乔墅、丁沟 整整两天，敌人冲上去，又被打下来，除留下上千具死尸外，仅在乔墅方向突破我一线阵地，其余方向未能前进半步。

邵伯方向的战斗始终牵动着粟司令员的心。从地位上讲，邵伯既是两淮的南翼前哨，又掩护着我苏中解放区的侧后，其得失关系重大。如何解邵伯之急？粟裕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一个“攻黄桥救邵(伯)”的计谋 他对大家说：“这是一着奇兵 也是一步险棋 我们要在敌人封锁圈内寻找战机，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但正是险，李默庵才想不到我们敢进去打，也才能打痛敌人，解邵伯之急”。一席话说的大家信心倍增，恨不能立即钻进敌人肚子打。

25日“耳聋眼瞎”的李默庵深怕我军攻击如皋，急调敌99旅由黄桥增援。这股敌人刚刚进至黄桥东北的分界，正好与有备面来的我第6师迎头相遇，立即被第六师包围在分界 进退两难。这时 敌发现我军主力已西进 命令第187旅和第79旅一部 急向西南增援被围之敌 不料 又被我第1师合围在分界以东的加力地区，变成瓮中之鳖。

围歼加力、分界之敌的战斗异常激烈 由于敌人兵力较大，激战一夜未能取得预想的战果。在这紧要关

头，粟裕和其他首长从战场实际出发，调整部署，从加力方向抽调一部兵力转用于分界，集中兵力首先歼灭力量较弱的敌 99 旅。

五比一，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华野指战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分界之敌发起猛烈攻击，震耳的杀声，密集的弹雨，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不到一个小时，就歼灭分界守敌大部，部分敌人想夺路南逃，刚好钻进了 1 师 1 旅布下的口袋，乖乖地做了俘虏。

“99 旅被我军全部歼灭了！”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了邵伯阻击阵地，战士们士气旺盛，越战越勇。几乎在同一时刻，这一消息像一根黑色的大棒给敌 25 师迎头一击，面对巍然屹立的我军阵地，想着身后面临的威胁，敌不敢再打下去，只好丢下 2000 多具尸体于 26 日黄昏狼狈窜回扬州。

邵伯坚守防御战经过四昼夜的激战胜利结束。

分界之敌被歼后，华野首长迅速指挥部队东进，围歼加力之敌。

27 日上午 华野 15 个团打响了苏中战役最后一仗的枪声。此时，加力被围之敌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东突围，企图与如皋接应之敌会合。粟裕一声令下，华野各部全线出击，将东逃之敌全部歼灭。如皋接应之敌也被

我阻击部队歼灭 1 个营，残敌仓皇逃回城内。

如、黄路战斗我军歼灭分界、加力被围之敌两个半旅，共 1.7 万余人，奏响了苏中战役的最后一个捷报。

苏中战役，一战宣、泰，二战如南，三战海安，四战李堡，五战丁、林，六战邵伯，七战如黄路，歼敌 6 个旅，5 个交警大队，共 5.3 万人。

战役结束后，延安共产党总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战役为“七战七捷”。苏中七战七捷，成就了粟裕，使他由一位战术家、优秀的高级指挥官、出色的将领成了一位战略家、军事家。



苏中战役俘虏的敌一八七旅官兵之一部

决胜宿北

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于1946年7月发起苏中战役，获得七战七捷之后，又在淮阴、涟水等地胜利地进行了运动防御战，给予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掩护华中解放区完成了对付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准备。粟裕率部撤出淮阴、淮安以后，山东、华中野战军已经靠拢。

粟裕和陈毅商定，联名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建议：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向西扩大战果。9月28日，毛泽东电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10月1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又致电陈毅等，明确指示：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与此同时，蒋介石被大量占领解放区城镇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继续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将主要战场放在山东和苏北。他在华东战场上调集了25个整编师68个旅的兵力，并以其中的25个半旅和一个快速纵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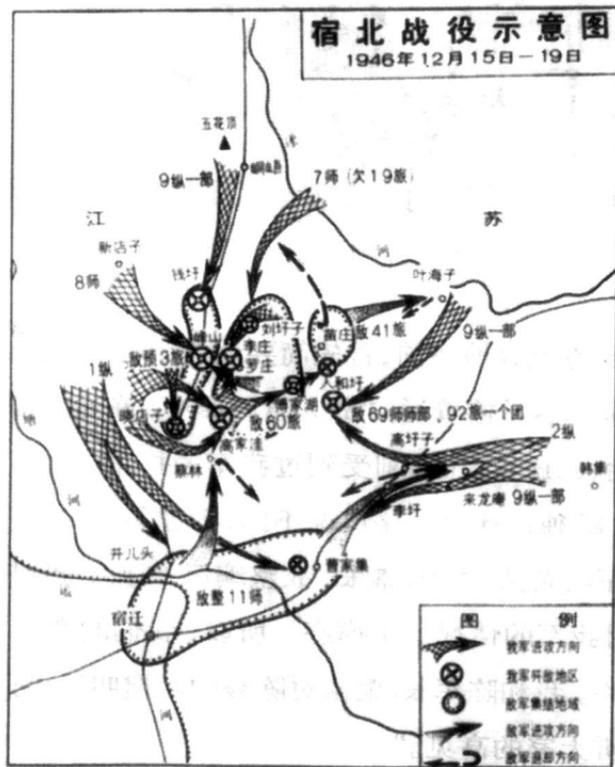


1946年粟裕与陈毅合影

粟裕起身也走到地图前，首先简要地介绍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然后接着说：“敌人这四路中，东台、淮阴和枣庄、儿庄这几路刚受到过我军的打击，行动会比较谨慎。唯独宿迁这一路情况不同，敌整编第69师还没吃过我军的苦头，骄纵嚣张。敌整编第11师，调到宿迁不久，对我军的情况还不摸底。所以，我们的意见是先打这一路。我和陈军长粟裕对陈毅的习惯叫法的意思是先听听大家的高见。”

经过酝酿讨论，大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了。粟裕

拿起铅笔，在纸上左勾右画了一番，又和陈毅低声议论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提高嗓门说：“既然大家都同意先打宿迁这一路，下面我就把我们的兵力部署说一下。这次我们华中、山东野战军集中第一、第二、第九纵队和第七纵队（欠十九旅）第八师共24个团，分批歼灭由宿迁出犯之敌。华中野战军第一师自盐城方向向沭阳移动，准备



宿北战役示意图

参加宿北地区的作战；九纵就地于宿新、宿沭公路一带正面阻击，迟滞和消耗敌人，为各部队的展开争取时间；一纵与八师为

右翼，从骆马湖方向由西向东发起进攻，直插敌人侧后；二纵与七师为左翼，从沭阳方向由东向西发起进攻……”

最后陈毅补充说：“我和粟裕同志的指挥所将移到宿迁以北的五花顶。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胜。希望各路将领加强协同，打它个旗开得胜，给蒋介石老先生送上一份新年厚礼。”

会议以后，各路人马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宿沭公路上一阵尘土飞扬，几十匹战马由东向西急驰而来，从井儿头向北径直奔向五花顶。

五花顶位于晓店子以北，马陵山南麓，处于宿迁和新安镇的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山清水秀。陈毅、粟裕策马上到半山腰，穿过一片柏树林，早有打前站的作战处长和几名参谋在等候。两名参谋上前将陈毅和粟裕等引导到两个石洞前，洞的旁边凿有“三仙洞”三个大字，洞前的左侧就是骆马湖。陈毅脱下大衣递给警卫员，边向洞内走去，边回头对粟裕等人说：“好去处，好去处！这不知是哪路神仙的洞府，今天我陈毅多有不恭了，等打完了这一仗再还他一个清静吧。”

粟裕接着说：“我们不妨也借此宝地练一手撒豆成兵之术。”

陈毅和粟裕的一席话逗得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

进洞以后，警卫员连忙递上军用水壶，陈毅一边推开水壶一边说：“还喝啥子水哟，快拿地图来。”接着和粟裕一起询问了各部队的进展情况。粟裕一边听汇报一边看地图，然后指着一座小山说：“这个山峰是宿北地区唯一的一座山啊。”又弯下腰仔细地数了数等高线说：“高度也就是100米左右，但这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一定要尽快拿到手……”

12月13日清晨，宿北的道路、田野到处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上午，敌整编第69师和第11师分别沿宿新、宿沐公路开始向新安镇、沐阳进犯。我第九纵队节节抗击，至14日，敌69师的先头部队到达五花顶以南；第11师的先头进到邵店、小牌坊和来龙庵一线。各部队将敌情不断报到三仙洞指挥所。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陈毅、粟裕决心首先集中主力围歼敌人左路的整编第69师的三个半旅于宿迁以北地区。

敌人右路第11师进攻来龙庵的兵力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来龙庵的防御阵地被突破。粟裕命令第二纵队火速增援来龙庵，不准敌人越过一步。二纵队随即赶到，与一纵合到一处，对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来龙庵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紧靠宿沐公路，周围一

马平川，易攻难守。第二、第九纵队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拼杀。整个战场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直到后半晌，才杀退敌人，夺回阵地。



野战军缴获的敌军野炮

当天 我第一纵队和第八师经过多日的急行军 奉命由峰县以东隐蔽到达陇海线以南的新店子地区。粟裕当即命令第一纵队猛插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命令八师火速攻打峰山。与此同时，九纵阻击部队报告，进攻五花顶的敌69师主力突然调头向东，企图向11师靠拢。其预三旅有两个团分别退到晓店子和嶂山镇。粟裕和陈毅商量后，命令各部队必须于15日拂晓前完成对嶂山之敌的包围。一纵和八师向进至晓店子和嶂山镇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第一纵队的一部越过宿新公路，楔入

敌人纵深 在曹家集附近歼灭敌 11 师师属工兵营和骑兵营 ,迫使 11 师向曹家集收缩。第八师攻占了嶂山 ,并打退了敌 69 师主力的连续反扑。接着 ,第一、第二、第九纵队以及第七、第八师等部继续向敌人的纵深猛插 ,于 17 日在宿迁以北的晓店子、人和圩、苗庄、傅家湖、罗庄地区 完成了对敌 69 师的包围和分割 并切断了 69 师和 11 师的联系。

夜色降临 ,三仙洞周围一片寂静。一勾弯月低垂、微弱的光线映照在骆马湖的冰面上 ,犹如一个偌大的银盘落在五花顶的西南侧。

子夜 ,指挥所的电话再一次响起。围攻晓店子的部队报告 ,敌预三旅已被全部歼灭 ,旅长、副旅长均被击毙 ,俘敌 3000 多人。接着 ,粟裕命令第二、第九纵队拂晓前发起对人和圩守敌的进攻。

人和圩是位于宿迁东北 30 多里处的一个地主土围子。全村几十户人家 ,周围筑有高大的圩墙 ,墙外边有几米宽的壕沟 ,最外边设有鹿砦和铁丝网。敌 69 师师部就驻扎在这里。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对攻击部队进行疯狂的反击 攻圩部队的突击队一批批倒下 鲜血染红了沟内的冰水。

次日下午 ,第二、第九纵队从南北两侧同时向人和

圩发起了猛烈的炮击。晚 10 点多钟，攻圩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攻进了圩内。龟缩在吴家地主客厅一角的敌 69 师师长戴之奇，脱下黄呢大衣，穿上一件士兵棉袄，还没有来得及系上扣子，就被外边的喊杀声吓得丧魂落魄感到无法向蒋介石交待，遂自杀身亡。

战至 19 日拂晓，粟裕指挥各部队在击退敌人 11 师增援的同时全歼 69 师师部及三个半旅。共 2 万多人。第 69 师被歼后，第 11 师迅速退到宿迁、曹家集地区，依托运河、六塘河设防。

宿北战役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一次战役歼敌三个半旅的范例。随后，陈毅、粟裕指挥部队跨过沭河，开始向鲁南进发了。

运筹鲁南

1946年12月30日 蒋介石发出“侍天字第七十号”密令 疯狂叫嚣要在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几乎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向山东、华中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各部均应于1947年1月1日拂晓前进入指定集结地域”，“战役发起时间为1月2日24时”。也许这就是粟裕对蒋介石继续扩大内战的回答吧！

早在宿北战役结束的前一天，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就接到中央军委“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的第二步作战指示。从当时总的态势来说，宿北战役只是实施中间突破，刚刚把敌人南、西、北四路半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敌人只要稍事调整，仍可以恢复对我之半包围。特别是深入鲁南腹地的敌整编第26师及才从印缅归来的远征军——号称“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他们自恃拥有铁甲战车，所向无敌，依然耀武扬威，长驱直进，丝毫没有改变进攻计划的迹象。宿北战役虽然已经开始扭转了战局，但我军尚未完全摆脱被动的局

面。

烛光融融，三个成犄角之势排列的蓝色大圈赫然在目，东边一个位于卞庄、太子堂一带，代表敌整编第26师，西边一个位于齐村、枣庄附近，代表敌整编第51师，南面的划在邳县、四河镇一带，表示敌整编第33军的59师和77师。按照我军常用的作战原则选弱敌打，吃掉冯治安的59师，那还不是三个指头捏田螺，但是这对扭转战局、迅速改变鲁南敌我态势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陈毅在司令部里踱来踱去，粟裕凝视着军用地图半天没有作声，他们心中不断翻腾着一个又一个的作战方案，冷静地思索着，比较着。

一夜争论，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激烈”，一夜决策，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慎重”。东方发白时，参谋人员起来，惊喜地发现卞庄与太子堂之间，多了一个粗粗的用红铅笔画的“×”，这一位置正是敌26师师部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所在地。

针对鲁南的地形、民情以及敌我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和战斗力等情况，参谋会议在粟裕主持下很快制订出了先打强敌的具体作战计划。大家一致认为，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尤其是战役开始阶段即可集中27个主力团，打敌26师及快速纵队6个团，四倍半于

局 此战胜利 即使苏北各城全失 亦有办法恢复 ”并热切期望能 “ 打一个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 ”。中央的明确要求和必胜信心，给了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很快化为野战军上下的战斗行动。

不料一师在越过陇海路时，被国民党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的飞机从空中侦察发现，师部立即向司令部报告。

“ 好嘛 暴露军机。 ”粟裕笑眯眯地回答。

“ 可是 如果我们不昼夜兼程 在预定时间内就赶不到了呀！ ”

“ 我不是批评你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迷惑敌人呢？ ”粟裕说 “ 现在我命令你们一师立即以营、连为单位 继续白天行军。 ”

果然，敌人上当了。一贯夜间活动的共军，竟然白天 “ 流窜 ” 薛岳断定 共军在苏北已 “ 不堪再战 ” 向山东方向 “ 溃逃 ”。

当我军 1 月 2 日 22 时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全线攻击时 敌人居然毫无思想准备 其 26 师的师长马励武还在峰县过元旦没有回来呢！失去指挥的敌军乱成了一锅粥 晕头转向 仓皇应战。

由王建安、傅秋涛统一指挥的我右纵队，很快歼灭了敌 44 旅 并切断了 26 师的退路，有效地控制了峰县、

枣庄敌人东援的阵地；由陶勇、叶飞率领的我左纵队，攻占了大官庄、洪山、兰陵等地，分割开26师与整编第33军的联系，从而实现了粟裕预期的左右纵队会合。敌人虽匆忙组织兵力反扑，坦克增援，炮火拦阻，但也无济于事。到4日晨整编26师师部及其两个旅大部就已基本“报销”，残部与第一快速纵队被包围压缩在陈家桥、贾头、作字沟之狭小地带。

这时，天空更加阴沉，云层压得很低，就在我军即将对敌快速纵队发起进攻时，天又下起雨雪来了。

一个参谋人员跑进指挥部向粟裕请示：“计划要不要改变？”

“不变！”粟裕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天老爷在帮我们的忙呐！”

他看着疑惑不解的参谋，接着说：“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敌人的重型装备就会陷在那里，更难逃脱了。”

忽然，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立即传令部队选定地点，布置好假的地空联络标志。

原来我军前线指挥所用缴获的报话机，侦听到了敌军规定的空投联络标志。刚才，他一听见隐约的嗡嗡声，即判定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敌人出动飞机，一定是要空投求援物资。这样，不少降落伞纷纷落到了我军的阵

地上。

敌人见空中、地面增援无望，于4日上午10时左右，开始脱离阵地落荒突围。粟裕见敌阵势已乱，命令各部队迅速出击。

敌人的步兵、炮兵、坦克、汽车滚在一起，裹着泥浆拼命向西逃窜，可惜为时已晚矣。道路、桥梁早就被我解放区军民破坏，布下了地雷，挖掘了反坦克壕，许多汽车、火炮陷在泥雪中动弹不得。

粟裕立即指挥部队前堵后追、侧击、割歼敌人。我指战员们穿着湿透了的棉衣，冒着凛冽的寒风，不顾坦克、大炮的火力拦截，冲入敌阵，实行近战格斗。炸药包、手雷、集束手榴弹，甚至燃烧着的玉米高粱秸也都成了对付坦克的新式武器。有些战士干脆爬上坦克，砸掉车上的“小辫子”，用泥巴糊上望孔……

5个小时，仅仅用了5个小时，这支蒋纬国苦心经营的美式王牌机械化部队，就成了一群瞎子、聋子和瘫子。

司令部的几位同志跟随粟裕赶到现场，只见坦克、大炮、汽车漫坡遍野，横七竖八，各种枪支弹药和通信、工兵器材到处皆是，堆积如山。敌整编第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共3万余人，全部覆灭。一些被俘的坦克兵哀叹：“我们在印缅战场作战三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

对我们也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向后跑都跑不脱，竟会败得这样惨。”

看到粟司令，指战员们纷纷围了上来，站在泥泞中用冻僵的双手比划着，兴奋地向首长讲述打坦克、缴大炮、捉俘虏的经过和体会。那一张张满是汗垢的脸庞，洋溢着胜利后的自豪，仿佛忘记了连续几昼夜苦战的极度疲劳。然而这时，粟裕却又考虑起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来了。

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下一步预定方案，是乘胜寻歼敌整编第 33 军，并相机收复台儿庄、峄县。可是敌整编第 33 军见势不妙已全部退缩到运河以南，而敌第 64 师、第 20 师、第 11 师正分别进抵韩庄、临城与徐州东北地区。寻歼敌之第 33 军的战机已失。粟裕认为，作为一个战役的指挥员，在作战方案初步确定以后，仍要继续反复思考，设想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需要采取的相应处置方案，以便在情况突变时可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的选择。如果攻打峄县，在我出击方向的侧翼，会遭到敌人鲁南重要据点枣庄的攻击。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央关于巩固鲁南的指示，在攻打峄县的同时，还须攻克枣庄。这样尽管付出的代价会大一些，但对创造较好的战场条件更为有利。因此，他提出在战役下一阶段同时攻取峄县

和枣庄的建议，并立即得到了陈毅的赞同。

1月9日拂晓，粟裕亲自率领部分人员组成的轻便



在峰县战斗前，野战军某部作战斗动员

指挥所到达峰县、枣庄前线，直接指挥战斗。当晚便发起攻击，占领了南关、邵家楼、檀山及东关大部，从南面和东面直逼城垣。次日白天进行攻城准备。黄昏时发起了总攻。我第八师部队以连续爆破，首先突破了南门，突入城内，接着各后续部队也陆续冲进城里。激战至11日凌晨1时，全歼守敌。

战斗中粟裕发现，鲁南的八师部队中厂矿工人较

多，擅长爆破技术，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对所属各部队的情况都十分熟悉，深知攻打枣庄的一师作风顽强，灵活机动，尤以野战见长，但缺乏攻坚的经验。战斗一结束，他就进了城，立即找到八师负责人，让他们现场介绍突破南门的战斗情况。八师指挥员详细讲述了突破南门时火力、爆破、突击的结合运用，以及在城内进行巷战的经过。粟裕马上将他们的经验通报给正在攻击枣庄的第一师。

果然不出粟裕所料，枣庄系工矿市镇，建筑物比较坚固，敌人的工事较强，一师部队虽然打得很勇猛，但由于不善爆破，直到14日仅攻占了大部分前沿据点，进展迟缓。



枣庄战斗中 我四纵36支队机枪手在扫射敌人

为了在敌援兵到达之前拿下枣庄，粟裕决定调八师一个团，冒着大雪赶来协助一师。19日下午，各部队用连续爆破的方法，打开了5个突破口，突入市区，与敌人展开了逐屋逐堡的争夺。战斗进行到20日上午，敌人依靠大量飞机配合地面部队坚守，轰炸极为激烈，妄想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午后，好几架敌机掩护枣庄的一股突围之敌，乱哄哄地向郊外粟裕所在的前线指挥所冲来。他们企图用飞机的轰炸与扫射，杀开一条血路，死里逃生。隆隆的爆炸声，震得房屋格格作响，墙上、梁上的尘土纷纷往下落。

“首长，危险！”一个参谋扑向粟裕。

“去，命令部队迅速解决当面突围之敌。”粟裕镇定自若地布置着，一面轻轻掸去落在身上的灰尘。

20日下午，枣庄守敌整编第51师师部及两个旅又被我全歼。敌第51师的周毓英和敌26师的马励武两个中将师长都在峰枣之战中被我们俘虏。

在野战军指挥部里，他俩见到了陈毅和粟裕。

马、周二人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两个和普通士兵并没有什么区别的对手，不禁摇了摇头：“你们真是用兵如神，出奇制胜啊！”

粟裕风趣地说：“自从接管了 26 师，我总有那么一点遗憾。”

“遗憾？”

“你这个司令长官 我还没有见到 这下子你总算归队喽。”

“当本师配属快速纵队东进时 可谓声势浩大 未料四日一战，即四面楚歌。”马励武懊恼地说。

“哈哈！陈毅爽朗地笑道：“快速部队走如飞 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喽。”

马励武苦笑了一下：“现在那大量的坦克、车辆都被你们缴获了 真是天不助我也！”

“怨啥仔天呢 多行不义必自毙嘛！”陈毅指出：“快速部队今已矣，26 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好戏 还在后头哩！”

1月下旬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 新四军军部、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华中野战军合编成华东野战军 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 粟裕并负责战役指挥。同时，以鲁南战役中缴获的重型美械装备，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特种兵纵队。

我华东野战军从容休整半个月后，根据敌情发生的新变化，按照中央提出的“哪里能消灭敌人，就到哪里



被我军歼灭的敌第一快速纵队的汽车正在燃烧

打，不必计算时间和路程”的指示，毫不留恋地放弃了南线作战的计划，实施大踏步后退，北上鲁中，他们又瞄住了王耀武这只老狐狸。

莱芜活捉李仙洲

鲁南战役一结束，陈毅、粟裕便开始密切注意和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考虑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对策。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华东战场。鉴于华东解放军连续获胜，毛泽东一再告诫陈、粟力戒急躁。

1947年1月31日，在陈诚的严厉督促下，南线欧震集团按“鲁南会战”计划开始北进，20个旅分成左、中、右三路，向临沂杀气腾腾进击，陈诚自认为兵力众多，夸口“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胀死老母猪！”

陈、粟获悉国民党军队已行动的消息后，立即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和部署。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将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集中于临沂地区待机，准备在临沂以南迎战当面之敌，以保卫临沂。具体的打法是诱敌深入，首先诱其一路突出冒进，然后用优势兵力予以围歼。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华野以三纵主力在沂河、沭河之间依托有利地形，坚决抗击中路国民党军，诱使左右两路国民党军孤军突出，以便于集中待机的各纵队根据

战场实际情况先歼其中的一路。谁知一连等了好几天，南线的国民党军却不肯上当。

但北线南进国民党军有所不同。也许是李仙洲等人没有吃过解放军的苦头，胆子比较大，故推进速度较快据侦察，截止2月4日李部三个军的先头部队已进至莱芜、新泰一线，对华野的后方腹地构成了重大威胁。

此时，这样僵持下去，弄得不好，可能打成消耗战。北线国民党军队已逼近华野后方基地，如果山东境内华野没有一个后方，给养弹药的供应，伤号医院的安置，都将发生严重困难。

陈毅深思熟虑，提出了新设想：哪里好打到哪里打！与其在南线待机过久，不如放弃临沂，转兵北上，打北线的李仙洲集团！

恰好此时延安也发来电报指示说：“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这也为华野领导人提供了新思路。

华野前委估计国民党军队进占临沂后的可能动向有三种：继续北进，实行南北夹击，先向西再向北，打通津浦线；转头向东，打通临沂与海州的联系。前委认为，不论敌人如何动作，都会改变南线敌军的集中态势，造

成分散兵力。我军北上即使不得手，打不上李仙洲集团，还可以再南下寻机歼灭已分散的敌人。

2月5日 在陈、粟、谭三人共同署名发向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出现三个方案以二纵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威胁海州，以吸引敌东援或北进，视机歼其一路或两路；如执行第一方案仍未能吸引敌人前进，除以一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集结临沂以北休整 待敌北进 再选歼灭机会 如南线敌人仍不北进 或北进时不利歼灭，则留一个纵队在临沂地区牵制敌人，主力急行北上，彻底消灭北线之敌。



莱芜战役前，三野某部向莱芜挺进

电报发出后 二纵于2月6日晚对郝鹏举部发起攻击。

郝鹏举部原是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郝本人是一个

反动军官，反复无常，见风使舵，搞政治投机。

经过一昼夜战斗，2月7日黄昏，二纵消灭郝部6000人，活捉郝鹏举。

郝部被歼，南线蒋军的左、中两路仍不前进，右路蒋军不仅不前进，反而向后退缩，华野还是没有获得歼敌主力的机会。

2月6日，打郝战斗正在进行时，毛泽东复电到了，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指示：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做打南线模样，待敌占领莱芜、新泰等地后，秘密移动北上。

这样，陈毅、粟裕立即下了决心，毫不留恋地放弃临沂，主力北上莱芜地区，求歼李仙洲集团。

2月10日，陈、粟下达了华野主力急速北上的行军命令。

为隐蔽作战意图，华野要迷惑敌人，这也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

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奉命来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陈毅当面布置任务：立即率分区的3个团沿新泰至泰安的公路向西运动，经杨柳店、徂徕山，昼夜不停地前进，佯动主力。

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和 60 万支前大军则星夜兼程，在沂蒙地区大踏步北进。

按照华野的行军命令，三路大军同时北上：左路，一、六两纵队直插莱芜西南羊流店地区；中路，四纵队直插蒙阴地区；右路，七纵队直插蒙阴以东蔡庄、上温地区，八纵队直插莱芜东面的张庄地区，路程都在 350 里左右。另外，九纵队即由胶东开至莱芜东西的南府地区，十纵队开至莱芜西面的鲁西镇地区。命令要求各部每日黄昏行动 黎明前宿营，于 16 日前到达指定位置集结待命。支前民工也紧急动员，携带粮弹物资随军跟进。

留在南线抗击敌人的二纵、三纵 虽然是以寡敌众，打得却十分顽强，直到 2 月 15 日 国民党南线欧震集团才占领临沂。

“捷报”传到南京，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叫嚷：“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则预言：“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之刘邓部会合，我军已在追剿中 山东大局指日可定。”其对华野主力的北上毫无察觉。

但是，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却有一定的警惕性，就在欧震集团占领临沂的当天晚上，他得

次从新泰撤到颜庄，193师从颜庄撤到莱芜，同时命令驻在胶济线上的73军77师立即经博山南援莱芜，归还建制。但是，一切为时已晚。

蒋介石所盼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王耀武所要求的让李仙洲集团逃跑的“良机”，也永远地失去了，而对陈诚所谓的“诱敌来攻”华野是不请自到惊天动地的围歼李仙洲的炮声，开始在沂蒙山区震荡。

整个莱芜战役进程中敌情迭变，华野也以变应变，不断调整部署。粟裕在战后这样总结说：“此次莱芜战役情况变化之多为空前所未有。”大的敌情变化共发生了四次。

当获悉重占新泰、颜庄的李仙洲部队再次后撤时，华野指挥部决定一纵及配属的八纵第24师攻歼莱芜城内的李仙洲总部、73军军部及其第15师；四纵攻歼颜庄的193师，如这个师撤到莱芜，四纵即协同一纵合攻莱芜；八纵两个师和九纵在博山以南伏击南下的77师；六纵全力解决吐丝口镇守军新编36师；七纵切断46军与73军的联系；即调二纵日夜兼程从临沂北上参战。

莱芜战役于2月20日晚打响。

一纵是19日晚到达莱芜西南，承担攻歼城内及其外围守军任务的。战斗打响后，守军越来越多，火力越

来越猛，战场上烟雾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司令员叶飞估计情况有变，下令各师构筑工事，准备苦战。

经一昼夜激战，一师攻占了城北重要制高点400高地，并控制了北门外的北铺、小洼等村庄，二师进占城东戴家花园、吴家花园等地域，三师攻占城西大、小曹村及马弯崖、张家楼等地。守军顽固抵抗，猛烈反冲锋，有些阵地几经易手。到21日黎明，一纵已从北、西、东三面将莱芜城守军紧紧钳住。

王耀武考虑再三，越想越觉得固守莱芜极为不利。他最后狠下决心：与其在莱芜被歼，不如坚决突围！莱芜离吐丝口只有13公里，以两个军的强大兵力，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战斗前进，应当能取得成功。这样，既解了吐丝口的围，又使李仙洲脱离险境，还可支援胶济线，保住济南。

不论是突围还是死守，对李仙洲来说都是死路一条。突围先头部队刚走出莱芜北门，就遭到华野迎头痛击，一场突围与反突围的血战在小洼村展开。

小洼离莱芜城北门不足1公里，莱芜吐丝口公路从村中央穿过。这个不起眼的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弹丸小村，却成了拦阻莱芜李仙洲北逃的第一道关隘。21日上午，李仙洲投入了73军主力15师的44团和他的总部

特务营由15师代师长杨明指挥，在9架飞机配合下猛攻竟日，死伤300多，始终未能越过由华野一个连守卫的小洼阵地。守卫小洼的是一纵一师一团第一连。

在小洼，一连顶住了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把企图夺路突围的李仙洲部队全堵在莱芜城内，为华野调整部署、最后聚歼敌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激烈的战斗中，一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全连140多人，战后留在连队的



我军胜利开进莱芜城

只有 36 人，其中有些还是负伤不下火线的勇士。

就在血战小洼的当天——2月21日晚上，李仙洲在莱芜城召开紧急会议，同 73军军长韩浚、46军军长韩练成、少将高参王为霖等，研究王耀武的“全军经吐丝口向明水突围”的命令。

会上，大家争论起来。李仙洲认为突围撤退是很不利的，主张等待临沂方面来支援，其余的人则主张撤，李仙洲最后决定撤。23日清早6时，天还未亮，各部队都来到指定地点集合，李仙洲正要下令行动，却发生了他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事情：46军军长韩练成找不到了，为找韩练成又耽误了整整两小时。

由于李仙洲集团全部突围北撤决定被华野截获，华野迅速作出了部署，在莱芜到吐丝口的中途，设下袋形阵地，命令围城部队在城北放开口子，给蒋军“让路”。同时命令在莱吐公路西侧的3个纵队统归一纵司令员叶飞指挥，在东侧的3个纵队统归八纵司令员王建安指挥，待蒋军进入“口袋”后尾全部脱离矿山和莱芜城后，华野全线出击，东西夹攻，在运动中将国民党军歼灭。

一纵对“放行”问题做了具体研究，认为要“放”得恰到好处，做到“放中有堵，堵而不攻”。放，是为了网开一面，让蒋军进入“口袋”；堵，是为了扎紧“口袋”，不

让蒋军脱逃；不攻，是在蒋军后卫部队没有撤出矿山制高点和莱芜城之前，不对蒋军进攻，不致使蒋军感到压力过大而缩回顽抗，纵队按这些要求通令各部遵行。

23日晨，城内蒋军开始突围，华野发了三颗信号弹 红、蓝、白 这是主动“放行”的信号。

李仙洲以飞机扫射轰炸开道，分两路平行向北突围，一大片一大片的灰色队伍从莱芜城蜂拥而出。华野边打边“放”李仙洲求之不得 急忙且战且走。

下午1时整 在华野阵地上 红、蓝、白三色信号弹又一次划破长空。这是华野全线出击的号令 顿时 大炮轰鸣，炮弹像长了眼睛似地向密集的蒋军飞去，解放军排山倒海般同时从东西两面发起大规模冲锋。战士们不顾敌机的疯狂扫射 穿烟跃火 勇往直前。一时间 枪炮声、飞机呼啸声、喊杀声、敌军惊叫声，混成一片。

李仙洲部被打散了，各自逃命，李仙洲的总部也散架了，那些高级幕僚们扔下李仙洲径自逃命，李仙洲最后被俘。

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华野二纵昼夜兼程从临沂赶到时，已失去参战机会，当然，他们的行动等于切断了国民党军向西南的退路。前后不到三天，莱芜战役胜利结束 李仙洲 7个师 5.6万余人全军覆没，除进入解



被俘的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

放军阵地的韩练成、被击毙的田君健，还有新编36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济南外，其余19名将级军官全部俘虏。华野仅伤亡6000余人，又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的胜利表明，华野已能够以自己的行动调动国民党军，因而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权。尽管国民党并没有就此停止在山东战场

上的战略进攻，但却陷入被动状态。

陈毅发自内心地盛赞协助他统盘指挥的粟裕将军“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他们的手下干将叶飞、陶勇、王必成也是声名远扬，延安和各解放区纷纷召开庆祝大会。

孟良崮御林军中取敌首

继宿北、鲁南大捷之后，粟裕又成功地组织了莱芜战役，指挥华东野战军仅用了三个昼夜的时间，就歼灭了蒋介石的7个师，共5.6万余人，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第73军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官19名，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947年5月粟裕（左二）在孟良崮战役前线视察炮兵阵地

然而，陈毅、粟裕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蒋介石就命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45万大军，分

三路向华东野战军扑来。

顾祝同这次指挥作战，倒是学得乖巧多了。他吸取以往分路进攻时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1947年3月下旬发起进攻。到4月上旬，打通了津浦路徐州、济南段和兖州、临沂公路，占领了鲁南解放区，随即稳步向鲁中山区推进。

在敌人发起进攻的一个多月里，粟裕指挥部队在鲁中、鲁南地区忽南忽北，时而围而不攻，时而主动后撤，高度机动回旋，调动敌人，捕捉战机。他和陈毅曾多次下决心歼敌一部，但由于敌人密集靠拢，不易分割而未能实现。

5月初，敌整编第11师进到新泰、蒙阴一线，粟裕立即作出围歼的部署。这时，憋了一个多月的指战员，求战心切，群情激昂，决心抓住有利时机歼灭敌人。可是，据侦察发现，敌第五军及整编第85师也已跟进，有与第11师东西合击的迹象。粟裕果断地命令部队主动撤围。5月3日，粟裕决定以两个纵队插到鲁南敌后，一个纵队南下苏北，以求调动、分散敌人，再寻战机。

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军委于5月上旬多次电示华东野战军：对密集进攻之敌要实行诱敌深入，要有极大的

忍耐性，要掌握最大的兵力在手；不要分兵，不要扰敌后路，让敌人放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

陈毅、粟裕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决定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

华东野战军主力东移后，顾祝同以为华东野战军已无力再战，开始向东北方向溃退。便于5月10日下令各部“跟踪进剿，进出于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之线”。敌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急于抢头功，一反稳扎稳打之常态，不等左右两个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主，整编第25、第83师在两翼配合，以沂蒙公路上的坦埠为目标，于11日自蒙阴东南的垛庄地区北犯，企图对华东野战军实施中央突破。

敌主力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陆军总部直属的南京卫戍御林军，居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是一支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抗日战争期间，曾在缅甸接受美国顾问的特别训练，是蒋介石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在对华中、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中屡打头阵，几次与粟裕的部队交手，还没受到重大打击，骄狂嚣张，不可一世。消灭这个冤家对头，是华东野战军特别是粟裕的夙愿。

5月

11日晚，
指挥部
里灯火
通明。粟
裕正在
指挥部
队向沂
水开进，
准备歼
灭进犯
沂水的
敌第7军



孟良崮战役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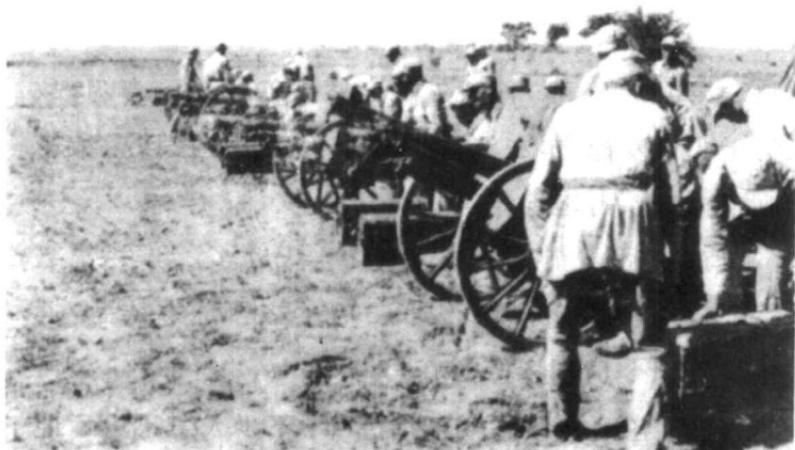
及整编第48师一部。侦察处长突然报告：“现已查明敌人将于明日发起进攻，汤恩伯的第一兵团企图以整编第74师为主 攻占坦埠。”

“好啊 张灵甫这个老冤家终于出动了。”粟裕高兴地站了起来。随即吩咐参谋长：“命令各部原地待命 通知各纵队司令员到指挥部开会。”

深夜，各路将领齐聚于指挥部，不少人急不可耐地询问有何重大行动。陈毅看了大家一眼说：“战场情况

复杂多变，汤恩伯部将于明天全线进攻坦埠地区。敌变我变嘛，现在研究一下新的作战计划。”

粟裕接着说：“刚才，司令员讲了敌变我变，关键是怎么变的问题。首先是作战对象变了，明天我们将与老对手张灵甫的74师作战。敌74师虽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又处于进攻状态，但其骄纵轻进，恰是好打之处。我军主力正处在坦埠及其两侧地区，可出其不意地迅速集中5倍于74师的兵力加以围歼……”



孟良崗战役中我炮兵进入阵地

听说要打 74 师，顿时群情亢奋，各路将领高招迭出又过了 一会 粟裕说：“我们这次要改变攻歼侧翼之敌的习惯战法，果敢地进行中间突破，实施反突击，来他一个‘虎口拔牙，……’”

“好一个‘虎口拔牙’这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哟！”陈毅笑了笑说：“我们要从敌人齐头并进的重兵集团中打掉蒋介石这张王牌，可不比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轻松哟，不知各位可有这种胆魄？”

各纵队司令员又是一阵哗然。有的打趣地说：“只要两位司令员说打虎，我们就敢上山。”

具体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时，雄鸡已经报晓。粟裕推开门，向东方看了看，说：“面对 74 师这个强手，我们还是要按毛主席说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战斗明天黄昏发起，请大家抓紧作好战斗准备。他命令昨晚东进的部队立即重返原集结地域待命。”

5 月 12 日 敌人第一兵团仍在向北开进。整编第 74 师先后占领了黄鹿寨、三角山、杨家寨等要点，而后继续向坦埠以南进攻。

13 日 围歼敌第 74 师的战斗打响了。我第一、第八纵队利用夜暗和山地复杂地形，隐蔽地楔入敌 74 师与其左右两翼的结合部，至 14 日上午 切断了 74 师与敌

25、第 83 师的联系。我第六纵队于 14 日凌晨进到垛庄西南地区

夜幕渐渐退去，晨曦微露。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惊扰了张灵甫的晨梦。他穿上军装，系好领带，漫不经心的走出了指挥所，向四周望了望，对早已站在外边的参谋长说：“命令部队继续向坦埠逼近。”

还没等张灵甫的指挥所前移，周围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而且越来越近。参谋长显得有些紧张了，慌忙报告：“师座 共军正向我周围紧逼 恐怕……”

张灵甫对这一切似乎已有察觉，挥了挥手说：“命令部队向南收缩。”随手抽出烟来 参谋长连忙打着火机凑了过去 给张灵甫点着烟。张灵甫深吸一口 然后 傲慢地说：“凭共军这几支杂牌部队想跟我较量，还不知谁吃掉谁呢！”

据前线报告 敌整编 74 师已向南收缩。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到 15 日拂晓 我第六、第一、第八纵队分别攻占了垛庄、万泉山等地，完全封锁了敌 74 师的退路。正面的第四、第九纵队攻占了唐家峪子、当阳。至此 第 74 师已被四面包围在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内。

随着包围圈的逐渐缩小，张灵甫的嚣张气焰也在逐

渐的减弱。他一面命令部队反扑，一面向顾祝同发报求援。可顾祝同认为第74师战斗力强，而且与左右两翼靠近，正是吸引华东野战军进行决战的良机。于是，他一面命令张灵甫固守阵地，吸引陈毅、粟裕的主力，一面督令临沂、泗水、莱芜、新泰、蒙阴等地的10个整编师分路向孟良崮驰援，企图内外夹击，聚歼陈、粟部队。



我第九纵队战士冲向孟良崮 540 高地

与此同时，粟裕命令各部坚决守住阵地，防止敌人突围，决不许放走敌74师的一兵一卒。

仲夏的午间，骄阳当空，炽热的气浪翻滚于鲁中山区。广大指战员忍饥耐渴，连续进攻，激战正酣。粟裕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后，五个主攻纵队集中炮火对孟良崮

实行猛烈轰击，分多路向敌人展开突击。在华东野战军主力集团围歼 74 师时，敌人的各路援军在顾祝同反复严令督促下，不断向孟良崮推进。有的虽然离孟良崮只有十来里，但在阻击部队的顽强抗击下，始终未能靠近孟良崮。



被俘的敌整编第 74 师官兵 在听我军干部讲解优待俘虏的政策

在固守待援没有指望、进行疯狂反扑不能奏效后，张灵甫命令部队倾全力先后向南、向西、向东突围，但同样没能得逞。

敌我双方对孟良崮附近的各个制高点进行了反复

争夺，战况空前激烈。我突击部队又相继攻占了雕窝、大碾等重要阵地，将 74 师压缩在孟良崮、芦山等几个孤立的山头上。16 日，我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 74 师残部实施了连续冲击。

夕阳西下，一抹抹晚霞伴着一片片流云渐渐消失在天的尽头。喧嚣了几天的鲁中山区，终于沉寂下来了。孟良崮仍笼罩在弥漫的硝烟之中。3.2 万余人的第 74 师就此从蒋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了，骄纵狂妄的张灵甫也毙命于孟良崮的一个无名山洞之中。此时，粟裕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在一片欢呼声中下达了撤离战场的命令。

南京国民党的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很不情愿的又一次打开了收音机。新华社的述评再一次播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打击了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语言、这声音又一次刺激了他。蒋介石再一次咆哮起来：“娘希屁，汤恩伯无能，无能！”

献策中央军委

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的覆灭 蒋介石在惊愤之余 并未停止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上遭到惨败，而在西北战场，胡宗南于 1947 年 3 月 19 日占领我军主动撤离的延安城，宣布“大胜”。

中共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果断决定：命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策应刘邓大军，中央同时命令陈毅、粟裕在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出兵鲁西南，然后向南挺进豫皖苏，建立根据地。

1947 年 7 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跨过津浦路，挺进到鲁西南平原上。

9 月上旬，陈毅、粟裕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在郟城红船口地区会师。于 9 月 7 日晚向沙土集守敌整编 57 师发起攻击 至 9 日晨将敌全歼 活捉中将师长殷霖茂 少

将旅长罗觉元、王理直等。

这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以来打的第一个歼灭仗，也是变被动为主动的转折点。

嗣后，华东野战军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一个月内歼灭敌人万余，并在这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党建、政建和建立地方武装工作。



平汉、陇海路破击战中陈赓和粟裕在前线

11月，又同陈赓兵团一起，破击陇汉路，攻克了许昌。特别是12月25日，在金刚寺、祝王寨地区全歼敌第五兵团及整编第3师，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迫

使其改为“分区防御”。但就整个中原敌军兵力的部署来看，国民党军队仍占有相当的优势。

沙土集战斗之后，陈毅离开华东战场去河北平山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11月在西柏坡接到通知要他到陕北米脂参加12月的中央会议，可是当他辗转赶到杨家沟时，会议已闭幕三天了。毛泽东要他留下来，先看看会议记录，然后参加讨论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我党对时局历来的提法都是称形势有利于我和人民从未提过肯定‘胜利’的话这个时期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了。”

“全部胜利？”陈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他记忆中毛主席是从来不对形势做过头估计的，他激动得反复几次向毛主席询问关于胜利的问题。

毛主席都回答说是肯定的。

与此同时，为了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备正面战场战略进攻，中央军委考虑，准备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由宜昌、沙市一带渡江南下，深入敌后，进行机动作战，调动吸引中原敌人20至30个旅回江南，从而减轻大别山和中原地区的负担，为中原部队创造大量歼敌的战机。这一重要战略意图，于1月27日电告华野并要求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来电，仔细阅读、琢磨、陷入沉思又常常一个人站在地图前面用铅笔和手指

在图上比比划划，一看就是半天。

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攻势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并乘胜完成了战略展开，建立了大片根据地，而敌人中原防御体系已出现了裂痕，我在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分兵渡江作战，争取将敌主力一部牵到江南去有利呢？还是先集中兵力，尽可能歼敌于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更为有利？

粟裕脑海里一次又一次浮现出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向敌统治区挺进的情景。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与当年情况不大一样，但是转战数省，行程要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连续作战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如此，调动敌人中原战场力量，实现预定战略意图，仍没有什么大的把握。倒不如把一兵团三个纵队留在中原，协同中原野战军，两大主力背靠解放区的有力支援，在黄淮之间打几个大歼灭战。中原黄淮地区敌虽集结重兵，但防守任务亦多，相对机动兵力则较少，且地形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则可以充分发

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

粟裕不以单纯地执行上级指示为满足，他从更好地贯彻中央关于转入战略进攻、展开外线作战的总意图出发，从全局出发，对敌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周密筹划，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军委。

党中央看到电报，极为重视，立即回电要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同时还请正在冀中地区视察的朱总司令和南下途中的陈毅也去。

5月初的一天，两匹骏马沿着太行山麓的小道一前一后驰进河北阜平县城南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马上二人就是华东野战军的正副司令员陈毅和粟裕。一个多月前，党中央机关刚从陕北迁到这里，毛泽东就住在聂荣臻腾出来的房间里。

毛主席听说粟裕将军已到，亲自走出房间来迎接。粟裕一见到毛泽东，就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大手，他的眼眶有些润湿。毛泽东爽朗地说：

“点子多的粟裕呀 进屋坐 进屋坐。”这时 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也来了。

自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粟裕到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参谋长，直到 1948年5月 粟裕已有 14 年没见到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了。在十几年前，粟裕正是跟随他们，学习了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没进过军校，却胜过国民党军中的那些自命不凡的黄埔生。十几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了，久别重逢，而且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给双方都带来了无限的欢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把粟裕请到自己家去吃饭。

当毛泽东以红烧肉招待粟裕时，粟裕和毛泽东回忆了井冈山的风风雨雨，当粟裕谈及给毛泽东当警卫员的时候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现在我们的粟大将军的警卫员也怕不弱！”

不久，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极其郑重地听了粟裕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汇报。

粟裕说：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各其它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与华东部队势必还要同蒋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地把蒋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蒋军



1948年,粟裕(左四)与朱德、聂荣臻、彭真、陈毅、
李先念、蔡树藩、薄一波在西柏合影

坚固设防，解放军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这是因为：

一、中原地区开阔 有三条铁路干线和许多大中城市 蒋军都需要防守 兵力分散 机动兵力少。我军在这一地区活动，必能调动敌人，发现和创造战机。

二、中原地区交通发达，固然便于蒋军相互支援，但也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蒋军的交通线可以被我军破坏，我军的行进蒋军却无法左右。

三、中原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保障伤病员的安置治疗。同时我军至中原作战已数月，最困难的时期已过去，外线作战的规律正在逐渐适应和掌握。

对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主要是：

一、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碰到很大的困难。而且还不得不在沿途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游击区，碰到有利的战机，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估计转战数省后，减员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形成大的威胁。

二、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估计调动不了中原战场蒋军的4个主力军与整编师。特别是整编第5军和整编

第 11 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半机械化部队，蒋军是不会把它调到江南跟我军打游击的。另外中原战场上战斗力强的桂系第 7 军、整编第 48 师 由于担心放虎归山，蒋介石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这样实际上就达不到吸引调动中原敌军的目的。

三、渡江南进的部队将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需要一定的过程。

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3 个纵队渡江南进 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兵力的分派动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分别执行突击、牵制和打援的任务。中原战场上，华东野战军 6 个、中原野战军 4 个共 10 个主力纵队，如抽走 3 个 而又调不走蒋军的 4 个主力军(整编师)则实际上是分散了兵力，增加了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

而 3 个纵队在渡江后的转战中，估计要有 5 万人的伤亡。

以同样的代价在中原作战，可以歼敌 3 到 5 个整编师，而且部队还可以发展。

粟裕最后建议：

一、3 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

打大仗。

二、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三、向长江以南敌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地方武装，摧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

粟裕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思考结果和根据，并补充了许多电报上没有的情况。对敌我双方的各种数字、特点、态势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中央领导同志听得津津有味，聚精会神。朱德不时把茶杯推到他面前：“粟裕呀 喝点茶再说。”

粟裕讲完后，毛泽东等人又就有关事宜提出了一些问题，粟裕一一作了圆满的回答。

然后毛泽东说：“粟裕副司令从前线来 比我们了解情况。他提出的意见很好 很有价值 你们几个再谈谈。”

中央领导当即进行研究，完全同意了粟裕的方案。并立即把这个战略思考通知到了各个战区。

毛泽东和党中央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工作作风，使粟裕深受教育和感动。他也从中感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自己的高度信任，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

令状”，只有以更大的胜利才能报答中央和领袖们的殷切期望。

快要返回时，毛泽东找粟裕谈话，毛泽东以勉励的口气说：“这次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中央研究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由你任司令员兼政委。”

粟裕感到十分突然，马上脱口而忠“华野不能没有陈毅同志。”

他反复请求毛泽东让陈毅继续担任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被他的诚恳态度打动了，口气有了松动：“陈毅去中原军区工作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怎么能朝令夕改？”

于是粟裕马上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向毛泽东建议陈毅可以去中原军区工作，但同时仍保留他在华野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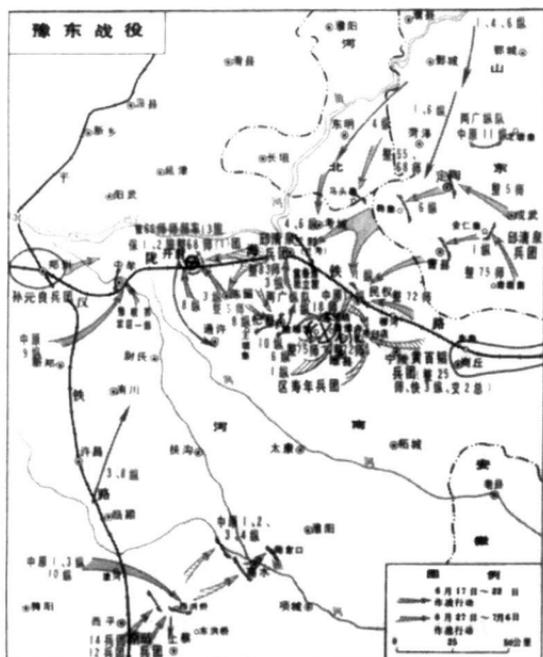
毛泽东被粟裕的机敏逗乐了，说：“那好吧 就照你说的办，从现在起，你就是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大战豫东显神威

中央军委作出华东野战军 3 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后，下达了中原战场近期的作战任务，要求华东中原野战军的 6 个纵队集结中原黄淮地区，在陇海路开

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以歼敌整编第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

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制定了作战计划和具体部署 决定先以第三、第八纵队由许昌向淮阳方向转移 吸引敌



豫东战役示意图

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乘机南渡 进抵定陶、城武地区 力求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开辟战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

粟裕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的变化，觉得寻歼敌整编第五军并不是很有把握。所以，同时又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预案，并在作战部署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8年5月24日 粟裕命令第三、第八纵队向淮阳方向挺进，指挥河北各纵队于5月底渡过了黄河。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急令邱清泉兵团主力和整编第75师北返，迎击渡河部队。同时，又向鲁南增调整编第82、第25、第72师和第36师的一个旅，企图与我渡河部队进行决战。

粟裕见敌人集中在鲁西南战场上的兵力剧增，而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而自己的第三、第八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 距开封只有一天的路程 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预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当机立断，定下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

古城开封位于河南省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开封城墙周



华东野战军某部攻击开封市南门

长40余里，有六门四关。经敌人长期经营，城防工事已形成半永久性防御体系。守城敌军以城关为外围支撑点，以城垣为主阵地，以龙亭、华北运动场等为核心阵地。各阵地构筑有大量堑壕和交通壕，设有铁丝网。南关、宋关、曹关均挖有4米多宽的外壕。

第三、第八纵队于6月15日开始向开封急进，17日凌晨兵临城下，随即对各关的守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到18日黄昏，歼灭守关之敌一部，占领四关。并于当夜从南关攻城，很快攻占敌城垣主阵地，同时分多路向敌纵深穿插，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

开封战役发起后，蒋介石焦急万分，慌忙调兵遣将，组织多路增援，命令空军不分昼夜狂轰滥炸，投掷大量燃烧弹，妄图将开封城变成一片火海，以阻止攻城部队发展进攻。突入城内的部队，冒着熊熊烈火，昼夜攻击，连续奋战到20日夜，占领了除敌核心阵地龙亭和华北运动场外的全部市区。

部队又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歼灭了开封守敌，加上援敌共4万人，击毙敌整编第66师师长李仲章，活捉师参谋长游凌云。

开封战役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慌乱。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稳定人心，急令邱清泉部和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调集整编第75师、第72师和新编第21旅组成一个兵团，以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官区寿年为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逼进开封，企图与华野部队决战。

战争既是军事的对垒，同时也是意志和智慧的较量。粟裕抓住蒋介石要急于夺回开封的心理，将计就计，主动放弃开封，把包袱甩给了蒋介石。

粟裕分析了敌两路援军的情况，认为围歼区寿年兵团较为有把握。为创造歼敌机会，粟裕命令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集团，

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 围歼区寿年兵团。以 5 个纵队的兵力担任阻援。

6 月 26 日晨 第三、第八纵队按预订计划 由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诱敌邱清泉兵团西进开封。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一个旅配合刘汝明部占领开封外，命其主力直扑通许，妄图尾击第三、第八纵队。多疑的区寿年则在进抵睢县、杞县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敌两路援军之间很快就拉开了距离，形成了 80 余里的间隙。

粟裕抓住机会，当即于 27 日下达了围歼区寿年兵团的作战命令，拉开了睢、杞战役的序幕。

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突击集团乘敌犹豫徘徊、立足未稳之际，从四面八方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至 29 日晨，将敌区寿年兵团部和整编第 75 师、新编第 21 旅包围于龙王店及其以东地区，并完成了对敌 75 师师部和各旅团的分割；将敌整编第 72 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阻击集团也控制了区寿年兵团以西 40 里的杞县至王固集一线，切断了邱、区两兵团之间的联系。

29 日晚，突击集团的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敌整编 72 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 75 师、新编第 21 旅发起攻击，经过两昼夜的激战，将敌全部歼灭。

西线的邱清泉兵团在我阻击部队的节节阻击下，于7月1日下午，进至距区寿年兵团约20里的过庄、官庄、屈寨、张阁一线，与阻击部队展开激战。



1948年6月至7日 粟裕在睢杞、豫东战役指挥所指挥战斗

豫东战场的每一次战斗都触动着蒋介石的神经，区寿年兵团的存亡使其绞尽了脑汁。他急忙将北援兖州的整编第25师调回，与第三快速纵队和交警第二总队组成一个兵团，以黄伯韬为司令，由东向西增援区寿年兵

团并抵达铁佛寺以东约 20 里的帝丘店地区。

夜幕退去，豫东平原上烟雾沉沉，远处和近处都有紧一阵慢一阵的枪声。援敌东西两个兵团一齐压来，使战场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粟裕对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当即调整部署，增强了阻击力量。以三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加速围歼龙王店守敌。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绕着圈子怪叫，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敌人的各种火力一齐向我突击集团轰击，并进行疯狂的反扑。我突击部队奋勇拼杀，激战至凌晨 2 时，将区寿年兵团部、整编第 75 师师部及第 16 旅的一个团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和第 75 师师长沈登年。

区寿年兵团覆灭在即，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于 6 月 30 日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到杞县上空督战。蒋介石威胁邱清泉说：“如不迅速攻击前进，尽快与区兵团会合，我要你的脑袋。”邱清泉随即倾其主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阻击部队疯狂进攻。我西线阻击部队依托阵地顽强抗击，终于挫败了邱兵团的猖狂进攻。东线阻击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也阻止了黄伯韬兵团的攻击，使其无法与相距不到 10 里的整编第 72 师会合。

盛夏的中原战区，烈日似火，加之久旱无雨，井河

干涸，饮水奇缺。我华东野战军部队昼夜苦战，体力渐渐衰弱，广大指战员克服和忍受了重重困难，于7月2日晚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我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迅速全歼了整编第75师第16旅旅部和两个团，又集中主力对黄伯韬兵团实施了合围，战至6日拂晓歼敌三个团给黄伯韬兵团以沉重打击。粟裕纵观战场的变化，于7月6日晚下令撤出战斗，分别向睢县、札县以北及鲁西南转移，将敌人的多路援军远远地甩在身后，宣告了豫东战役的胜利结束。

7月11日，党中央给华东、中原野战军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伯韬兵团等部五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使我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请求进行淮海战役

为了不负中央重托，继歼灭区寿年兵团之后，粟裕又指挥华野第二兵团，于7月中旬全歼兖州守敌整编12师。9月中、下旬华东野战军举行济南战役，歼敌10余万，活捉敌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



1948年9月24日粟裕在淮海战役前夕的干部大会上进行战斗动员

武、中将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

9月25日，粟裕正坐在作战室里，密切注视

着济南城内战斗的进展情况。机要处长进来报告：“司令员 军委回电了。”粟裕忙把目光集中到电文上：“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粟裕一阵欣喜 转而看着地图，凝思起来。

次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攻克了山东省会济南，全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粟裕没有被胜利所陶醉 抓紧处理好济南战役的善后工作，便挥师南下了。

粟裕和各纵队司令员、政委披着征尘赶到了孔子的故里曲阜，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这里林木森森，古树参天，十分幽静。但粟裕并无游览观光的雅兴，而潜心于思考如何打好淮海战役的问题。不几天 中央军委、毛泽东发来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规定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集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郊城、临沂等地。

粟裕立即对所属准备参加淮海战役的16个纵队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进行了部署。决定以第一、第六、第九、鲁南纵队和苏北兵团指挥的第二、第十二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的第11纵队与附属特种兵纵队主力担任割裂包围歼位于新集镇、阿湖地区的敌第七兵团；以第四、第

八、第十一纵队及江淮军区的两个旅围歼邳县、官湖、炮车、运河车站等地的敌第16兵团一部，控制运河以东阵地，阻击敌第13兵团的东援；以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山东兵团首长指挥，自临枣公路以北地区直出临城、台儿庄、贾汪，争取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而后自徐州以北、以东进逼徐州，切断陇海铁路，占领有利阵地，阻击徐州之敌东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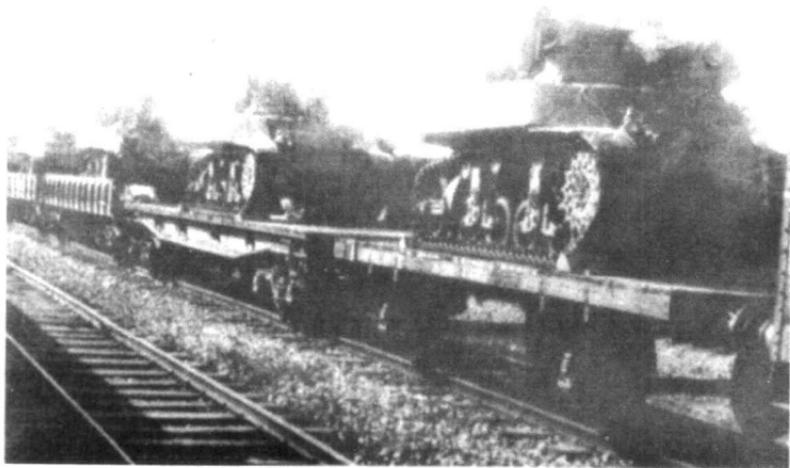
粟裕同时还考虑，将要发起的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参战部队很多，必须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于是，他于10月3日向中央军委建议，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决定“整个战役受陈、邓指挥”。随后，组成了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为委员的总前委。

与此同时，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了避免徐州的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覆辙，慌忙从东北飞回南京，拟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决定将徐州“剿总”刘峙集团的4个兵团、4个绥靖区部队以及位于平汉铁路南段的第12兵团等部的29个军、70个师，连同其他部队共约70余万人，分别配置在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确保这段的交通，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在必要时

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我军的进攻。他随即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到徐州与刘峙研究具体部署。

深秋，广袤的淮海平原上，村落里的一缕缕炊烟与迷雾混杂在一起，秋风裹着落叶在地面飞舞。这一切都将被一场空前大战的战火硝烟所淹没。

1948年11月6日，华东、中原野战军按原定计划发起了淮海战役。



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坦克部队乘火车沿津浦路南下参加淮海战役

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场，位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地区。这里地形开阔，村落稠密，津浦、陇

海两条铁路纵横贯穿，公路四通八达，是大兵团机动作战的极好战场。

淮海大战的发起，国共双方最高统帅部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1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依据辽沈战役胜利后出现的全国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按原部署直出新安镇两侧及台儿庄、贾汪、邳县、炮车 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的一部，继续在徐州以西地区，求歼敌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而后两大野战军即可直逼徐蚌线。

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杀向战场，拉开了大战的帷幕。6日夜，第四纵队攻占了邳县、滩上。担任歼击敌第七兵团任务的各纵队正向新安镇及其两侧地区挺进，直插陇海路。

粟裕的指挥部繁忙异常，敌情报告和战报一个接着一个送达。指挥员的敏感使粟裕对一份侦察报告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刘峙集团可能实行总退却。”8日凌晨 粟裕一面向中央军委发报，建议“如后方支援力量尚可满足战争需要，则力争歼灭刘峙集团在长江以北，勿使南撤。”一面指挥各部队猛烈进攻 截击敌第七兵团 并向徐州进逼。

担任围歼敌第七兵团的我军各纵队从四面八方向

敌展开猛烈攻击。到 20 日拂晓 歼灭敌第 44、第 100 军全部及第 64、第 25 军各一部 攻占敌兵团部所在地碾庄圩。黄伯韬逃至大院上，继续指挥残部作困兽之斗。至 22 日 黄伯韬兵团约 10 万人被全歼，黄伯韬本人也被击毙。

担任阻援的各纵队从 12 日开始坚守阵地，顽强防御 抗击了东援之敌 5 个军、12 个师的疯狂进攻 迫使敌人每天只能爬行二至四里路。

敌第七兵团被歼后，蒋介石于 11 月 24 日电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以徐州的第 2、第 16 兵团向南，第 6、第 8 兵团由任桥、花庄集向北 第 12 兵团经南坪集向东北攻击前进，企图南北夹击，重新占领宿县，恢复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交通。

11 月 23 日 淮海前线总前委根据敌情的变化 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以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参加歼灭敌第 12 兵团的作战。以华东野战军的 5 个纵队位于宿县、西寺坡地区 阻击敌人第 6、第 8 兵团北援 力争歼其一部 保障中原野战军的侧背安全；以华东野战军的 6 个纵队和鲁中南、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位于徐州以南夹沟到符离集之间，跨津浦路两侧，阻击徐州之

敌南援。

中原野战军从24日发起攻击到25日晨将敌第12兵团围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并在固镇以西歼灭敌第18军第49师。敌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奉蒋介石之命，于27日以其主力4个师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被我围歼部队击退后转入阵地防御。



副司令员粟裕（左三）和参谋长陈士榘（左五）副参谋长张震（左四）听取淮海前线情况的汇报

与此同时，刘峙、杜聿明以第13兵团守徐州，以第2、第16兵团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南犯。粟裕指挥部队进行顽强阻击，将敌滞留在孤山集、后南桥、四堡、褚兰以

北地区。

中央军委 11 月 28 日电示华东、中原野战军 在敌第 12 兵团被解决后，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应作防范准备。

蒋介石鉴于黄维的处境危殆，打通津浦路计划难以实现，徐州将更显得孤立，为保存徐州主力，并救出第 12 兵团，于 11 月 28 日召杜聿明到南京研究对策。决定放弃徐州南撤。29 日刘峙率“剿总”机关部分人员飞抵蚌埠。30 日晚至 12 月 1 日杜聿明率 3 个兵团及徐州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 30 万人，全部撤离徐州，沿徐州、萧县至永城公路仓皇西撤，伺机南下。

在查明徐州之敌动向后，粟裕立即指挥部队展开追击和堵截。以第十二、第一、第四纵队并行向徐州、萧县之间尾敌追击；以第九、第八、第三和鲁中南纵队由城阳、睢溪口作平行追击，以第十纵队由塘圩，第二、第十一纵队由固镇地区分别向永城、涡阳、亳州方向急进，迂回拦击。

杜聿明调整部署，采取东、西、北三面掩护，向东南逐次跃进突击，企图与黄维兵团会合。粟裕指挥部队采取三面突击、一面堵击的战法，将敌人全部合围于陈官

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并于6日歼灭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敌第16兵团。

正当敌第12兵团即将被歼灭，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8个军被合围在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10里、东西20里的狭小地域内，全军覆没已成定局之时，平津战役开始了。为了稳住并消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进行了战场休整。



杜聿明

部队边围困敌人，边进行休整。经过20天的休整，部队士气旺盛，体力恢复，战斗力大为提高，为最后总攻，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2月下旬，整个战区雨雪交加，气温骤然下降。敌人空运时续时断，粮食弹药补充不上，敌军大批士兵冻饿而死，有1.4万人为求生

路，向我军投诚。

1949年1月初，华北、东北我军给予了傅作义集团以沉重打击，并切断其退路。华东野战军经中央军委批

准，决定对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

粟裕将部队组成东、南、北三个集团和一个战略预备队，于1949年1月6日下午，三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敌发起猛烈攻击。9日敌人在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施放毒气向西突围。黄昏粟裕指挥部队全线出击，分路插入敌阵，至10日下午全歼了杜聿明集团，击毙敌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活捉了杜聿明。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朝阳映照在茫茫雪野上，淮海平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最后阶段，我军全歼杜聿明部两个兵团20余万人，这是俘虏走下战场。

挥戈南下渡长江

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仍代理司令员、政委职务）2月，粟裕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4月，在渡江战役中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两个集团，于20、21日先后发起攻击并突破江防，23日解放南京。为全歼逃敌，粟裕指挥中、东两集团分路兼程疾进，实施战役迂回，切断京杭公路，将南窜杭州的国民党5个军近10万人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我军“兵不血刃”于5月3日解放了闻名于世的美丽城市杭州，并抢占钱塘江大桥使其免遭破坏。

此后，粟裕把指挥重点转移到攻占上海方面。为既能消灭敌人，又保持我国这个最大城市的基本完整，他作了周密筹划，先在常州召开了解放上海的作战会议，后在苏州召集第十兵团干部会议，作了具体部署。

5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应于5月15日以前数日先占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粟裕宣布渡江作战命令

口断绝
敌人海
上逃路。

5月
12日粟
裕指挥
华野第
九、第
十兵团
等部发
起上海
战役先
将攻击
重点置
于吴淞。
由于我
军

对吴淞的攻击，已诱使敌主力至上海外围，同时于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碉堡林立，我难于一下插入吴淞。

5月18日粟裕与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建议应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该

处当时仅有敌 75 军和 95 师)尔后会攻苏州河北。中央军委于 19 日复电：“应照粟、张意见 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 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根据这一批复 粟裕制定了总攻上海的计划。



我军战士冲过苏州河，向上海市区攻击

23 日晚发起总攻，25 日解放苏州河以南市区及浦东，27 日全部解放上海 共歼敌 15.3 万人。虽然上海战役的外围作战特别是攻占吴淞作战打得十分激烈，但市区打得并不激烈，上海未遭到重大破坏，达到了粟裕原先设想的既保全城市又歼灭敌人的目的。

上海战役总攻发起之前，粟裕根据蒋军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薄弱的情况，于5月22日再与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我入闽部队提早行动的请示。次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行动。”同时对各野战军的继续进军作了相应部署，加快了我军向蒋管区进军的步伐。上海解放后，粟裕协助陈毅一面指挥第三野战军肃清浙、闽残敌，一面担负地方城市的恢复与建设工作，先后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市长、军管会主任等职。

出任总参谋长

粟裕率华中、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作战的重大胜利，华野从 5 万余人发展到 30 余万人。毛泽东说粟裕“点子多”、“有远见”；陈毅赞粟裕：“刚创造了一个空前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胜利打破了纪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一个空前。”解放区民谣：“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解放上海后，正当粟裕挥兵横扫东南沿海时，朱德和周恩来专程来南京，找到这位勇武善战、谋略出众的大将军，请他去总参谋部工作，并征求他的意见。

粟裕想，在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由战争到和平的两个重大转折时期，最好能有机会加强一下学习，较系统地整理一下二十多年战争的经验体会，研究一下未来战争。因此他对两位老总说：

“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不过，总部的工作我恐怕难以胜任，最好让我到一个学校去工作。”

1951 年 10 月，中央任命粟裕为副总参谋长的命令下达。不几天，杨尚昆代表毛泽东打电话催他上任。粟



1951年8月，粟裕在华东军区英模大会上作报告

裕立即表示：“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只有服从。”10月初，粟裕带着简单的行装，在南京上火车，前往北京上任。

1952年7月，毛泽东主席向粟裕索要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以来的情况。7月20日，粟裕如实地向毛主席报告了空军

建设和参战情况，同时提出了加强空军建设的建议。他认为，必须大力加强航空工业的建设。如果仅仅依靠向外国购买飞机，而外国又在数量、时间、零配件以及配套装备上处处限制我们，甚至大修也要“回娘家”付出一大笔修理费，长此下去，“我国亦将没有飞机”。他还建议多办几个航空学校，有计划地培训飞行员，在全国

各大城市建立航空俱乐部，培训飞行员后备力量。毛泽东主席当即表示，同意粟裕的建议。

有一次，粟裕主持会议，讨论各军兵种年度经费的分配问题。会上，各军兵种领导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都想争取为本军兵种建设多分配一些经费。粟裕边听边记大家的发言。大家讲完后，他说：“各位同志的发言不无道理，大家急于把部队建设好的心情是一致的。把你们提出的数目加在一起，几乎超过这次分配总额的一倍。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又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作战。请同志们不要见怪，现在是僧多粥少，不能不论身体强弱、年老年幼和肚皮大小，都是每人粥一碗，平均分配。当然，大家并没有要求平摊。可常言说得好，钱要花在点子上，钢要花在刀刃上。必须保证重点，没有重点则一事无成。请大家腾出些钱来，相对地集中用于空军的建设。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对空军的支援。空军搞好了，也会支援你们的。作为一得之见，请大家考虑。”这一席话把到会同志说得心悦诚服，纷纷提出大幅度削减原来报的数字。散会以后，空军领导同志说：“副总长，您支持了我们空军建设。”粟裕说：“这是大家的支持。空军建设是重点，必须保证。请你们精打细算，千万不要浪费。”

1954年12月 也就是粟裕就任副总长三年以后 毛泽东亲自找粟裕谈话 向他宣布：“中央已经决定 任命你为总参谋长。”

粟裕十分吃惊 说：“主席 我不能胜任！”

毛泽东说：“你可以胜任。不过牡丹虽好 还需绿叶扶持，你努力干吧！”



1955年10月，总参谋长粟裕在全军射击运动会上讲话

这个职务粟裕担任了4年，直到1958年10月。加上3年副总长，他一共在总参谋部工作了7年。

“ 沧海一粟 ”

粟裕虽然赫赫战功，却从不居功自傲。在总参期间，他对军委首长和元帅们非常尊重，处理重大问题都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从不擅作主张。对上级的每一个指示，都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对陈赓、黄克诚、张宗逊、张爱萍、李克农等副总长也十分尊重，遇事总在一起商量。为了加强集体领导，他建议成立了总参党委。

在外出期间，每逢碰到摄影记者，粟裕总是远远地躲在后面。他自己不抽烟不喝茶，但有干部战士到他宿舍时，他总要请他们抽烟喝茶，不抽烟的吃糖果。到了开饭的时候就留下一起用餐。下部队或去其他单位时，被哨兵拦住，就自己下车，通报姓名和工作单位，还怕战士听不懂湖南话，常常摘下军帽，把帽子里写的名字亮给战士看。

每逢有人提及粟裕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建立的巨大功勋时，粟裕总是淡然一笑，说：“我是沧海一粟啊！”谈



1957年，粟裕在边防部队某部和炊事员亲切交谈

到胜利原因时，他总是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第二，参战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第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按照规定，粟裕离开北京去外地是可以乘公务车的。可是，他不同意这样做，有时还与身边工作人员一

起坐到硬席车厢里。秘书张剑就曾经两次随他坐火车硬席从南京到上海。张剑知道，江浙一带许多人认识粟裕，很担心首长的安全。粟裕说：“这也是体验生活、联系群众，在硬座车厢里可以听到人民群众的心声。”

1973 年秋天，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陈佐因病住在北京 301 医院。一天午睡起床后到室外散步，看到粟裕安祥地坐在病房外的台阶上，身旁放着一兜苹果，周围不见随从人员，陈佐连忙上前问候老首长。得知粟裕是来探望因病住院的夫人楚青，因为探视时间不到，被医院工作人员拦在门外。陈佐向医院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守门的女战士当即请粟裕进去，并表示歉意。粟裕和颜悦色地说：“这是医院的规章制度，我也不能例外。你执行制度是好的嘛！”

开国第一大将

鉴于粟裕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5 年授衔时，他排在大将名单的第一位，第一个从周恩来总理的手中接过大将军衔命令状，同时他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粟裕身为大将，但从来都保持谦虚谨慎、勤奋工作、艰苦朴素的精神和态度。新中国建立初期，粟裕作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副司令员，除了处理华东地区的日常军事工作外，还肩负着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作战和准备强渡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重要使命。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我军将主要精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军委决定中止解放台湾的战役部署。

粟裕任总参谋长后，与陈赓、黄克诚等副总长团结一致，认真工作。当时朝鲜战争尚在进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连连败退。有备



1955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为粟裕等颁发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的命令状

才能无患，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除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外，我军要制定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作战预案，准备打退敌人从陆、海、空各个方面的突然袭击。部队设防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统一规划，有重点和纵深配备。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的边防情况，掌握全局，粟裕像战争年代一样，亲率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从东北地区的图们江、鸭绿江开始，沿着辽东半岛、渤海湾、山东半

岛、长江口、舟山群岛、浙闽沿海、珠江口 直到海南岛，翻山越岭，上舰登岛，勘察地形，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国防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创见和措施。

粟裕极为重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多次提出“过去是‘枪战’为主，今后是‘炮战’为主，包括使用装在坦克、飞机、舰艇上的火炮和导弹。坦克是装有大口径火炮的活动堡垒，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要把分散配属在部分步兵师的坦克团集中起来，形成拳头。”他还很重视装甲兵建设，曾亲自陪同朱德视察坦克部队，参观坦克演习。

对于空军和海军的发展，粟裕也倾注了心血，他主张在未来战争中，要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平时多储备飞行员，一到战时，为了夺取局部制空权，在关键时刻增加飞机出动架次，歇人不歇飞机，一架飞机就可以当两架、三架用。”

对于军队编制、民兵工作、院校工作、干部培训、情报工作、外军研究、军队装备等，粟裕也都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

粟裕在总参谋部工作，使他有可能从全局的高度思考重大战略性的问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从国家总体战略考虑，到职总参就积极建

议中央军委尽快确定整个战略方针，并领导总参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军委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6年中央军委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为具体贯彻这一方针，提出和实施了全国积极防御体系的建设。他致力于未来反侵略战争指导规律的探讨和研究，认为应根据新情况，研究新的作战形式，提出了原子武器威胁下我军的作战指导思想，领导草拟了作战预案。他提出一系列关于海空军和陆军特种兵建设的方针措施，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与采纳。

如《在原子时代关于陆海空军军事建设方针的建议》空军建设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海军要建设成为拥有一定数量、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和适宜今后作战的坚强海上力量；大力发展陆军各技术兵种的同时要重视发展炮兵和装甲兵，进而组建陆军机械化部队等。

同时，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使我军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了适应现代作战的需要，他力主我军必须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纪律、统一制度，参与领导实施了我军的正规化建设。

离开总参之后

1958年夏，粟裕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批判。9月，粟裕调离总参谋部，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在军事科学院，粟裕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顾全大局，全力以赴，协助叶剑英，为开拓军事科学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粟裕自从被免去总参谋长以后，实际上处于“闲置”的位置。而且他在战争年代一直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处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前线，根本没有任何把柄可抓。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他没有受到“冲击”。

1967年，粟裕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成所谓的“三反分子”、“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国务院的许多副总理、部长、副部长，也都因遭到批斗而难以进行正常的工作，国务院的工作几乎全部都压到了周恩来一人的身上。他的工作量成倍增加，工作极为繁忙，亟需有人能分担一下，周恩来想到了粟裕。

1967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指示有关方面电话通知粟裕，请他到国务院来一趟。周恩来一见到粟裕，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粟裕的评价。毛泽东说：“粟裕有战功！”

然后接着又说：“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



1967年6-7月粟裕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刚果。返回时在法国考察了诺曼底 图为在诺曼底留影

粟裕此时心情沉重，但他理解周恩来的处境。几天后，中央正式任命粟裕为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主持

国防工业的领导工作。随后，粟裕又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从此，粟裕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为混乱的局面下支撑国务院工作正常运转的一名得力助手。

粟裕1972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他参与领导了军事科学院的创建工作，参与制定军事科学研究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学术科研队伍，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他身体力行，致力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探讨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规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及时提出把军事科学院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军事科学研究上来，并号召发扬学术民主，解放思想，使军事学术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新局面。

在他担任军事科学院领导职务的20多年中，军事科学院编写了合成军队各级战斗条令和战役学，修订了共同条令，并在战史、外军、政治工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为加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水平作出了贡献。

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撤销后，国务院业务组分工粟裕



1978年，粟裕（前右三）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小组会议

负责领导铁路、交通、邮电、造船和港口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在国民经济基本瘫痪的情况下，他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保证了国计民生、外贸、外援对交通部门的基本需求 加强港口建设 建成了一批深水码头、泊位。十年动乱后期，“四人帮”企图插手军队并搞第二武装。对此，粟裕坚决抵制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军委常委的身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工作，不给“四人帮”以插手军队的可乘之机，他支持中央对“四人帮”采取

果断措施 直至“四人帮”覆灭。

1980年9月粟裕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他参与党和国家、军队领导工作的同时，不间断地对军事思想理论和现代战争规律进行研究、探索。他通过调查研究，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并且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多次报告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他撰写了战争回忆录 把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以证明我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略、战役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1979年1月，他先后在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是他军事思想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他在报告中尖锐批评了军事领域存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批评了把人民战争口号化、表面化的倾向，指出：必须认真、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军队工作必须以它为指针。

他说：“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合今天的客观情况，但是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有的原则可能不适合今后的战争实际，应敢于突破；限于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在今后

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

他从敌我双方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出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构想，他的这个讲话，是他多年来探索我军在现代战争中所面临的新课题的一份答卷，也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这个讲话引起了军内外、国内外的重视，把全军军事学术思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平，也推动了全军的战备和训练。

魂系沙场

1978年6月 粟裕以古稀之年 抱病南下。这是因为有桩事情他始终放不下。多年来东征西伐，总没机会来做这件事。

他对随行的同志说：“这次出来 有三个任务。第一是上井冈山，回忆当年的斗争历史。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 随军转战福建、广东、湖南 然后上井冈山。参加了这全过程的，现在恐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几年有许多单位和同志要我介绍 1927年这一段历史的情况，现在我是个活材料，再过几年，就可能成死材料了。所以，我要再一次上井冈山，到了实地，容易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好把这一段历史写出来。第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谭家桥战斗失利，牺牲了方志敏、寻淮洲等许多优秀的领导同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这个教训是沉痛的，过去几十年没机会总结，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所以还要去谭家桥等地，实地考察，回忆……”



1978年 粟裕重上井冈山

但他那疲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做完这项工作了。1976年以后，他的心脏病发展成为心包炎、胸膜炎、肺炎，1981年又突发脑溢血，记忆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病情稍稳，他又顽强地继续投入到回忆录的撰写中，但接踵而来的脑血栓终于夺去了他的工作能力。

楚青望着终于安静地躺在了病床上的粟裕，热泪长流。

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一代将星在北京陨落。终年76岁。

粟裕生前留一遗言：

“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死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粟裕的一生，称颂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并决定尊重粟裕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葬礼。

但自发的悼念活动却络绎不绝。1000多人来到粟裕家，站在他遗像前向他告别，许多老部下要求见粟裕最后一面，向他们敬爱的师长和司令行上最后一个军礼。

1984年2月15日下午，寒风凛冽，浓云低垂，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自发地赶来与粟裕遗体告别的人群云集八宝山礼堂广场，致使宽敞的广场竟容纳不

下，还有许多拥挤在八宝山公墓门外，总人数在 3000 以上。这些人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南征北战的将军，有撑着双拐的残疾人。在他们生命的轨迹中，都曾有过与粟裕交叉的那一点，他们都把那当作生命中最辉煌的部分。那颗曾熠熠闪烁的将星，曾那样明亮地映照过他们前进的道路。

八宝山礼堂内没有悲鸣的哀乐，没有肃穆的仪仗，人们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们怀想着这位大将的丰功伟业和赫赫战功，怀想着他的品德和节操，无不热泪涕零。

粟裕是作为一个完人归去的，他一生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又跌宕起伏，但这条生命长河中的每一滴水，都闪耀着晶莹纯洁之光。

1984 年 4 月 1 日 12 时许，北京。

楚青怀抱着粟裕将军的骨灰盒，缓步走上第一辆小汽车，然后由七八辆汽车组成的一列灵车队，从地安门大街雨儿胡同开出，缓缓驶向北京火车站。

12 时 50 分，13 次特别快车鸣笛启动了。80 余名身穿崭新草绿色军装的官兵跑步而来，排成一字队，向粟大将军的骨灰行礼道别。

13 次特别快车到达济南车站时，济南军区和山东

省人民政府组织了接灵车队。

骨灰撒放小组来到了山东临沂……

骨灰撒在了孟良崮……

骨灰撒在了淮海战役纪念塔下的一片松林之中……

骨灰撒在了浩瀚的长江，撒在了大江南北……

骨灰撒在了吴淞口……

骨灰撒在了浙南山区……

主要参考书目

1. 《将帅轶事》 胡志刚主编 华艺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2. 《十大将用兵韬略》 王乾都、蔡世经主编 黄河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
3. 《军事家传略》(下) 张如贤、刘培一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4. 《一代元戎——大将徐海东》 张麟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5. 《一代元戎——大将王树声》 范江怀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6. 《一代元戎——大将谭政》 乔希章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年1月版；
7. 《一代元戎——大将肖劲光》，胡学庆、孙国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8. 《一代元戎——大将张云逸》 于波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年3月版；
9. 《一代元戎——大将黄克诚》，郑博、肖思科主

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10. 《十大将传记——粟裕大将》 郑乃臧、王楠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1. 《十大将传记——罗瑞卿大将》 穆静、冰如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2. 《十大将传记——谭政大将》 乔希章主编 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3. 《十大将传记——陈赓大将》 左波主编 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4. 《十大将传记——黄克诚大将》 左林、周航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5. 《十大将传记——张云逸大将》 罗永平、曾傅先 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16. 《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 黄瑶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17. 《开国大将的故事》 石仲泉、陈登才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

18. 《大将许光达》 王嘉翔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19. 《开国大将的晚年岁月》 许农合主编 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20. 《开国十大将之谜》 木兰主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版；

21. 《大将粟裕》 徐学初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22. 《新中国第一代——一军兵种、大军区司令员卷》 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23. 《中国十大将》(上、下卷) 王晓明主编 长征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24. 《将之战》 多人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

25. 《世界著名军事家的少年时代》(续) 陈春华、谷丰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26. 《中外名将实战录》 王虎、秦晓周、贾俊明主编 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附：阅读测试题

一、填空题

1. 1924 年春天，粟裕正式进入湖南 _____ 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 _____，参加了进步的 _____ 加入了 _____，走上了真正的 _____ 的道路。
2. 孟良崮战役中，骄纵狂妄的 _____ 也毙命于一个无名山洞。
3. 粟裕被授予一级 _____、一级 _____ 和一级 _____。
4. 1958 年 9 月 粟裕调离总参谋部，任国防部副部长兼 _____ 副院长。

二、选择题

1. 粟裕少年时一度迷上了 _____。
A. 帝王 B. 豪侠

C. 军师 D. 将相

2. 粟裕指挥过的著名战役有_____。

A. 苏中战役 B. 宿北战役

C. 平安战役 D. 鲁南战役

3. 莱芜战役中，粟裕所率领的部队活捉了

A. 韩德勤 B. 李仙洲

C. 陈诚 D. 李默庵

4. 粟裕逝世于_____。

A. 1983年 B. 1984年

C. 1985年 D. 1986年

三、问答题

1. 南昌起义时，警卫队的口令是什么？

2. 天目山战役后，刘少奇是怎样赞扬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的？

3. 全国解放以后，粟裕谈到战争年代所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总是归结为哪三个方面？

4. 1967年，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粟裕的评价是什么？

5. 粟裕晚年时，是什么事情让他始终放不下？